

---

庞进文集第九卷

# 卓立苍茫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

##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散文、随笔、报告文学、评论等九十一篇，二十二万多字。对作者文章，有“游刃有余、心志从容，笔下张弛有致，能够将犀利的思想自然化入叙述和描写之中，表现出艺术和人格的别一种境界”和“以情为文，以气为文，情之所至，心骛八极；气之所至，胸有万仞。敏锐的判断、哲学的思辩、火热的情感和会心一笑的智慧，使他的文章有一种深沉后豪放、成熟时峻朗的艺术魅力”之评。全书氤氲、激荡着一种浩然之气：在苍茫的天地间，以“卓立”为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



作者简介：庞进 作家、龙凤文化研究专家。1956 年生于陕西临潼。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http://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1979 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婆》《龙情凤韵》等著作四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微信号：pang\_jin

---

庞进文集第九卷

# 卓立蒼茫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

庞进文集第九卷

## 卓立苍茫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Western Ontario Press Inc.

加拿大安大略省剑桥市

119 Chateau Crescent, Cambridge Ontario N3H 5S3 Canada

Tel: 001-416-729-4381

Email: wopressbook@gmail.com

2023年9月第1版

开本: 300mm x 240mm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1-988641-55-3

定价: \$58: 00



---

# 目录

- 爆炸的宇宙/1
- 说旦/5
- 星辰/7
- 说难/8
- 两句话/10
- 九字格言/12
- 老实之“度”/14
- 新年实话/16
- 体谅与温暖/18
- 快乐双休/20
- 善待身体/22
- 儿子与孙子/23
- 双刃的数字化/25
- 感悟（六则）/27
- 回答/31
- 生与死/33
- 歌与哭/35
- 
- 小时候（二章）/45
- 娃娃书/48
- 往事/50
- 灯头/52
- 远去的大礼堂/54
- 高考故事/56

---

孩子，你还在襁褓中/58  
点滴/62  
春天的聚会/63  
我的大 A/66

脚下的土地/68  
偶然一瞥/71  
呼郎台/73  
漫山红叶赋新诗/75  
太平峪看猴/77  
草原雨/79  
张家界（三章）/81  
庐山真面/86  
神奇的黄土/88  
西安，我回来咧/90  
两棵小枸树/96  
诗猫/98  
狗事点评（四则）103/

清贫，洁白朴素……/107  
金老走了/109  
藤椅·灯光·大门/111  
卖报唱歌/113  
采访姜昆/115  
百惠/118  
军歌/120  
尊严/123  
“特异”见识/124  
“生命先天学”及其他/126

---

做事，做好事，做大好事——张博与“文奥会”/133  
零碎/135

王重阳的行为艺术/137  
不寻常的握手/139  
中国人的“心历”之碑/141  
兴宗旺族在长安——贺《韦姓史话》与《杜姓史话》面世/144  
敬意——《师德》序/147  
学写汉字的好——《中国书法简史》跋/149  
荟萃文化 承传文明——序《高巷史话》/151  
生态红线与生态良知——读贾治邦《论生态文明》/154  
关于“今日西安”（二则）/156  
中华民族呼唤思想家——在太一书院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59  
此书可堪二遍读/160  
通透之美——读陈望衡《中国美学史》/162  
高天读美/165  
批点读书等车时/167  
出联自对/169  
读《董氏家训》/170  
出书的困惑/172  
理解主义/174  
编稿感言/175  
无奖赛：向社会展示我/176  
主持一个会议/177

圣洁之光/179  
我们离钱先生有多远/181  
作家的悲剧精神/183  
作家/184



---

美缘创造/185

编辑与创造/188

副刊散文的特点/190

如何在采访中捕捉副刊散文素材/192

网络散文的特点/196

笔名与真名/199

搜索庞进/201

《卓立苍茫》后记/203

走近庞进（李星）205

无悔的出征——庞进小写（程海）208

征服生活——关于庞进的话题（王盛华）210

寒风立慧树 婆娑仰天舞——庞进印象（李彬）215

从平凡到非凡——读《卓立苍茫》（龙人）217

《庞进文集第九卷·卓立苍茫》后记/219

---

# 爆炸的宇宙

**问题：**地球会不会死？按照有生就有死的规律，地球肯定要死的——世间没有不死的东西，蚂蚁、苍蝇、黄牛、黑猪、花草树木、党派国家……统统都要死的。地球之死大概是以自我爆炸、与它星相撞等方式，分裂成无数碎块、无数微尘吧？到了那一天，地球没有了，地球上的一切包括我们人类在内也都没有了。或许在地球变无之前，人们会将自己转移到其它星球上去。但是，如果太阳系爆炸呢？银河系爆炸呢？宇宙爆炸呢？那可真的就是世界末日了。这是一个终点，一个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要到来的终点。当然，它也可能是一个始点，一个新宇宙、新星系、新生命诞生的始点，只是这个始点，与已化作粉尘的“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用洋文来说，就是“Long long long……ago”。那时候，宇宙间只有一些热爱自由的电子，比较安详的光子，因带着正电而倍感荣耀的质子，以及电子偶尔钻到原子核内部，和质子谈朋友从而结合在一起的中子，等等。这些闪射着荧荧亮光的基本粒子，在幽蓝幽蓝的空野里漫游。这时的空野，温度高达一百亿度以上，太热，太热，热得粒子们各自都处于高密状态而松散不得。好比把一个国家的人全塞到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那高密状态想必是很难受很难受的。

好在宇宙间的张力导致了整个体系的膨胀。这种膨胀太迅猛太酷烈了，简直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爆炸。其猛烈的程度，使我们从影视片中见到的诸如原子弹、氢弹之类的爆炸变成了孩子们吹泡泡糖一样的小玩闹。为这场爆炸的威烈提供注解的是骤然下降的温度：由一百亿度以上直落到十亿度左右。这时候，粒子们所处的高密状态有所松解，大家活跃起来，中子和质子兴高采烈地相好并结合，生成比较安稳的重氢核和氦核等；构成我们这个世界所必需的其他一些化学元素，

---

也从这个时候起，在剧烈的爆炸中渐渐形成。

爆炸继续进行。当温度降到一百万度时，早期形成化学元素的工程基本结束；当温度降到几千度时，活泼的电子与稳重的氢核、氦核组成气势浩然的原子大众。这时的原子是气状的，是漂亮的“原子流”。无所不在的引力，使飘逸在空野中的“原子流”凝聚成气云；气云具有收缩和吸纳兼而有之的良好品格：收缩，使自身内部有了一个坚强的核心；吸纳，又使弥漫在空野里的尘埃、微粒、由某些元素及其分子集聚而成的其他天体，等等，都向这个核心靠拢、归附。今日宇宙间众多的星系和恒星就是这么形成的。

受到万民敬仰和诗人礼赞不尽的太阳，就是银河系里上千亿颗恒星中的一个。这颗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确实既让人敬畏，又让人喜欢。没有阳光的照耀，我们就失去了明媚，失去了温暖；我们就会如盲人般在黑暗中摸索；或许，就没有生命现象的出现，当然也就没有我们这些聪明、多情、能不够的人类了。不过，说太阳是一个光芒万丈的球，你会点点头；说太阳是一团炽热的气体，大概就有了疑问；再进一步，说太阳是一团不断爆炸的气体，而且因不断爆炸而前景并不美妙，有人就会把眼睛睁得溜圆——你是在胡说吧？

不是胡说。太阳确实是一颗表面温度六千度、中心温度高达一千五百万度的气体球。太阳中心区不间断地进行着氢核聚变成氦核的“热核反应”，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便是我们讲的“爆炸”。在爆炸过程中，太阳的外层大气因高温膨胀不断地向外界抛射出稳定的粒子流，形成了有名的“太阳风”。爆炸的不均衡性，使太阳光球层上出现巨大的旋涡状气流，由于其温度比光球低一千五百度左右，和光球相比就以暗淡的黑斑状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便是“太阳黑子”。所谓“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在黑子区上空，太阳表面的局部区域常常亮度突增，出现“太阳耀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被称为“色球爆发”的爆炸。爆炸时，太阳的射电突然增强几百万倍，以“射电暴”的形式抛撒出大量的高能电子和质子，发射出能量很强的紫外线和其它种种射线。这时候，地面上的无线电短波通讯就会受阻乃至中断，你手中的“大哥大”就打不通了；同时还会引起磁暴和极光——那景象是特别雄奇特别壮观的，可惜距离我们生活的地方太远，看不到。

太阳中心的爆炸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的热核反应长达一百亿年，直到

---

核心部分的氢全部变成氦的时候才算结束。我们现在就处在太阳的这个阶段中。这个阶段的太阳黄灿灿的，仪态华美，气质高贵，常常昭使着人们情不自禁地礼赞和歌唱——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晴空万里，鲜花儿开放……可惜它要结束。结束后的热核反应由太阳中心转移到核心外层，反应中释放的热量使太阳的体积大幅度膨胀，表面的温度便随之降低，发出的辐射光主要呈红色，这时的太阳，便有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红巨星。红是颜色，红艳艳，红扑扑，红彤彤；巨是体形，巨大，巨变，巨幅画卷。难怪人们常常把那些“将蛋糕做得很大”的人物比作“红太阳”——这样的比喻意味深长。

一进入红巨星阶段，恒星就开始了它的中年时光。这时，太阳中心的温度高达一亿度，真可谓此心滚滚红胜火，叹息悠悠肠内热。其间的氦又开始了新的爆炸——通过热核反应聚变为碳。当内心的氦在爆炸中全部变成碳之后，热核反应并没有结束，碳还要热变为氧和镁，氧还要热变为氖和硫，总之是爆炸一个接一个，直到最后所有的核燃料燃烧殆尽，统统聚变为稳定的重元素铁为止。这时候的太阳便垂垂老矣。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无奈心中的燃料已经烧光，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外部。拼搏也好，挣扎也好，反正大爆炸在太阳外部开始了。结果，大量的物质被抛撒开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密密实实的核，这个核被称作“白矮星”。这个名字使人想到那些个头矮矮的，白发白眉白胡须的老头儿。老头儿在蓝幽幽的空野里踽踽蹒跚，渐渐地演化为红发红眉红胡须的老头儿，成为一颗“红矮星”——这大概是老头儿对自己“红太阳”时代的一种回忆吧？回忆是美好的，可惜不长久。红得发紫，紫而变黑，成为一颗“黑矮星”。到了这个时候，太阳的生命就走到尽头了。一朵黑色的花，零落在天涯，辉煌远去也，蜂蝶到谁家？

那么，地球呢？

地球起源于四十六亿年前的原始太阳星云之中，至今仍是太阳的行星之一。同太阳一样，它毫无疑问地也是宇宙大爆炸的产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因太阳的形成而形成，也必然以太阳的消亡而消亡。太阳在爆炸，地球在演化，演化也是爆炸，是稀释了的爆炸。何况地球上还发生着太阳上不曾有的爆炸，如人口的爆炸，人造核弹的爆炸，信息的爆炸，等等。当太阳在爆炸中走向穷途的时候，地球也相应地会在爆炸中走向末路。那时候，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生活在地球

---

球表面的所有生物，都会丧失家园和生命，变成一粒粒渺小的微尘，在蓝幽幽的空野里飘啊飘。

面对这样的爆炸，人类就没有办法了吗？如果仅仅爆炸一个地球，人们还可在爆炸之前把家搬到其它星球上去，比如月亮、火星、木星、土星之类。事实上人们早已着手了这一方面的努力。问题是太阳要爆炸、银河系要爆炸，河外星系要爆炸，乃至整个宇宙都要爆炸，我们还能有办法吗？有生就有死，谁都不会永恒地活在世上。小如一只蚂蚁一个人，稍大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再大如一颗星球一派星系一方宇宙，概莫例外。有死才有生，死的是老种，生的是新物。太阳变作黑矮星后，会成为其它星系的一部分，进入另一个创造过程；地球粉碎成尘埃，也会被另外的星云吸纳；即就是现在这个宇宙玩完了，还会有新的宇宙诞生。

目前太阳仍处在它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有一百亿年的漫长岁月。那么，地球能和太阳同寿吗？说不来。人类常常是既做着有利于地球长存的好事，又做着不利于地球寿命的坏事：一会儿大张旗鼓地积德行善，一会儿又肆无忌惮地胡做非为。因此，面对不断爆炸的宇宙——做做“杞人”，忧忧“天”，从而多干些与大自然谐和的好事，总比做那种道貌岸然却逆天行事的坏蛋要好些。

（1997年4月1日于西安慧雨庐；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 说旦

一轮火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腾起来，给大地人间以光明和温暖。于是，中国字里就有了“旦”。“旦”字前面再搭配一个表示“首”和“始”的“元”（古字里，“兀”代表没有头的人，加上一划就有了头，头自然是首要的、第一位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元”）。“元旦”一词，就作为新年第一天的符号，赫赫然出现在汉语言的大词典里。“旦”字本身，凝结着我们祖先创造文化的聪明和才智，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却是原始的低层次思维的产物——先人们被事物的表面现象迷惑住了，只觉得地球是不动的，太阳白天升上来，晚上落下去。“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如果他们懂得“日心说”，“旦”字的创造，就或许是另一番样子。同样，如果我们把思维扩展到整个宇宙，那么太阳、月亮、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也就无所谓升，无所谓落，无所谓上，无所谓下了。

古人只看到“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形体光实”“明照四方”的太阳，就是“人君之象”。“日五色，至阳之精，象君德也；五色照耀，君秉土而王。”可见，普天之下，是只有皇帝才能和太阳相比的，至于平民老百姓，你就脊背朝上，老老实实地对着太阳顶礼膜拜吧。中国人生育能力强，这样的“基因”，也就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而且不断地被发扬光大，以至于在比喻词典里，“太阳”几乎成了专用名词。曾经有人因没有把太阳画成红色而身陷囹圄，也曾有人因说了句“太阳里面有黑子”而几乎掉了脑袋，甚至连有“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日落西山红霞飞”句子的歌曲也曾被活活地打入冷宫。

好在自然界里的太阳终于复归于它作为一个恒星的本来面目，人们也不再也不再制造有关太阳的神话了。如果太阳发光发热的功能可以借比，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枚太阳。能力大的就做大太阳，能力小的就做小太阳，不愿意

---

做太阳的还可以做月亮，做星星，做石头，做树木，做一个鼻子俩眼睛的人——  
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

（刊于《陕西日报》1986年12月29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星辰

处在原始宗教时期的人们，把星辰看作是人的另一种存在。认为“庶民惟星”：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得落一颗星。人间有了等级之分，星辰也就有了尊卑之别。皇帝自然是最亮的紫微星或天极星，大臣们则属次亮的“上宰”“少辅”“尚书”“女史”之类。至于平民百姓，就划归到光渺色微，肉眼几乎看不到的那些无名小毛星里去了。

天象之所以成为人世的翻版，是古人不了解大自然，把星体的存在和运行神秘化，同时又在高压和依附的环境下失去自我的缘故。如今，谁还要说某某总统、某某首相、某某书记、某某部长是天上的某某星宿，大概没有多少人相信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现在，人们已经把目光延伸到一百亿光年以外的宇宙深处去了。这宇宙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以及物质存在形式，都是无限的。地球上的人几十亿，翻十倍也不过几百亿，而宇宙间的星体则是无数。这些星体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轨道，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使命。你是你，我是我；你发光，我也发光；你发热，我也发热；你旋转，我也旋转；你熠熠丽天，我璀璨耀空。我不要求你奴颜卑膝，你也不必对我颐指气使——

世界大得很，宇宙大得很！

（刊于《南宁晚报》1987年4月10日）



---

## 说难

见过一首题为《老来难》的快板诗，读来如泣如诉：“老来难，老来难，老来难处说不完”；“雀朦眼，似鳔粘，鼻泪常流擦不干”；“牙又掉，口流涎，硬物难嚼囫圇咽”；“脚又麻，腿又酸，行动坐卧真艰难……”诗的意旨是规劝年轻人孝敬老人的：“对老人，莫弹嫌，人生那能净少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

其实，岂止是老来难，人从萌生的那一刻起，就都掉到难的怪圈里了。子宫温暖却黑暗，而且窝圈得你手足不可伸展。若想早点出来，就得冒天死的危险。好不容易憋足了天数，母亲却在痛苦中分娩，你在分娩中难堪。胳膊出来了，腿却卡在里面；头下来了，屁股还在呐喊。所以，一旦落草，你眼睛不曾睁开，就小嘴儿一瘪，放声大哭：“难啊！难啊！难啊！”

从此，襁褓的约束，摇篮的框范，热冷饥寒，风刀雨剑。接踵而至的，是迈步难（不知要摔多少跤）、入托难（尿到裤子上都不敢言传）、读书难（得应付那没完没了的考试）、升学难（上不了大学多丢脸），还有就业难、住房难、结婚难、坐车难、看病难……大街上走，得注意风驰电掣的车；村巷里行，得留心暗中咬人的狗。你若想成就一番事业，那就更难。挑灯熬油、辛辛苦苦自不必说，光那因袭痼朽之势，论资排辈之习，趋炎嫉能之辈，卑俗宵小之流，就非把你常常从“形而上”拉到“形而下”不可。有时候你看那一丛鲜花笑盈盈地向你招手，可那鲜花下面，就保不准有栽着毒刺的墓坑！难怪先人们造这个难（難）字的时候，要将“難”（底下是燃烧的火，上头是烟焰之光，中间一个双手被缚受煎熬的人）和“隹”（一个短尾巴的猫头鹰之类的鸟儿）连系在一起。

然而，字典里并非光一个“难”字。好似一面镜，高低上下，英庸俊彦，困难面前，就一片分明。世道多坎坷，人间有壮汉。千难万险，唐玄奘终归取回了真经；雪山草地，共产党毕竟打下了江山。披麻袋片的甘地遇刺了，“圣雄”的

---

主张和名字一起流布人间；布鲁诺焚身于罗马鲜花广场，人们却知道了太阳并非绕地球旋转。把天下事看成光溜溜一条线，是盲目乐观；而把困难看得比天还大，从而软了膝盖骨，则是懦夫和懒汉。没有“难”的世界，大概只能等到宇宙毁灭之后；而生命的最大乐趣，却恰恰在于钢丝绳上翻跟头，火焰山上挥舞芭蕉扇！看来，世上事多难，畏难难乎难，克难难不难！

（刊于《西安晚报》1987年6月5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两句话

“知足常乐”和“自强不息”，是中国人常说的似乎互相顶牛的两句话，也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前者讲的是满足于已经得到的，并时时感到受用和快活；后者讲的是自己给自己攒劲加油，发奋进取，永不懈怠。

前两天坐在阳台上，面对雨篷下几只梳理羽毛的麻雀，和远处的蓝天白云，我忽然想到了这两句话。于是问自己：庞进呀，你知足常乐吗？答曰：知足常乐。又问：你自强不息吗？答曰：自强不息。那么，你是如何将二者统一于一身呢？答曰：物质生活知足常乐，精神追求自强不息。

讲物质生活，无非衣食住行。说衣，打补丁穿土布的时光有过，三四十年前了。如今算不上奢华，撑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观众的衣服还是有几套的。讲食，现在不是愁没粮吃，没肉吃，没菜吃，而是时时得提醒自己：吃绿，吃杂，吃少，吃清淡。因为血脂、血粘度都偏高，不可以只顾吃不要命。住吧，三室一厅，八十多个平米，还能辟出一间不算小的书房，当然比不上人家那些装饰豪华的大宅别墅，但和下乡时住的饲养室茅草棚相比，好到天上去了。行呢，近处了骑个自行车，远处了坐个巴士打个的，而且能走路就走路，因为一天到晚坐着，走走路就是散步，就是健身。有人说何不买辆私家车风光风光？我说目前还没考虑。

的确，我对现有的物质生活已感到满足，且常常有一种幸福感。比如站在或坐在明亮的大窗前，让慷慨的阳光照在眉毛上胳膊上；或望着室外大片大片飘落的雪花，听着雨珠儿击打雨篷的嘭嘭响声；沏一杯绿茶，清香袅绕中，打开一本好书……

至于精神追求，就很少有停歇的、满足的时候。我觉得生而为人，长了一副脑子，就该有精神活动的，否则岂不成了土石草木？这精神活动还得高级一些，否则岂不成了牛马猪狗？有说“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说“人要不思考，上帝就哭了”：思考使人成为人，不然造人做什么？帕斯卡尔有言：“人的全部尊

---

严都在于思想。人脆弱如苇草，乃是思想使其显示高贵、尊严和伟大。失去了伟大的思考，人类也便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我思想，我站着；我不思想，我爬着。生命的长度太有限了，放宽些，顶多活到一百多岁；而生命的高度呢？无极；广度呢？无边；深度呢？无底；浓度呢？无计。这高度、广度、深度和浓度，不在于别的，就在于思想攀越之高妙，思想涉及之广远，思想掘进之深独，思想凝聚之严密。如此如此，我又怎么能懈怠呢？

而且，思想是美丽的，精神活动是快乐大于苦涩的。当你于书房面壁、抬头望天、街头行走、田野漫步中，悠然地参透一个命题，忽然地有所悟得，那颖透浮囊、卓立苍茫、星月入怀，天地豁然的感觉可是妙极了！

（刊于《华商报》2001年4月25日、《海口晚报》2001年4月26日、《海峡旅游周刊》2001年5月11日、《三峡晚报》2001年6月6日、《重庆晚报》2001年9月29日、《新疆日报》2001年9月21日、《西海都市报》2001年10月9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九字格言

北京一家出版社要编一本《新撰格言经典》，函邀为其撰写条文若干。格言是那种言简意赅、可作为法式的语句了。于是，想了想，写下九个字：顺天命，尽人事，行大道。

这九个字，凝结着我多年来的人世体验。

在我看来，“天命”可以理解为身外不可抗力的综合，其中自然力占有很大的比重。西哲有言：“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能撬动地球！”我们中国也流行过“人定胜天”的话。这样的话，看似豪情万丈，鼓舞人心，却构成不了事实。不说那些时有所见的、突如其来的飓风、洪水、地震、海啸了，也不说那遥远的必定会走向“无”的人类的未来了，只说我们这些个体生命，都只能活一个极其有限的、天定的时间段，不管你是何种身份，也不管你能耐大小，无一例外。所以我说，天比人大，也比人强，人是不可能胜天的。对天之命——或可称自然律，“顺”，大概是最无可奈何，却也是最切实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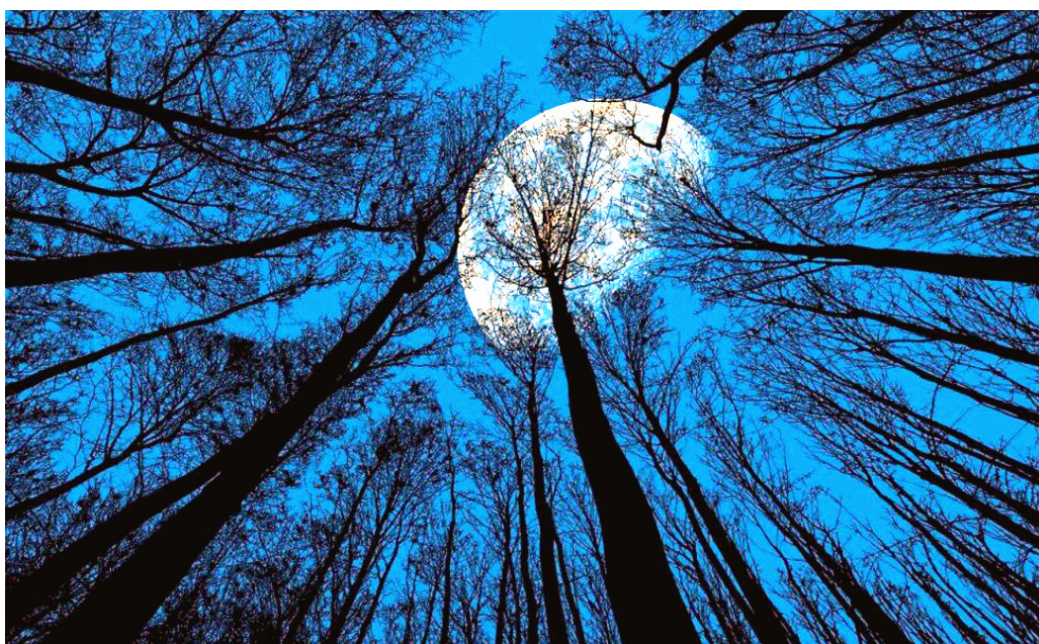
顺天命不等于无所为。生而为人，能有思有情也有形地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实在是若干亿年生命进化的结果，如不倍加珍重，那就可惜复可惜。显然，只有“尽人事”，才不至于在回顾已往时，为那些可以避免的错失而抱愧。世纪交接的那天夜里，面对浩茫的天宇，我对自己提出一个要求：今之后，在家，做一个好儿子、好女婿、好丈夫、好父亲、好兄长；家之外，做一个好学者、好作家、好编辑、好朋友、好公民……总之是落到头上的每一个社会的、生命的角色，都努力做到自己的最好。能有这样的想法，一个原因，是辛劳一生的母亲突然病故给我的打击——未来得及尽人子之孝，每每反思，就痛憾锥心。

既然要尽人事，就有一个如何做的问题。红尘滚滚，世事纷纭，似乎人人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而我，则时时处处用“行大道”来提醒和约束自己。所谓“大道”，自然是正大光明之道，不是邪卑黑恶之道。比如名利，因和人的价值评判

---

相关，似乎谁也不能回避。但名有虚实真假之分，利有可得不可得及如何得之别。我想，如果我得了虚假之名和不义之利，我内心会难过的，会瞧不起自己的，除非我丧失了良知，成了一个不想学好的人。

（刊于《大江晚报》2005年7月4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老实之“度”

“老实”这个词，有三种解释：一曰“诚实”，即待人做事，诚信不欺，实实在在。有一说一，有二是二，不夸大，不虚伪，不花里胡哨，不胡吹冒撻，不招摇撞骗。我们常说的“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就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二曰“循规蹈矩”，不出格，不惹事，不给家庭、社会、单位添麻烦。做一个学生，老师叫干啥就干啥；做一个孩子，家长让干啥就干啥；做一个员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过去生产大队的民兵连长给地、富、反、坏，即所谓的“四类分子”训话，末了总要说一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指的就是这层意思。三曰“不聪明”“不开窍”，和笨、蠢、迂腐的意思接近，人们评价某人，说其是个“老实疙瘩”“不会来事”指的就是这层意思。

诚实意义上的老实，只能是相对而言，参照系不同，老实的方式和程度就不同。日本鬼子进村了，问抗日英雄藏在哪里，你老实地说出来了，你就犯罪了。阿Q见了吴妈，扑通一声跪下去，说“我要和你困觉”，老实倒老实了，但觉没有困成不说，还挨了一顿大竹杠。某老人得了不好的病，儿女亲友们往往都要采取隐瞒的策略，不告诉其真实病情。对国防机密、商业机密，也都有一个不可老实地讲出去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满嘴慌言的人是骗子，但一句假话不说的人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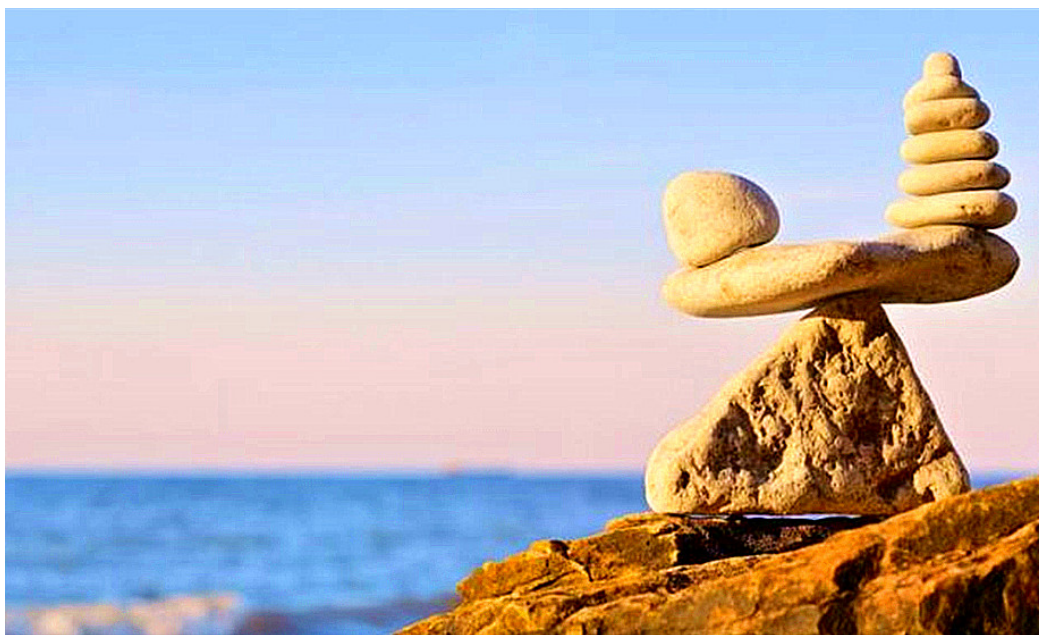
对待文学艺术，诚实的态度是必须的，厚实的基础是必打的，扎实的功夫是必下的。但在艺术构思上、表现方法上就不能太老实，太老实了就缺乏创造性了，艺术感染力也就要打折扣了。这里需要的是独辟蹊径，是妙想天开，是出奇制胜，是新质异趣。一个画家画了幅母亲给儿子喂奶的画拿来让我看，我说画画得不错，只是这《母与子》的名字太白、太实、太露了，他问还有更好的名字吗？我说叫《高山流水》如何？画家采纳了。他的画册印出来后，许多人都说这个名字取得好，耐人寻味。

---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市场经济时代，也是信息爆炸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家艺术家一点宣传都不做，是不可取的。作家艺术家自己要吃要喝，还要养家糊口，其产品又怎么能不走向市场？要求他们像荷兰画家凡高那样，生前穷困潦倒，一幅画都没有卖出去，死后却被世人认识，一幅画卖几千万美元，是不现实的。那么，该如何宣传呢？有五分说五分当然好，有五分说成六分、七分，也还可以；如果将五分说成九分、十分，甚至二十分、一百分，让人就觉得怪了，就成为糟蹋行道、惑众欺世了，给人的感觉就不是英雄过街，而是小丑跳梁了。好比气球，吹得合适是一种好看，吹得过了头，就容易啪一声，爆得粉碎。

看来，老实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把握“度”的问题。

（刊于《西安晚报》2006年2月7日、《青岛日报》2006年5月12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新年实话

年年过年，年年都有过年的文章。老调子弹得多了就乏味了。

过年前后，祝福的话说得最多。频率最高的大概数“新年好”，其次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恭喜发财”之类。

其实，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些“真诚的（或不真诚的）谎言”。

世情纷纭，争斗酷烈。十件事，不顺心者五六七，怎么可能万事如意？谁不想住别墅，坐奔驰，手中大权在握，身边佳丽如云？但是，对一个月只挣几百块钱的工薪族而言，“事成”的现实性能有多大？怕只能是心里想想罢了。“身体健康”意味着不生病，大家都不生病，医院就会关门，药厂就会倒闭，殡葬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在这些地方谋生的人就会失去饭碗；而且，人都只生不死地长在地球上，地球受得了吗？

那么，大家为什么还要过来过去、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呢？这就是人们的存在方式使然了。就像神话思维不可避免那样——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造神现象，谎言心理也不可避免。明知不真实，却要说出来；说者愿意说，听者喜欢听；说者说得轻松，听者听得舒服。于是，成为习惯，成为必然。或许说者的心意是“真”的，态度是“诚”的，真诚地希望听者如他说的那样，这样，谎言便加上了“真诚”的标签，或者说有了“真诚的”意味。有的说者的心意并不真诚，不过是大家都说，也就跟着说说罢了，听者心里明白或不明白，姑妄听之罢了。

谎言不说可以不可以？答曰：不可以。人起初是不穿衣服的，后来为了掩饰，穿上了衣服。这一穿，在众人面前就脱不下来了。无论什么东西，一旦有了社会性，要更替就很难。谎言心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大家都在说，偏偏你不说，你在大家眼里，便是一个怪物。人都愿意活成一个“人”，而不愿意活成一个“怪物”。

还有大家喜欢说的反腐败。依我看来，腐败现象就像人身上的垢痂，反腐败

---

犹如人洗澡。这垢痂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空间里的灰尘，一是人自身的分泌物。地球在旋转，空间里就不可能没有灰尘；人体内的细胞在运动、在代谢，就不可能没有分泌物。因此，期望没有垢痂，就等于期望地球消失人都死光；期望洗一两次澡，就会将垢痂全部清除且一劳永逸，就等于期望人进一次厕所就再也不大小便；也因此，洗澡就成为必要。不洗澡，时间长了，人就会生病，就会长寄生虫，甚尔殃及生命。

但是，澡不能天天洗，时时洗，洗得太勤、太狠，有伤皮肤，稍不留神还会感冒。况且，洗澡还得有条件，要有热水，有地方，有时间，有精力，有香皂沐浴液之类。看来，话只有这样说了：为了少一些垢痂，少生些疾病，以便有一个好的身体，干更多的事情，我们有必要经常洗澡；也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干，我们就不能，也不可能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洗澡上。

（刊于《民声报》1996年2月15日；收入《灵树婆婆》，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 体谅与温暖

年好过，车难坐。春节前出差东北，归途北京站换乘，且不说票有多么难买，光寄存一件行李，就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不敢奢望卧铺，有个座就觉得不错，不见许多人站了整整一路么？火车紧张，汽车也不松火。凌晨5点开始售票，可4点半大厅里就挤得密不透风。不少车次，根本就买不到当日的票。求人情，说好话，总算上了车，一路又见许多人立在寒风中，车呼啸而过，等车人只好眼巴巴地望着。还见一辆长途车，车里塞实了，七八个人就挤坐在车顶的行李架上——你说那玩意儿有多危险！于是，我不禁感叹：国人太多了，客车太少了！

然而，感叹中我也有另外的发现——

火车上，列车员把几个小马架从乘务室里取出来，让站着的旅客轮换着坐一坐；汽车到站，人们蚁拥蜂攒，司机就跳下来，把抱小孩的妇女从驾驶座旁扶上去；商洛运输公司一位王姓老师傅，大年初一发一趟别人不愿去的洛南。本来当发四辆车，结果只有他这一辆。望眼欲穿的旅客们感谢再三：“师傅为了我们过年，把自己的年都耽搁了。”他却说：“我一个人，你们六十三个，六十三和一，是个啥比例？”在成千上万的司机中，能这样考虑问题的，自然不会王师傅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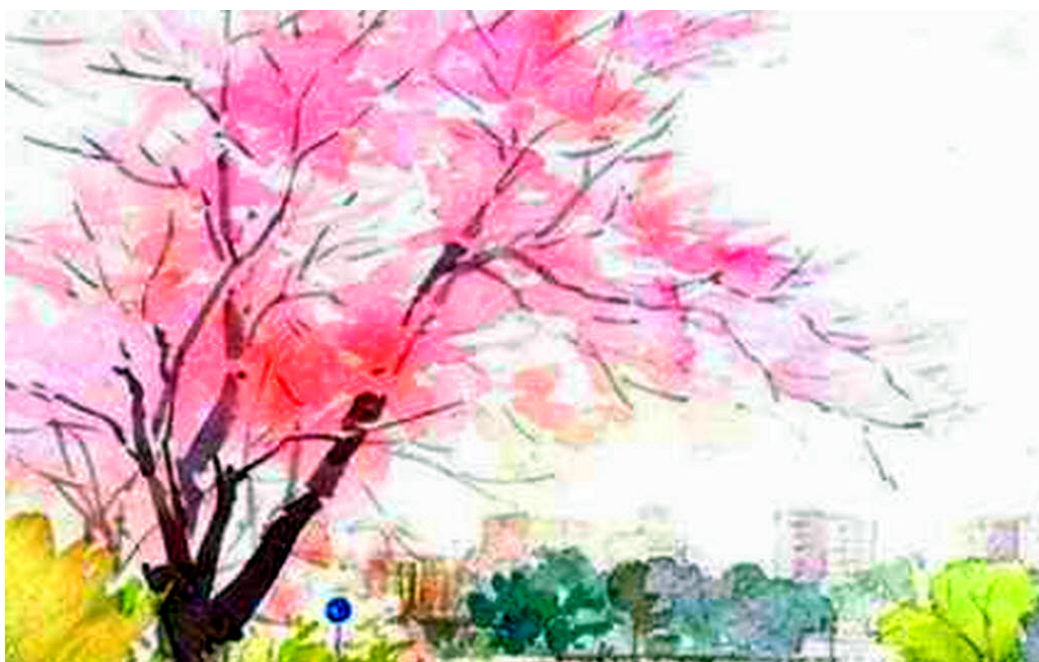
几个小马架、打开司机门，还有那个你听了心里热乎的几句话。虽然简单朴素，却传递着一种感情，一种精神，一种情绪行为。他们把主体对象化了，设想自己就是旅客，旅客就是自己，将心比心，以情察情，所以也就体谅到了乘车人的苦衷，从而也就有了触动人心的温暖。情绪行为有感染作用。坐车虽然难，司机却这么好，大家心里有了慰藉，脸上就有了笑容，艰难之旅就变得不那么艰难。

其实，体谅别人温暖他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只要想一想“我要是和他处在同样的境地，我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尽可能地给予就行了。自然，体谅和温暖不是解决坐车难的“万应灵丹”，但是，它不可否认地消溶了困难的棱

---

角，减弱了困难的强度。推而广之，如果大家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都能够互相体谅，互赠温暖，那人和人之间就减少了许多许多的埋怨、咒骂、攻讦和吵闹不休，我们这个社会也就更加美好喽！

（刊于《西安晚报》1987年2月9日）



---

## 快乐双休

受朋友之约写这篇文章，觉得有些作难。

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问题太简单。单休也好，双休也好，总之是休息，休息谁不会？一个人从降生到去世，几乎有一半，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处在休息状态。我们在影视片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位革命干部（或者穿军装的首长，科技人员，作家，编导，等等），在缭绕的烟雾中，伸伸困倦的胳膊，踱到窗前，将窗帘一把拉开，东方必有一轮红日喷薄着光焰。这时候，他的妻子（或者朋友，同事，上级，下属，等等）会走过来，亲切地说：“又是一宵没睡？看眼睛都熬红了。”后面往往还要加一句：“革命导师怎么说的啦？没有很好的休息，就没有很好的工作！”……这样的镜头见得多了，就觉得有些俗了。但它所揭示的道理，却永远不会过时。

用庞氏《创造论》的观点来看，休息也是一种创造，是一种和动态创造相对应的静态的创造。静态创造是动态创造的休整、准备、酝酿和渐进。骏马不能不吃不喝不休息地奔驰在草原上；运动员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活跃在体育馆、绿茵场；一个作家也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写它八千六百四十个小时。当然，骏马的价值就在于奔驰；运动员的辉煌也就表现在体育馆、绿茵场；作家之所以被称为作家，也只是因为其手中有一枝能艺术地表达人类智慧和情感的运行着的生花妙笔。所以，骏马的吃喝拉撒睡是为了更好的奔驰；运动员的休整、疗养、保健，是为了体育馆和绿茵场上的更快、更高、更强、更好；作家放下手中的笔，棋枰对奕、河边散步、听听音乐、看看电视、会会朋友等等，正是下一步写作的准备和酝酿。没有创造静态时的这一切，就谈不上创造动态时的风驰电掣，快高好强，以及指示造形，穷情人物，天人际会，笔走龙蛇。

另一个方面是问题又很复杂。有的人工作时工作，休息时休息；有的人工作时休息，比如，上班的时候品茶、聊天、玩牌、跳舞、打瞌睡；休息时工作，比

---

如，下班后搞研究、写东西、干家务、辅导孩子作业，等等。还有的人工作的时候工作，休息的时候也工作——当然不可能一点儿不休息，这样的人活得很累；也有的人工作的时候休息，休息的时候也休息——当然不可能一点事情都不干，活得很无聊。

对工作和休息的看法也因人而异。有人认为休息和娱乐是第二性，只有工作最美丽，于是，常常牺牲休息而做“工作狂”；有人觉得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不玩白不玩，不乐白不乐，只有傻瓜才为工作、为事业拼命。就是对同一种事情，看法也迥然不同。就说打麻将吧，在一般人眼里，是玩，是消遣，是换脑子；可在另一些人眼里，就变成了搏斗的战场、谋生的手段。前者偶尔玩玩就散伙，后者往往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甚至连日垒夜，以至于朋友不和，夫妻反目，邻人积怨。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们就没有个明确的态度了吗？非也。野地里可以走人，但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都还是走在路上。因此，我们做人行事，总得踩在一个什么“点”上。关于“双休”，可说的话很多，这里只说两句——

一是认识到人是好快活的动物，乐生是我们的本能。到世上走一遭，让人痛苦的事情千千万，但大家谁也不希望被痛苦所淹没。《圣经》有言：“人尽可以哭一整夜，只是次日早晨又会满心欢喜。”顺应这个本能，叫“道法自然”；违背这个本能，叫“逆天行事”。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活得更轻松、更愉快、更幸福、更惬意。

二是奉行差不多主义。差不多就是“适度”。本能是星星，环境是轨道，星星离开了轨道就意味着灾难。高峰体验很诱人，同时也能毁灭人。因此，心态上别偏激，行为上别过火。工作时勤奋，不至于拼命；玩乐时放松，不至于沉湎；喝酒不烂醉，打牌不豪赌，欣赏音乐别聒及他人，如此等等。

（刊于《陕西审计》1996年第4期）

---

## 善待身体

人有病和没病是大不一样的。没病时，她对未来有许多美妙的想法，憧憬的翅膀甚至扫过了以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可现在，她唯一向往的却是能够健康地活着：东西吃到胃里，和着各种比例适当的消化液优雅地蠕动，然后再顺利通过大小肠道，舒畅地到达该去之地；血液在心脏有力而稳健的支持下在血管中涌动，把从食物中摄取的充足的能量和营养素送到身体的各个角落……一切都是和谐的，完美的，像初升的太阳，充满着勃勃的生机。

然而，她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胃痛，一吃东西就难受，人是一天一天地瘦了，以至于一站起来就头晕，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感觉是有一个妖魔在体内作怪了，把那看似属于自己却永远不能为自己所完全了解和把握的和谐有序折腾得乱糟糟的。像小时候玩的码砖头的游戏：一块块砖头被等间隔地竖排成一排后，把第一块砖头一推，后面的砖头便一块挨一块地顺次倒了下去。这种联想让她感觉恐惧，她还不到而立之年，她还有那么多的心愿没有实现，她不愿意就此像那砖头似的呼啦啦倒下去。

怪谁呢？谁让你不善待自己的身体呢？不错，这个身体是属于你，可它绝不是由你任意驱使的奴隶，也不是一个漂亮的花瓶，由着你来盛装各种欲望和膨胀的虚荣心。它是大自然长期雕凿的作品，它有自身的机理和规律；它日复一日地工作着，努力维护着各种功能的平衡和各个器官、系统的和谐，其存在的价值，并不亚于你自以为高贵的灵魂。想到这里，她开始检讨自己：为什么要贪得无厌呢？为什么要疲于奔波呢？……一连串为什么之后，她彻骨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也想把这个道理告诉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善待自己的身体，因为没有好的身体，一切都是空的！

（刊于《医药与保健》2002年第2期）

---

## 儿子与孙子

饭桌上，一位老同志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最悲惨了，在儿子跟前是儿子，在孙子跟前是孙子。”这话说得太妙了，听得我不禁拍案而叫绝！

话的本意可能是这样的：儿子大了，翅膀硬了，管不住了。你说他一句，他顶你两句，还动不动就冲着老子发脾气，好像训儿子似的。至于孙子，就更了不得，仗着自己是个独苗，再捣蛋你也不能把他怎么的，于是，就把他的爷爷奶奶做为撒娇出气、欺侮玩弄的对象，要摘星星你不敢给月亮，要骑脊背你不敢给脖项。一句话，要说在儿子跟前还多少有点威严和地位的话，那么这威严和地位，在孙子跟前就丧失殆尽了。

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站在传统的伦理角度考察，这现象是不怎么好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礼义之邦”。晚辈在长辈面前，就是要讲一个“孝”字，即使不毕恭毕敬，服服顺顺，也起码得“礼让三先”，尊尊重重。老子 > 儿子 > 孙子，是一个不容颠倒的管理序列，否则，无大无小，无法无天，还成什么体统！？

然而，从生物进化和观念更新的角度讲，却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超越序列：做为一代人，孙子 > 儿子 > 老子。长江后浪推前浪，代代新人胜旧人，这大概是无法抗拒的事情。社会大踏步地向前走，小字辈身心素质、知识结构、创新意识等等，都将“前无古人”；而老字辈呢，背负着因袭的重担，忍受着框笼的制约，几十年形成的心理定势，把自己牢牢地禁锢在一个怪圈里，要想突破，该是何等的艰难！所以，在一个现代家庭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儿子的新理论新见解足以使老子叹服，而孙子的新知识新观念又使他的父辈和祖辈耳目一新（尽管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也就是说，儿子可以当老子的老师，而孙子则可以当老子的老子的老师。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知识更新的角度，对老同志那番话做出新的注解：在儿



---

子跟前是儿子，在孙子跟前孙子——乃规律之使然，并不奇怪，也无需悲哀——承认差距，欢迎和支持晚辈超越自己也就是了。

当然，这绝不是说老同志就没有自己的优势：也绝不是说，小字辈就可以在老字辈面前飞扬跋扈——这道理十分浅显，就不必饶舌了。

（刊于《西安晚报》1986年12月22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双刃的数字化

“数字化”是一个热门词汇，你不管在网上的哪个搜索引擎里去搜，有关数字化的信息都会多得让你看不过来。其实，自古以来，数字和人就是难分难解的，结绳记事、蓍草占卜是老祖宗发明的，羿谢十日、九天玄女、八仙过海、七十二变等等神话，也都是先人们创造的。就我们自身而言，也是从生到死，每日每时，都离不开数字。呱呱坠地的那一刻是个数字，生下来重几斤几两也是个数字；以后的上学、工作、结婚，创造，奉献，日常生活中的吃饭、睡觉、穿衣、出行等等，都得以数字为工具、做标志；即使某一天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了，那还是一个数字。

数字被“化”起来，却是近些年才开始的。先是电话的普及，有线的，无线的，大哥大，小灵通，全球通……似乎一夜间，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乡，到处都能听到“喂喂”声了。接着是电脑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由起初的“286”，剃头换衣服似的更新，似乎一年换一台都有些赶不及了。再就是网络，说来就来了，开始还需要拨号，现在用上了“宽带”，轻轻一点，你就在“信息高速公路”行走了。同时，还有卡，电话卡、银行卡、煤气卡、股票卡……花花绿绿一大堆。

数字化带来的方便、快捷、变化和效益，是若干年前无法想象的。就说炒股吧，开始时是手工填单，交易厅里人山人海，要挤到窗口得费老大的劲，股民因拥挤而争吵，甚至打架的事时有发生。后来用上了卡，一划一敲就行；如今呢，风行网上交易了，坐在家，手持鼠标或手机，成千上万的买卖，嗑个瓜籽似的就OK了。不仅是炒股，交费，购物，浏览新闻，读书赏图，交流信息，发表观点，收发信件，寄送贺卡，甚至谈生意，签合同，下订单，以及看电影，谈恋爱，打麻将，下象棋……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了。真可谓一少一多：网络做不成的事越来越少，足不出户可干成的事越来越多。而且，数字化的通用、快速和无限，也使今天的我们，比之于过去的人们，活得那可是明白多了，广阔多了！

---

然而，天下事莫不有对，兴一利必生一弊。家中的老母亲曾有过总打不通电话的事情，什么原因呢？拨号慢，摁得重，一个2就变成了两个2。院子里的李大爷有银行卡，却总是到柜台前排队取款，为什么呢？记性不好，老输错密码，卡曾被自动取款机吃掉，急得心脏病差点发作。一位换了笔的作家，好不容易写了一部作品，只因一个键按错，多日的心血眨眼间化为乌有，气得他当时真想把电脑砸了去。一位创办网站的学者，其上网的原创文章，几乎全被剽窃，被侵犯的权益，竟是无从追讨的。而大凡上网的人，有谁没遭遇过垃圾邮件、病毒侵袭呢？至于黑客攻击，数字化犯罪，早已不是新闻。媒体日前报道的某犯罪集团，用“克隆”信用卡和窃取客户密码的手段，多次作案，从取款机上窃走九百多万元的案件就是一例。

所以，数字化其实是一把剑，双刃的。一刃是“道”，一刃是“魔”。只想行大道，不愿遇妖魔的想法，是美好的，却是天真的，就像只喜欢看玫瑰，不喜欢它长刺一样天真。可取的态度还是老祖先的那句话：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看来，我们在“与时俱进”的同时，还得“与时俱学”，自己的“道行”高了，就不怕那些随数字化而来的“妖魔鬼怪”了。

（刊于《西安晚报》2003年6月10日、《海口晚报》2003年6月12日、《呼和浩特晚报》2003年7月11日、《湖州日报》2003年10月17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感悟（六则）

### 1. 真诚

如果将真诚解释为没有一点虚假，真诚就只好永远呆在词典里。

面对敌人的刑讯，真诚意味着做叛徒；将不该讲的讲出去，就可能犯泄密罪。

很多时候，虚假被公认为原则性强、有涵养、聪明、深沉、本事大的天神人瑞，堂堂皇皇地端坐在某个显赫位置，太阳般受活着一圈儿又一圈儿葵花；真诚则被判决成自由主义、修养差、愚蠢、浅薄、没能耐的弃儿，灰不溜丢地沿街乞食，受碾轧遭践踏如路边一棵草。

你真诚，她走了；你虚假，她来了。

达到三分之二真诚的人是圣人。

做到二分之一真诚的人是凡人。

百分之百真诚的人不是人。

（刊于《标缝集团报》1993年8月31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2. 烦恼

没有了空荡荡，太多了累得慌——就像好男人身边的女人。

祥林嫂见了你就说她的阿毛被狼吃了，再见你又说狼把她的阿毛吃了。做了一个小板凳，就宣讲墨斗、铧斧和推刨，不曾想面对的是一位鲁班。道听途说某人一点隐私，便以为捡着了一根镀了金的稻草，时不时地抖露一番，煞有介事的样子……

---

更多的时候是怨自己：为什么要多说那一句话，引来齷齪的讥笑和尖锐的白眼。明知道会招来盗贼的，却车不上锁，门大开着。已觉察到对面是一嘟噜狼心狗肺，却慷而慨之地掏出了自己的肝和胆……

生活是眼睛，烦恼就是眼角屎。

（刊于《标缝集团报》1993年8月31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3. 心路

云霓天之路，江河地之路；天地之间，风霜雨雪是为路。

你是我之路，我是你之路；你我之间，心神感应是为路。

大路小路陆路水路公路铁路高速路泥泞路柏油马路盘山路，最难走的是心路。

壁立千仞，浪峰堆雪，云海日出，大漠铄金，心路豪壮辉煌一曲；冰山崩溃，莽原塌陷，古桥断裂，车毁人亡，心路苍凉悲歌三唱……

你说每一条路都有伤人的刺，荆棘、瓦碴、玻璃片。

我说所有的路都有伤心的事，爆胎、撞车、被劫持。

不能因为有刺而不前进，不能因为伤心而不走路。

（刊于《广州日报》1993年9月6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4. 期待

期待像空间一样无边无沿。

大门口眺望，眸光变得铁轨一样；楼道里传来脚步声，耳朵就成了丝瓜；笃笃，有人敲门，心空便划过一道闪电。

从受孕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了期待：母体虽然温暖，却是黑暗的世界；摇篮尽管舒适，胳膊腿儿拓展不开；家庭无异于一脉港湾，船儿必定得驶向江河

---

大海。

报考一个学校，像禾苗期待浇灌；寻觅一份工作，像车马期待运载；追求美好的伴侣，像炉灶期待锅碗瓢勺；渴望事业成功，像树木期待成材。

旱得久了期待下雨，雨下多了又期待日晒。人事太稠，期望一份清静；没有人找你，又寂寞难耐。

将军期待决战，棋手期待比赛；皇帝期待顺民，小丑期待耍怪。

我们在期待中诞生，在期待中生活，在期待中死亡。

期待就是存在，期待就是境界。

（刊于《广州日报》1993年9月6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5. 一种

就像一个国王，将版图惜藏在心里。任江河在脉管里奔流，任山岳在眉宇间耸立。

就像一个富农，精耕细作每一寸土地，哪怕是一泡屎，也要肥在自己的田里。

如果拥有你，我就滋润你的每一厘米，每一毫米，每一微米，用我的感觉之剑，用我的智慧之雨。

一撇一捺的支援，撑起人的屋宇；

一点两点的投入，丰盈心的富裕。

总得雕塑一种美好，即便是一把黄泥。

总得生长一种天真，管球它天王老子，风风雨雨。

（刊于《延河》1993年第11期）

## 6. 孤独

---

孤独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我们身边不缺人。四条腿的熊猫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

孤独就产生在人窝里，人堆里，人群里。

走进歌舞厅，踩着或缠绵或聒耳的音响，相拥相抱，翩翩起舞，似乎很贴很近了，其实还远着哩，中间的雪山草地，不啻十万八千里。

走在大街上，人潮如水，人声鼎沸，南来的熙熙，北去的攘攘，鼻子撞着鼻子，眼睛对着眼睛，却都是陌生的、遥远的。于是便想到了山坡上觅草吃的一群一群的羊，和槐树下搬运家当的黑黑红红的蚂蚁。

和人同床共枕，身体的某些个器官交融在一起。以为如此这般彼此便接纳了对方，岂不知鸡是这样的，狗是这样的，猪马牛羊也都是这样的。

于是就说话，一火车，一河滩，絮絮叨叨罗罗嗦嗦，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反来复去颠三倒四，末了，你发现，别人是别人，你还是个你。

那么，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刊于《星期天》1993年12月4日、《社会保障报》1998年9月18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 回答

朋友，你好！

也许是受你信中情绪的感染，在回这封信之前，我也“泥塑”一般，在书桌前坐了好久。生命，的确是一个难以回避又耐人寻味的严肃命题。同你一样，我也常常陷入这个命题所形成的“漩涡”之中，也曾为诸如“生命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怎样的活着才算活着？”等等疑问而困惑不已。

恩格斯曾有过一个著名的定义，认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几十年的生物科学成就将这个定义大大地拓展了一步，认为生命是核酸和蛋白质的复合体系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核酸和蛋白质的化学成分不断地自我更新。我在《创造论》一书中，曾对“创造”做了一番考察：创造是创造物不断地进入创造过程，不断地释放和发挥创造效能，从而不断地生成新的创造物的活动。核酸和蛋白质的化学成分不断地自我更新，也就是这些化学成分不断地进入创造过程，不断地释放和发挥创造效能，从而不断地生成新的创造物。所以，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生命的实质是创造，生命在于创造，生命就是创造。

生命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都证明这个说法是不错的。地球上的生命从无到有，大约花了十几亿年的时间。早先分散在地球表面的仅仅是宇宙大爆炸后所形成的一些基本元素。这些基本元素不断地进入创造过程，生成简单的无机物；这些无机物又不断地进入创造过程生成有机物小分子。这些有机物小分子由简单而复杂，经过漫长的创造过程，形成以蛋白质和核酸为主要成分的多分子体系。这些多分子体系继续创造，直至原始生命诞生。由原始生命发展到人，大概又经历了长达二十多亿年的风雨岁月。到了六十多百万年前，才“人猿相揖别”，完成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个创造使地球上屹立起一个最高级的生命体，一个无与伦比的能够进行智慧创造的创造物。智慧是高度发达的大脑神经系统的



---

创造效能的释放和发挥，人之外的其它动物，都不具备这样的神经系统，因而都不可能产生智慧。智慧非人类莫属，是人类的骄傲，人类的专利。

讨论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回答“人为什么要活着？”“怎样的活着才算活着？”的问题了。人为了创造、智慧的创造而活着，不断地投入智慧的创造的活着才算真正的人的活着，否则，就是非人的动物式的“活着”。

智慧有大有小，有高有低。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是小智慧、低智慧的创造，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等的创造，是大智慧、高智慧的创造。

人作为智慧的创造物来到世上，无非两种价值取向：追求卓越与追求平凡。追求卓越与人的创造本质相一致，追求平凡与人的创造本质相背离。因此，内心深处，没有人甘愿平平庸庸，碌碌一生，而不想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问题在于，追求卓越的创造欲念常常被来自外部的和自身的创造抑制所封锁、所扼杀，谁能够冲破这种封锁与扼杀，使追求卓越的心愿得以外化和实现，谁就可能进入高智慧创造者的行列。否则，谁就将以终生庸碌而恨憾九泉。至于“追求平凡”的声称，说好了是一种心理自慰，说不好便是一种无能的懦夫式的逃遁。在创造学眼里，碌碌无为的生命，无异于行尸走肉——不追求卓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甘愿平庸等于甘愿沉沦，甘愿倒退，甚至比甘愿堕落还可憎可悲——堕落还有负价值，能刺激健全法制的创造，能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而平庸，则常常使你无计可施。大面积的平庸，意味着很难治愈的大面积的精神阳痿。这样的“阳痿”之于全社会，岂不悲夫！

扯远了，就此煞住。

愿我们的智慧与我们的追求同在。

愿智慧的创造与我们的生命同在。

高智慧的创造将使您的生命辉煌！

（刊于《西安晚报》1992年10月26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 生与死

生与死，原本是很分明的，像白昼和黑夜，像蓝天和大地。生就是生，一双眼睛滴溜溜地会看，一张嘴巴叭叭叭地会吃，脑袋瓢子一运动，便有许多胡思乱想迸出来。死就是死，眼睛没神了，嘴巴干瘪了，脑袋瓢子不运动了，五脏六腑胳膊腿，若不烧不埋不冻，很快就会变作一堆臭肉，蛆娃子就要爬来爬去了。

生和死又是不分明的。比如一个人，躯体活着，脑袋瓢子死了，你说这个人活着呢还是死了？医学上有被称作“植物人”的，其它神经全瘫痪了，只有植物神经系统起作用，维持着能出口气，出点汗，排点尿什么的。科学发达了，能将好端端的大活人变成“植物人”养起来，谁需要脏器、眼珠、皮肤什么的，就到“植物人”身上去取。一个人身上的某些部分就在另一个人身上活着。你说前一个人死了呢还是活着？

还有，据说，人和鸡猫猪狗的区别在于人能创造性地思维而鸡猫猪狗不能，那么，脑壳里产生不了新玩意，只能按别人的思想而思想的人，不就把自己摆到鸡猫猪狗的行列中了么？于是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这个张三李四或者王老五马老六，作为人大概已经死了，而地面上只多了一头会吃的猪或者一条会叫的狗？

事情常常是这样：有的人虽然在那里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却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有的人虽已化作青烟碎入泥土，却在人们心中光亮地活着。

看来，生死确实是“由命”的——如果我们将这个“命”理解为能够制约人、左右人生死存亡的客观外在力量的话。这“外在力量”是强大的，简直可以说不以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任何人都不会永远生在地球上。过去的皇帝费心思维巨资搜求长生不老药，结果不是中毒而死，就是一病而亡，连“百岁”都可望不可即，更说不上“万岁”了。然而，“外在力量”也不是绝对的，人的“内在力量”也忽视不得。那些舍身取义、慷慨赴死者多是“内驱力”起了大作用。生是完全不由本人决定的，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没有人征求你的意见。而死，却可

---

能由自己来决定。如果一个人决定去死，果然就自己想法儿死了，那么这个人就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赞赏“安乐死”，有朝一日，我觉得活在世上不再有什么意思了，我就“安乐死”了，尽量不给或少给别人添麻烦。

看到过一副对联，其中两句是“不怕活着，何惧死亡”。琢磨琢磨，很有味道。艰难困苦，挫折坎坷，都是活人的事，对死人来说，一切都无所谓。死亡来临，苦难也就告辞了。死亡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蔚蓝色的天宇、翩翩的天使、洁白的鸽群，安然、恬静、舒展、玄妙……那意境、那意味，一生大概也就只能感受一次。

如此，我们确实无理由惧怕死亡。

也如此，我们更应当快乐地活着。

（刊于《军工报》1989年8月5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 歌与哭

### ——写在《半个世纪的歌》编选之后

我所供职的西安日报社，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岁月。五十周年算个大庆，于是决定出一套纪念文集，其中诗歌卷的编选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

这当然是一件比较费神的事情。想想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出报纸，五十年该出多少张报纸？要将这些报纸一页一页地翻览一遍，得花去多少时间？记得路遥当年为了写《平凡的世界》，翻了十年间的报纸，就把手指头翻出血泡来了。好在现在有了时髦的数字化技术，使报社能够把1953年到1997年这四十五年间的日报、晚报，刻录成薄薄的十几个光盘。于是，我坐在电脑前，将这四十五年的两报副刊一期一期地调出来，再把发表在副刊上的诗歌一首一首地摘出来，大概有一万多首吧，然后一首一首地通读，同时进行筛选。接下来，我将1998年到2002年的两报合订本一本一本本地翻过，遴选，并一首一首地将选中的诗歌摘抄下来，再一首一首地敲到电脑里去。接着，又做了编目录、起书名、写《后记》、校对等工作。由于工作量大，白天黑夜地干，前后大约花掉了两个多月的业余时间。

不过，这也给了我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系统地把五十年来发表在这张城市报纸上的诗歌检阅了一遍。那么，我看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了五十年代初，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投身建设的热情。有一首诗叫《民主的花儿遍地红》，诗人由“人民的时代人民的天”起头，以排比的句式，歌唱“人民的代表人民选”“人民的事情人民来办”“人民的国家人民当权”“人民的土地人民来耕”“人民的工厂人民来管”“人民的幸福说不完”，末了，诗人总结道：“民主花儿遍地红，/ 人民成了主人翁。/ 千百万人民齐欢呼，/ 跟着咱领袖毛泽东”。有一首诗是写勘测队生活的：“……带着青春的热情来到西北边

---

疆，/……寒风使我的皮肤粗糙，/ 烈日晒红了我的脸庞，/ 我的脸上常带着风尘，/ 我的身上沾满了泥浆，/ 在艰苦的生活面前我没有畏缩，/ 因为我的心头有一个崇高的愿望：/ 让我们找到更多的宝藏，/ 让西北也出现‘抚顺’‘鞍钢’；/ 让石油的井架像雨后的春笋，/ 一个接着一个耸立在戈壁滩上，/……让老爷爷也不再用低沉的调子，/ 向孩子们讲述西北的荒凉，/ 而是满怀信心地说：/ 祖国的西北是地上的天堂！”

我看到了“政治”的彤云在天空弥漫，“阶级斗争”的“血风”已经刮起，“腥雨”几近“倾盆”。“提高政治警惕啊，/ 提高政治警惕！/ 同志们，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不能用种种借口把它的内容抹掉。/ 你如果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你一分钟也不能跟老虎一起睡觉。/ 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你就应当用行动实现党的号召。”这是一首诗的末尾一段，全诗名为《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发表于1955年7月13日。之前，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而从当年2月开始的，一场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的“人民战争”已近尾声：中央已签发逮捕令，胡风的诗友、学生、认识的、不认识的，纷纷被押上囚车。——仅此一案，就有七十八人被定为“胡风分子”，其中六十一人被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两千多人受牵连。

我看到了人们的天真和天真之后的回报。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并号召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意见，谓之“鸣放”。于是，报上也出现了一些“鸣放诗”。如《官僚架子滚开!》：“报载，有同志在一个会场上无理撵走摄影记者。……‘我重要还是你重要？’/ 我们这位同志一时火冒，/ 竟不自觉地问得这么粗暴。/ 他忘了公民一律平等这一条。/ ‘哼！你给我滚开！’/ 我们这位同志一时愤慨，/ 竟不自觉地骂起人来。/ 我们希望这只是他一时失态。/ 滚开！对！应该滚开！/ 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 腐朽作风，老爷气派，/ 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 一古脑儿都滚开，/ 不许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再如《两种面相》：“他一见首长，/ 两只眼睛乐得来活像豆角，/ 一张嘴巴就好似初七月的月亮；/ 他亲切而热情的问候啊，/ 赛过了百灵鸟婉转的歌唱。/ 他碰见另一种人，/ 眼睛就像电杆上的灯泡，/ 高高挂在天上；/ 一颗高昂的头颅，/ 好像那门前的石狮，/ 永远只望着星星和太阳；/ 他这时的嘴巴啊，/ 却好似一把铁锁，/ 冷冰冰地挂在脸上……”

---

这两首诗发表的日期是 1957 年的 5 月 11 日和 5 月 14 日。两位作者当然不会知道，就在他们的诗篇面世的前几天，毛泽东已经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下决心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即让右派们再“猖狂一个时期”“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如果他们知道是这种后果，他们还会写上面的诗吗？还敢把上面的诗投给报纸发表吗？一个月后，“反右”运动以泰山压顶般的气势轰轰烈烈地展开，到 7 月 1 日，右派分子就被明确地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于是，我们的报纸上就有了这样的诗：“蛇头上戴上花冠，/ 是蛇自己的装扮。/ 右派声称爱护党，/ 是想将人民欺骗。”“越是凶恶的狼，/ 越是秘密的藏起。/ 越是毒辣的右派，/ 越会巧妙的隐蔽。/ 追到狼窝的时候，/ 恶狼的嘴脸看见了。/ 反右派深入的时候，/ 凶恶的右派出现了。”“尽管有 / ……心怀鬼胎的右派分子 / 从各个角落 / 散布诬蔑和诅咒……/ 但是，/ 真理的宝剑，/ 会降伏各种鬼怪；/ 事实的铁锤，/ 会粉碎诬蔑与诅咒；/ 我们，/ 从血与火中长大的阶级，/ 经得住千百场的战斗！”

中国知识界、思想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万马齐喑”的局面由此确立。而运动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意见”的人，自然都活生生地成了在劫难逃的靶子。数字是后来平反时才弄清楚的：共给 552877 人的头上扣上了名为“右派”帽子，殃及的人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在这五十五万多右派中，不少人是因发表了“反党”诗文而获罪的，如艾青、张贤亮、流沙河、公刘，以及王蒙、刘宾雁、刘绍棠、丛维熙、邓友梅、高晓声……袁水拍是《官僚架子滚开！》一诗的作者，尽管没有因此而沦为右派，但也不得不就这首诗作出“深刻检查”。有道是“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中，袁水拍被打成“反党分子”，曾不忍受辱而吞安眠药自杀，虽被救活，身心已受到严重损害。（见黎之：《袁水拍的悲剧》，《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那些写“反右”诗的诗人们，不少人如今还在世，我不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当年的作品？也不知他们当年，把那些提意见的人指为“毒蛇”“恶狼”“鬼怪”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难道不知道那些人都是些善良的好人、有才华的优秀的人吗？当他们眼看着昔日的同事、朋友、老师受批斗、被劳改、失去做人的尊严和权利，及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他们

---

的心中是否在滴血，眼中是否有泪水？据我观察，在所有动物中，人是最坏的。坏的一个方面，就是盼着同类中比自己强的人倒霉，倒大霉。有意思的是，那些把“反右”诗写得义愤填膺的人们，几乎在后来的运动都程度不同地成了被批斗、被整肃的对象。这也算 20 世纪中国的一大景观：今天整人，明天被人整，后天再整人……

一个“阳谋”，把中华民族的一批优秀分子打入“另册”，从此，“言路”堵塞，真话、实话、负责任的话无立足之地，假话、空话、大话大行其道。缺乏制约的脑袋是最容易膨胀的，于是，一场被冠以“大跃进”的红色旋风又异常迅猛地在华夏大地刮了起来。

“大跃进”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个名词，他认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很慢”，“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他发出“赶英超美”的号召，鼓动全民上阵，“大办钢铁”。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诗歌：“东风吹，红旗飘，/ 中国人民志气高。/ 双脚一蹬大山巅，/ 铁锹一挥水上山，/ 振臂一呼高楼现，/ 风雨雷电听使唤。/ 英雄气概神鬼寒，/ 赶英哪需十五年！”“鼓劲修起土高炉，/ 要把秦岭装炉中，/ 铁水流成黄河水，/ 浇死美国侵略兵！”“昨日绕着灶台转，/ 今日来把钢铁炼，/ 院里修起炼钢炉，/ 一群妇女笑开颜。/ 王大妈劈柴，/ 刘二婶砸炭，/ 赵家大姐拉风箱，/ 李家嫂子掌火钳，/ 钢水映红半边天，/ 人人红光挂满面。”

与“钢铁元帅升帐”同步，“粮食卫星”也在不断地上天。那时候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于是，亩产吹气球似的胀胀胀，由二三百斤到两三千斤，到七八千斤，到一两万斤，直到十几万斤，简直是把粮食仓库搬到田野的光景。当时的报纸，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无不在醒目的位置刊登这些骇人听闻的“卫星”神话，副刊也一如既往地扮演着鼓唇弄舌、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角色，且看：“发‘卫星’，射‘卫星’，/ 小麦‘卫星’打先锋，/ 早稻‘卫星’夺冠军；/ 工农‘卫星’齐上天，/ 万里长空结彩虹。”“群玉山头喜相传：/ 人间出了大神仙；/ 长江北岸奇花放，/ 早稻突破万斤关。”“遍地麦垛似金山，/ 金光万道映蓝天；/ 登上金山向下看，/ 美国远远落后边。”“赶太阳，驾火箭，

---

/ 干劲冲上九重天；/ 粮囤要堆到天边，/ 花园要修到天边！”不光稻谷和小麦，其他作物也鸡犬升天似的膨胀：“棉花树，两人高 / 一根枝上两百桃 / 枝枝长了三十几 / 妹子算算多少桃 / 扛上镢头把苕挖 / 站在地边害没法 / 红苕一个挨一个 / 叫人怎么下手挖 / 站在粮堆看泰山 / 脚蹬秦岭望巴山 / 红苕垒上天边边 / 搭根谷草过江南”。

按毛泽东的心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最好一个早晨就到来。于是，办大社，谓之“人民公社好”；办大灶，谓之“食堂化”、“供给制”……对这些“新生事物”，我们的诗人照样予以热情的歌颂：“小社并起来，/ 土地连起来，/ 大社要办千斤社啊！/ 迎得丰收来。”“听说办大灶，/ 妇女乐得跳，/ 东奔西跑喜相告，/ 笑说：‘才盼到！’ / 年青媳妇们笑：‘党想得真周到，/ 不愁做饭去下地，/ 定要大飞跃！’”“东风公社办得早，/ 社员个个都说好…… / 很快实现四十条，/ 共产主义来得早。”在人们看来，“吃饭穿衣不要钱”“人人干劲冲破天”“一天跨过二十年”“天堂就在眼面前”。

“天堂”没有到来，到来的是铺天盖地的灾难。“谷撒地，禾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与呼！”这首后来被大家熟悉的诗，是湖南平江一位伤残的老红军寄给彭德怀元帅的。彭元帅在收到诗后，的确“为人民鼓与呼”了，但却付出了被整倒、整死的代价。这样的诗在当时的报纸上是看不到的，能看到的依然是颂词和赞歌。实际情况比“鼓与呼”诗中反映得还要严重，有这样一个数字：1959年到1961年，全国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四千多万，这其中，保守地说，至少有两千万人是饿死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刚好是我们这茬人的童年，如今回忆，最深刻的印象，便是“瓜菜代”和吃不饱。

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损失，公开的数字是一千二百亿元。这当然指的是“直接”的，至于间接的损失，和长久的负面的影响，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就说“大炼钢铁”一项，城乡各地，为了填几百万座土高炉的肚子，且不说上亿人付出的劳动量，且说砸的锅，碎的碑，砍的树，毁的林，炸的山，就不知有多少？这是华夏九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生态灾难，几十年后直到今天，频繁肆虐，危害亿万生灵的水灾、旱灾、泥石流、沙漠化，都与这场生态灾难有关。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赴汉中开会，途经秦岭山中的一个县，看到几尊废圯的



---

有点像砖窑似的建筑耸在路边，当地人说，这就是当年炼铁的炉子。我走近去看，看到了残砖烂瓦，看到了胡乱堆积的深褐色的锈铁。我说，可以建议一下，花点钱，把这个遗址保护起来，立一方碑，给后代子孙一个警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先人，曾经是多么的无知，多么的荒诞。

若问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什么事情最频繁、最普遍、影响最深远？他们多半会答出两个字：“运动”。是的，由于伟大领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运动”巨擘，几亿中国人便不可拒绝地成了“运动员”。有趣的是，一有“运动”，便有许许多多的“运动诗人”摩拳擦掌、挥戈上阵，于是，成批成批的“运动诗”，便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报纸的副刊上——

“千支歌，万支歌，/ 比不上毛主席语录歌；/ 你唱我唱大家唱，/ 毛主席的话儿暖心窝。/ 工人爱唱语录歌，/ 战斗豪情红似火。/ 身在车间望天下，/ 光荣榜上英雄多。/ 社员爱唱语录歌，/ 干劲能把天冲破。/ 公字当头务庄稼，/ 穷山变成金银窝。/ 战士爱唱语录歌，/ 革命到底不退坡。/ 刀山火海何所惧，练出硬功保祖国。/ 红卫兵爱唱语录歌，/ 不做温室里的花朵。/ 步行串连经风雨，/ 红色种子到处播。/ 千支歌，万支歌，/ 比不上毛主席语录歌；/ 千遍万遍唱不歇，/ 心中太阳永不落！”这是发表于 1966 年的《人人爱唱语录歌》。内容相近的还有《我们爱读“老三篇”》：“我们爱读‘老三篇’，/ 千遍万遍读不厌；/ 读了一遍又一遍，/ 越读心里越发甜。/ ……我们爱读‘老三篇’，/ 彻底改造世界观；/ ‘老三篇’是座右铭，/ ‘老三篇’是方向盘。/ 读了它就方向明，/ 读了它就志更坚……”

“知识青年到农村，/ 安家落户扎下根；/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革命熔炉炼红心。/ 老贫农一本血泪史，/ 阶级仇恨记在心；/ 高举红旗接好班，/ 誓作一代新农民。/ ……知识青年到农村，/ 雄文四卷不离身；/ 红太阳照我永革命，/ 斗天斗地打头阵……”“胸怀红日去农村，/ 美好蓝图咱来绣。/ 防修反修万年计，/ 迎来红旗飘全球！”这是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雨打春苗苗更鲜，/ 风摧新花花更艳，/ 文化大革命换新天，/ 毛主席叫咱来掌权。/ 坡陡敢拉上坡车，/ 风狂偏开顶风船，/ 牢记路线这个纲，/ 紧绷阶级斗争弦，/ 反对复辟反倒退，/ 和修正主义对着干！”“牛耕田，马吃豆，/ 死

---

皮流氓吃酒肉。/ 党内出了大老修，/ 苏联人民把苦受。”“毛泽东——恩维尔，  
/ 恩维尔——毛泽东，/ 领导人民闹革命，/ 时时刻刻不放松。/ 两国相隔万里  
远，/ 人民如同亲弟兄。/ 深情厚意心连心，/ 伟大友谊万年青。”“英雄首都地  
拉那，/ 遍地盛开革命花。/ 一盏明灯照欧洲，脚踩帝修建国家。”这是讴歌“反  
修防修”。

“万朵朝霞漫天烧，/ 万杆红旗凌空飘，/ 全党动员，大办农业，/ 学大寨  
掀起新高潮。/……筑起大坝一座座，/ 牵来青龙一条条，/ 道道沟壑变平原，/  
层层梯田入云霄。/ 大寨大批促大干，/ 大变快变夺分秒。/ 千军万马齐上阵，  
/ 为普及大寨县立功劳！”这是歌唱“农业学大寨”。

“像长空滚过声声春雷，/ 像大山擂响万面战鼓！/ 冲天炉前，/ 铁臂猛挥  
齐声吼——/ 万炮齐轰林彪孔丘！/ 好啊，干革命就要这股劲头，/ 批林批孔是  
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 咱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 万马千军冲杀在浪尖风  
口！/……几千年的‘人肉筵席’，/ 被孔老二盖上‘仁爱’的粉绸，/ 林彪挥舞  
‘克己复礼’的黑旗，/ 就是要让咱重做马牛，/ 今天，咱要掘他老根，挖他的  
‘祖坟’，/ 彻底摧毁他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理论基础！”“胸有红日眼睛  
亮，/ 握紧锄头上战场。/ 除草种出好庄稼，/ 灭虫丰收多打粮。/ 评论《水浒》  
批宋江，/ 继续革命反投降！”——瞧瞧，“批林批孔”“批宋江”的景况跃然纸  
上。

“大字报，贴满墙，/ 首首儿歌作刀枪，/ 反击右倾翻案风，/ 跟着毛主席  
打豺狼。”“走资派，邓小平，/ ‘今不如昔’胡哼哼，/ 搞复辟，搞‘修正’，/  
攻击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挥巨手，/ 反击右倾翻案风，/ 咱写儿歌如枪炮，  
/ 重炮猛轰邓小平！”——看看，火药味是多么的浓烈。

“四海洪波传捷报，/ 五岳松涛报佳音，/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毛主席  
放心咱放心！/ 毛主席放心咱放心，/ 华主席果断除祸根，/ 粉碎反党‘四人帮’，  
/ 普天同庆快人心！/ 毛主席放心咱放心，/ 咱向华主席表决心：/ 永和党中央  
心连心，/ 刀山火海啊不变心！”读这首诗，使人想到郭沫若先生那首著名的“大  
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在通读这些诗的时候，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回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诗？而且如此的堂而皇之、连篇累牍、多不胜数？为什么一来“运动”，我们

---

的诗人们就心潮澎湃，就热血沸腾，就情不自禁地要放声高歌？促使他们展喉亮嗓的“原动力”是什么？革命心？出名欲？抒发豪情？表现才华？……如果再来一场什么“运动”，还会不会涌现如此这般的诗人、如此这般的诗？这后一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在我耳边打架：一个说，不会的，中华民族已进入 21 世纪了，已在向世界文明靠拢了，中国人已经走出愚昧，走出荒谬，告别奴性，走向理性了；一个说，会的，诗人的生命之烛是靠激情来燃烧的，诗人的灿烂才华是靠夸张来实现的，这便和中国式的“运动”有了内在的一致性；何况，现在讲走出愚昧，走出荒谬，告别奴性，走向理性，还为时尚早哩！

接受任务之前，单位领导并没有给我讲该编什么，不该编什么。于是，我就自己想出了“反映时代特色”“注重艺术品位”和“顾及作者队伍”三条“原则”。

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诗歌当然要讲艺术品位。很难想象，没有独出心裁的比兴，没有生动感人的形象，没有情景交融、神思妙会的意境，也不讲究节奏韵律、锤词炼句的“诗”，还能叫作诗。问题是，我们曾有过长达三十年的以非诗为诗的岁月。在那些时光里，辽阔的祖国大地上，慷慨激昂的“诗人”数以亿计。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人，有谁没作过、念过诸如“东风吹，战鼓擂”“大批大干促大变”之类的“诗”呢？如今的年轻人看了这些以标语口号为特征的“诗”，或许会发出惊叹：这写的是什么呀？有这么作诗的吗？但在其时，这样的诗，的确确实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我们的报纸版面上。我曾经考虑，把艺术品位作为入选的首条标准，但是，做不到，因为用艺术的、审美的标尺衡量，这五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几乎会成为空白，那样的话，又如何体现“半个世纪”呢？这也是 20 世纪后二十年的作品，成为这部诗选的大部分内容的原因。好在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起，文学开始卸掉负累，回归自身，使我们可以读到像诗的诗了，尽管直到今天，这样的回归还很不彻底。

报纸是新闻纸，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作品，展现的是时代风云，记录的是时代情绪。如果将中华民族前行的历程比喻成一条大河，那么，五十年就是大河中的一段河湾，当然，仅这一段，也是波澜壮阔、波涛汹涌、波翻浪卷、曲折多变的。我们的诗歌作者，用他们的歌喉，唱出了此段河水流淌发出的种种声响——当然，绝非全部声响。作为编选者，有责任将这些声响呈现在案，让后世的读者，

---

通过阅读这些声响，阅读到那些个日渐成为背景的“河湾”。我觉得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尊重。

然而，可惜，尽管“运动诗”风光了三十年之久，尽管我把各个时期的“运动诗”都编选了若干首，但是，第一稿送上去时，这些诗的绝大部分就被删除了，及至二稿、三稿，每稿都删，到出版时，这些“反映时代特色”的诗就一首都没有了。我把这些情况写进了书的《后记》：“……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一些反映‘反右斗争’‘三面红旗’‘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的‘声响’，尽管我都编选了若干首，但在审稿时还是被删除了，读者要看的话，只能到档案馆里去翻原来的报纸了。”但是，书出后，只署名“编者”的《后记》中，“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和“读者要看的话”之间一段，被删改成“一些作品已不宜入册”一句话。这句话当然是笼统、模糊的，于是，在《后记》以《关于〈半个世纪的歌〉》为题、单独署我的名字发表时，我又在“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之后，加上了“那些不同年代的‘运动诗’，尽管我都编选了若干首，但后来还是被删除了”的话，然而，一个值班的负责者在看大样时发现后，又执着地改了回去，并说：“不要显得你在为民请命，这样不好！”我回应说：“谈不上为民请命，我只是实事求是而已。”

“实事求是”是被称作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然而，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起初的删诗者，不是这位值班的负责者，而是报社的社长、这套丛书当然的总负责，他将手中的“板斧”一挥，五十多首诗就“下马”了。不久，这位总负责因一个“贪”字而“出事”，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了。然而，删了也就删了，被删去的诗稿并没有因总负责的“出事”而恢复，这也就是说，丛书的其他编委们，对前面的删除是认同的。不仅如此，另一个负责者也将自己看着“不合适”的诗删去了若干首。事后，我想，这不是某个人的好恶或水平问题，而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个“民族品性”问题。如果我是这套丛书的总负责，面对这些“运动诗”，会怎么办？我的心里可能会觉得不该删，应当尊重历史，但是考虑到将这些诗白纸黑字地印出来，会带来的后果，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后果，我大概也会选择删。相信其他负责同志，及了解这件事的同事、朋友也会来规劝我，说：“不敢呀，千万不敢，如果把这些诗印出来，就会有人找你的麻烦……”言下之意，如果让这些诗再见一下天日，我头顶的“乌纱”就

---

有可能被拿掉，——我有必要为一本小小的诗选冒这样的风险吗？在中国，民间态度和官场视角区别很大，一沾上“官”字，看问题的角度就大不一样了。

想到这儿，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有一种苦涩的味道：为什么我们要删除自己走过的不光彩的路程？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族众浩浩的民族，为什么不能直面自己犯下的过失？面对同样的问题，毗邻的俄罗斯民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 20 世纪，极权和血腥似乎和苏俄广袤的土地成正比，死于非命的人数多达六千六百多万。其时，不乏大唱赞歌的“运动诗人”和“运动诗”，但同时，就有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一批代表“民族灵魂”的诗人、作家站了出来，有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史诗性作品。而到了 80 年末以后，他们反思的规模和力度就更大、更彻底。而我们呢，且不说当时没有出现中国式的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之后，尽管也反思过、检讨过、总结过，但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痛快淋漓，不彻山透水，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还有许多不能逾越的“雷池”、不能触碰的“禁区”。为什么会这样呢？缺乏宗教情怀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忏悔、反思、赎罪等等意识，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中，是很稀薄、很淡漠的。我们崇尚的儒家文化是一种“讳”文化，孔子开了“讳”的先河，“《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的实质就是隐瞒，就是欺骗，就是自欺欺人。

我还想到，文过饰非，大概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是一个“共性”。其原因，当和人的荣誉感、尊严感，及希望完美的愿望有关。文过饰非的例子，今天不乏，古代不少；中国多不胜数，外国也层出不穷。就说西方世界的“大哥大”美国吧，尼克松对当年的“水门事件”，克林顿对自己的“性丑闻”，小布什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种种谎言，都做过掩饰，或还在做着掩饰。这说明，人都喜欢讲自己的优点和成功，不愿意讲自己的缺点和失误。然而，我们看到，尼克松也好，克林顿也好，还有小布什，他们都无法堵住公众的嘴，他们不愿意讲，自有人站出来讲，真相总是很快就大白于天下。而我们呢，就缺乏这样的“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机制，或者说这样的机制还很不健全。所以，当写到这儿时，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便在耳边回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刊于《山西文学》2003 年第 11 期、《新大陆》2005 年 1、2、3、4 期合刊）

---

## 小时候（二章）

### 1. 馍主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时候，每个人的小时候都和旁人的不一样。我的小时候在渭北平原一个叫栎阳的街镇上度过。镇医院一间十来个平米的小屋便是生我养我的家。屋前有洋槐数棵，春天生出一嘟噜一嘟噜的花朵儿，满院飘香。槐下有青石墩几方，我和院里的娃娃们常坐在墩上猜谜语、讲故事。

医院建在北街村的顶头，出大门不远即是所谓的“北门”。其实早已没有门，城墙倒有长长一段，朝西延伸着，厚厚地生着蒿草，后来就被村民们挖掉做上地的肥料了。马路对面的籽棉加工厂，在北门口修了一座只有两层的瞭望楼，土坯墙，青砖边，是当时街镇上最高大、最漂亮的建筑了。在楼下聚玩的时候，每每看着或上街或回家的乡下娃们走过，目光里就瞥出几分自豪来：我们街上有楼，你们有吗？

北门外有一眼井，供全北街的人饮用。这井平时安一架轱辘，常见人踩着尘土或泥泞，一闪一闪地担水走过。也用来浇地，最早是那种带戽斗的老式水车，一匹马或一头牛，用“安眼”蒙蔽了，一圈一圈地拽着走。戽斗由铁链条牵引，下舀上翻，清水汨汨地车将上来，只是量很小。后来有了电，马达替代了马牛，戽斗退役了，换成了铁皮筒管和皮碗儿，依然要铁链子穿引，水就大了些。用上水泵，大概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事。再后来，进入 21 世纪之后吧，有了高高的水塔，清凉和滋润就顺着管子流到家家户户的高房亮屋里去了。

小时候有许许多多感受，最深刻的要数吃不饱和没书看。

那些年粮食紧缺，吃洋槐花疙瘩，吃用“三合粉”烙的馍，吃包谷面窝窝头。因为总是吃不饱，老跟在母亲身后喊饿，要馍吃，医院里的叔叔阿姨们便给我起了一个“馍主任”的外号。好在从此养成了惜食的习惯，即使在生活好了的现在，

---

桌上不掉馍花，碗里不留米渣。间或赴宴席，看到剩下的一河滩，潜意识里也要心疼一番。

没书看是因为书太少，已出的书大多被封了、烧了、毁了。曾经在一个小孩家里看到一本没头没尾的《说唐》，赶忙借来，趴到床上一夜看完。那本农村版的《艳阳天》，也是就着煤油灯，一口气读到下半夜，读得好激动，尽管两个鼻孔全是黑。爱书的习惯大半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

如今的娃们，可说是掉到书的海洋里了——也掉到吃食的海洋里了。尽管出版业很混杂，好书依然不少。比如前天，老师向娃们推荐一种大开本的图文并茂的《世界五千年》，十几块钱一本，女儿问买不买？买！——我们不犹豫。

（刊于《西安晚报》1994年9月28日、《山东青年报》1994年12月2日、《东胜晚报》1994年10月22日）

## 2. 饥饿

出版物的丰富与否，大致可以反映出这个社会繁荣进步的程度。如今的青少年，书已多得读不过来了，这或许可视作一种“福分”，甚或成为一种“负担”。而我们这茬人的小时候，是享受不到这样的“福分”或“负担”的。曾有过一个全国人民不得不“勒紧裤腰带”的困难时期，野草、树叶、麸皮、三合粉，等等，都是填肚子的食品。总是没有饱的感觉，就免不了要跟在妈妈身后要馍吃，和母亲同事的叔叔阿姨们就送我一个“馍主任”的雅号——这大概是我当得最早的一个“主任”吧。

和“勒紧裤腰带”相一致，精神领域也从来没有过饱的感觉。

记忆中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董存瑞》，是从同学手中借的。大概不到一指头厚吧，有插图，到我手中的时候已毛了角，纸也有些黄了。那天我是跟着母亲和姐姐去三里外的兴隆庄走亲戚的。出了镇北门就读上了。翻过一道大渠，再翻过一道支渠，渐渐地落到了后面。母亲和姐姐在前边叫：“走快些！”我就赶忙合上书，紧跑一阵，将她们撵上。然后再读，再落后，再跑，再读……到亲戚家的时候，书就读完了。当时很激动，觉得董存瑞真勇敢，真了不起。那会儿七八岁，

---

刚上小学。

学校里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放寒暑假的时候，老师鼓动同学们借书，书少，每人只能借一本。我专拣厚书借，觉得借厚书读的多占便宜。就这样先后读了《儿女风尘记》《播火记》《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几本书。有年寒假，借得一本描写深山老林猎人生活的书，名字忘记了，具体内容也想不来了。只记得里面有幅插图，画了三只小老虎。这三只虎娃儿憨笨娇懒，特别可爱，姐姐说你看它们像不像猫咪，我也觉得像，就免不得把这三只“猫咪”看了好多遍。后来能够一直比较喜欢猫，甚至推而广之地喜欢那些长得像猫的女孩，这幅插图多少是垫了点底的。

三年级的时候，闹起了“文革”。学校的图书室没有了，红宝书之外，所有的书几乎都成了“毒草”，烧了，毁了，查了，封了。这对一个渴望知识，天生对书有一种特殊敏感的少年来说，真是一种煎熬。于是，那些有幸逃过劫难的、暗地里流行的书便成为抢手货。只要听说谁手头有一本什么书，总是想方设法求到手，如饥似渴地从头读到尾。有一本书叫《说唐》，是我用装过药的瓶子换来读的，这当然是沾了父母在医院工作的光。那书已前撕后扯，没了头尾。电是常停的，就凑在煤油灯前读，第二天早上照镜子，两个鼻孔都是黑的。

那年月，也有少量的文学书允许出版，如《欧阳海之歌》《艳阳天》《闪闪的红星》等。其中《艳阳天》最吸引人。一借到手，便如获宝贝似的饭也顾不上吃，觉也来不及睡了，津津有味地读啊读。那天晚上，我正被萧长春、焦淑红和马立本之间的纠葛吸引着，母亲喊我几次都无动于衷。母亲生气了，一把夺了书，摔在一边：“看，看，再看把书给你烧了去！”我只好脱衣服钻被窝，心里却是极不情愿。现在回味起来，从母亲的角度看，心疼煤油怕还是其次，主要是当时父亲正被关在“牛棚”里挨整，母亲心里烦；从书的角度来讲，里面写了爱情，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具有“启蒙”的作用。

（刊于《西安晚报》1995年1月16日、《乌鲁木齐晚报》1995年3月31日、《中国书报刊博览》2004年3月6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 娃娃书

“娃娃书”是个小名或俗名——不知其他地方的人是否这么叫，生活在关中的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么叫的，大名该称“小人书”或“连环画”。其实“小人”和“娃娃”是同义词，指明这类书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少年儿童；“连环画”的名字也挺好，说明这类书以“画”为主，而且不是一幅，是连连环环的好多幅。娃娃书是幼年时期的好朋友，只可惜那些年连年累月地大批“封资修”，这样的好朋友和“大人书”一样，也在稀罕之列。

有年假期回老家，正碰上姑姑订婚。未来的姑父要带着姑姑去县城“扯衣服”。行前一天三婶就教我：“想要啥就尽管要，让他给你买。”第二天早上出发时，姑父果然问我：“你想要个啥？”我想了想，说：“你给我买本书吧。”这时候我发现三婶在给我使眼色，那意思是觉得我的要求太小了吧？可我当时就是没有想到再要些其他什么东西。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扯衣服的人回来了。姑父微笑着把一本新崭崭的娃娃书递给我——那黄黄的封皮上，印着“跟踪追击”四个大大的黑体美术字，我当时好高兴啊，赶快捧进屋子，趴在炕上一口气看完，然后细心地珍藏起来。这是一本描绘抓特务的书，我看了好多遍。在很小的阅读范围内，我尤其爱看抓特务的书，觉得特别有吸引力，看了以后，还喜欢给小伙伴们讲，讲者津津，听者入迷。不久，我就以“压轿”者的角色，坐在木轮马车前面，辘辘地把姑姑送到了姑父家。二十多年后，我有机会和家人去姑姑家看望。告别前特意放下五十块钱，说：“给孩子们买书吧。”

印象深的小人书还有《朱元璋》，几十本一套，由距离不远的兴隆村中一个叫新娃的人珍藏在一个红木箱子里，箱子很精致，还上了把亮晃晃的铜锁儿。新娃是我家亲戚的亲戚，借着这层关系，我有幸将这套小人书基本上看了一遍——这在那个年月可是件不容易的事。大概一回只能看三五本，交了旧的借新的。主人爱书，保护得妥妥帖帖；我们看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千万不敢给人家弄得

---

脏了破了。

和思念人一样，对看过的娃娃书，留在脑子里的多是一些细节。《朱元璋》里有一册，画着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举起椅子愤怒地砸向自己的儿子，这位不听话的儿子很快就死了。还有一册，画着朱元璋给徐达送去一只大肥鹅，身患重病的徐达忌的就是吃鹅，于是这位开国大元帅不得不吃皇上赐的肥鹅，吃了也就死了。当时实在不明白：一个人做了皇帝，怎么就连自己的儿子都容不下了？对打天下时帮过自己大忙的人，就非要弄死不可吗？于是，就作想：这书中写的画的该不会是假的吧——以至于那举起的椅子和放在托盘里的肥鹅，许多年后还在我脑子里盘旋着。

（刊于《海南日报》2004年12月5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往事

刚过年，心里就毛乱得在家里呆不住了。听学校的老师说我们的安置点在徐杨公社，我就用自行车带着铺盖卷找上门去了。当时公社里正在开干部会，我报到后，管知青的专干就喊蹲在房沿台上抽烟说话的一位看上去五十多岁的大队干部：“老田，这是才来的知识青年，就安排到你们大队吧！”

“好么，好么。”老田急急地弹弹烟锅，站起身来，拉住了我的手。

一个多小时后，我就随老田来到了屯刘大队西刘生产队，开始了终生难忘的插队生活。起初，住在一位姓邵的大叔家里，个把月后，其他几位知青陆续到了，队里就拾掇了两间场房让我们住。

场房面向大场，是队里的临时仓库。土墙，屋顶苫麦草，屋檐一溜瓦，美其名曰“金镶玉”。没有床，地面上铺一层麦草也能睡；没有桌，爬在从家里带来小木箱上学马列——学习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记日记、写心得。

乡亲们将夏收、夏种、夏管称作“三个胖子进门”，以示其紧张。早上摊，中午碾，傍晚起，头顶一盆火，汗流如下雨，男女老少，没有闲着的。我嫌穿着衫子累赘，就精光了身子干。有老人劝我：“没晒惯，不敢脱。”我说：“不咋，晒晒就惯了。”结果一个“三夏”下来，整整脱了一层皮。

场里的活快完的时候，队里安排我去棉花地打药。活不算重，将标着“剧毒”字样的农药倒些到桶子里，按比例加水，然后拧紧盖子打气，气打足了就背上肩，打开喷嘴，顺着棉花行子来回走。也许是天热光了膀子招的祸，第二天下午就觉着不对劲了。太阳一压山，勉强喝了碗邵大妈做的鸡蛋拌汤，就什么都不知道。队里连夜派人用架子车将我送到父母供职的医院，苏醒过来来已是三天之后了。父母讲，昏迷中我曾说胡话，言：“还有两畦没打哩。”

后来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搬住在新东队饲养室院内一间放干草的小屋里。平日出工、开会、处理纠纷，忙得不可开交，吃饭便饥一顿饱一顿。逮住了就猛

吃，吃得胃顶得难受，以至于“顶”了以后好多年。学会了做连锅面，井离得远，急了，就不免到饲养室的大缸里舀一瓢水（当然得吹去麦秸渣儿）；也学会了烙馍——常常是馍没烙熟，就一片一片地揭着吃完了。穿戴就更“稼”了，尤其喜欢那种白底起蓝道的粗布衫，曾用家里做的新平布衫去换。到省城开知青代表会，同团的女知青们看着我笑，笑得我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她们是在笑我提了一个用土布做的兜儿……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有些傻，却聚了一疙瘩劲；后来不怎么傻了，劲却不怎么容易聚起来了。那时候胸中一团火，尽管生活条件差；如今条件好多了，心里却不容易热起来了。那时候很浪漫，觉得干的一切皆神圣；后来就实际了，形形色色皆平淡——又能怎么样？嗯？尽管还在努力地做事。套用一句人们熟悉的“看山”“看水”的比喻——

少年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下乡那阵儿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后来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那么，要不要既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呢？

（刊于《海口晚报》1994年6月8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2023年9月10日改增尾段）



---

## 灯头

下乡那阵子，风行一部叫做《征途》的长篇小说，写的是一群知识青年到东北农村插队锻炼的故事，电台在连播，后来还拍了电影。我到公社供销社的图书柜台去买，售货员听岔了：“灯头？灯头在五金上。”《征途》没有卖的，却买了部《青春》，也是描绘知青生活的，场面到了西南，大概是西双版纳吧——那些子风光，读起来都是迷人的。

《青春》用日记体写成，集纳着一段一段的豪言壮语。也许是和自己的生活贴而近之的缘故吧，这些豪言壮语就特别对胃口。反复品读，心领神会不必说了，还摘其精彩的，一条一条地抄录在日记本上。那是一个容易，或者说适宜产生豪言壮语的时代。我的几个日记本里，从头到尾，几乎每一页都有激越昂扬的言辞。这些言辞，除了来自《青春》和其他书报外，大部分还是自己心迹的流露。

人们曾用“一半天真一半愚蠢”“变相失业”“牺牲品”等语言评价《征途》《青春》描绘的，我们经历过的那段生活。回味起来，我们是很虔诚的，虔诚地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虔诚地读党中央着力推荐的，当时特别走红的那几位“理论家”的书，并在这些书的教育引导下，虔诚地献身于一个理想。我们热血奔涌，我们心潮澎湃，我们壮怀激烈，我们干劲冲天……这样的境界，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想体会怕都体会不到了。

当时还买到一本有意思的书，叫《虹南作战史》。原以为是写打仗的，翻开一读才知写的是农业合作化。说它有意思，不是指它的内容，也不是指它的手法，这两方面它都比不上《金光大道》和《春潮急》，而是指它的“作法”——有组织的“集体创作”。教材可以合着编，辞典可以多人撰，《四库全书》之类人少了干不了，而组织一个“集体”来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这在中外小说史、书籍史上都不多见。不知当时是怎么搞的，是一个人写一段呢，还是大家在一块讨论好了，由某某来执笔？

---

不管怎么折腾，都难得搞出个好东西。文学作品以及思想家的专著，描绘和表达的是个体生命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体验和认知，要凭借其独创性而卓立不群。用创作之外的手段把大家笼在一起，这独创性就被消磨、稀释、混溶了。好比把若干只不同的鸟儿装在一个笼子里，要求它们发一个音，唱一个调，这就难为了鸟儿们，听的人也起不来好的共鸣了。这当然是后来的认识，当年买来读的时候，感觉是平平，没有多好，也没有多坏。

（刊于《西安晚报》1995年2月28日、《乌鲁木齐晚报》1995年5月2日；  
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 远去的大礼堂

如果地球上某个地方有一栋建筑，便会有许许多多和这栋建筑相关的人事生发出来。如果有兴趣把这些人事纪录、解析一番，你就会惊奇地发现：噢，原来这竟然是我们的历史呢！

徐杨中学的大礼堂，方圆几十里有名声。因为那个时候的渭北农村，大些的建筑实不多见。青砖砌墙，墙上开窗若干；青瓦苫顶，凹楞上长着墨绿色的苔藓。礼堂内对称地耸立着两排红柱子，均盆口粗，青石墩垫着底儿。北墙开大门，南边有舞台。大概有六七间宽吧，长约八九间，全校师生坐进去，后边还空着一大片。

大礼堂对我有非同一般的意义。那是入校不久的一个晚会，舞台上活泼着一个倩嘟嘟的女孩儿，她穿着当时最流行的黄衫子、黄胶鞋，扎着宽宽的黄腰带，斜背着一个黄挎包，眼睛大大，脸蛋圆圆，英姿飒爽地唱来跳去。起初我只觉得这女孩真好看，就把眼睛睁大再睁大；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底下忽然有了奇异的感觉，心窝噎噎地猛个跳，气也出得粗了，终于憋胀得不能再坐，起身走出大礼堂去方便。后面的情形就不用朝出写了。当时好害怕：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对身体有害？赶忙活动胳膊腿，还好，还都浑全。于是，长出一口气，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和痛快。自此，十六岁的我才无师自通地觉悟到自己原来是一个男子汉。

中学一年级的時候，发生了一件让我们目瞪口呆，也让天下许多人目瞪口呆的事情：林彪出事了。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全国人民喊了几年“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怎么说变就变了呢？那天下午，我们抬着长凳，全校集合到大礼堂听传达。做传达的是徐杨公社姓柳的副书记。这位副书记口齿清楚，声音宏亮，传达了近两个小时，礼堂内鸦雀无声，大家都身体前倾，耳朵高乍，生怕漏掉一个字。末了，当他大声念到“林彪一伙，

---

摔死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时，礼堂内“哗”一下，爆发起震耳欲聋的掌声，那掌声响了足有十分钟。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看到，并参与在其中的，响得时间最长的一次掌声——同学们的手都拍麻了，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于是，全国上下开始“批林”，后来又加上“批孔”。对林彪，由于前些年学习《林副主席指示》，还知道一些；对孔子，从小不接触《四书》《五经》，当然知之甚少。好在有报纸，除了能看到省报外，我当时还自费订了一份上海的《解放日报》。有报上的文章垫底，我们班率先把墙报贴到了大礼堂的北墙上。记得我还画了孔子的漫像，无非是皱纹脸，飘一撮胡须——反正谁也没见过孔子，怎么画都可以。办墙报之外，我还给县广播站投了一回稿，几天后，我和几位同学在大礼堂的红柱子下吃晚饭时——学生灶就在礼堂西边，舞台上的有线广播播了我写的那篇文章。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如果算的话，当然也是第一次得到稿酬——十多天后，收到两卷印有“临潼县广播站”字样的方格格稿纸。

1976年9月中旬的那段日子，是商店里的各色纸张几乎脱销的日子，也是神州大地到处回响哀乐的日子。大礼堂变成了大灵堂。那时我已下乡两年多，做了徐杨公社屯刘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于是，按照上面安排的时间，全大队的贫下中农、革命群众，戴黑纱、举花圈，排着长队，由我率领着，逶迤走进大礼堂，一排排站定，对着伟大领袖的遗像，默哀三分钟，然后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大家的脸色沉如铁铅，听得到哭泣的声音。不过，哭得最厉害场面不在大礼堂，而在礼堂外某条村巷的电线杆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几乎哭死过去——她家成份不好，老伴戴着富农分子的帽子。

甲申（2004年）仲春，应邀参加徐杨中学的捐资助学活动。校门还在老地方，大礼堂已不复存在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挺拔的梧桐。正是开花季节，紫云团雾，白浪卷红，给人蒸腾汹涌之感。西边，新辟的操场上生龙活虎；北边，新建的教学楼庄重鲜亮。一个个红红的脸蛋，一拨拨茁茁的身影……啊，三十年了，时彼时此、河东河西了。于是，桐花与河水在眼前幻化——大礼堂，帆船一叶，倏忽已经走远！

（刊于《西安日报》2004年7月7日）



---

## 高考故事

在现在的中学生参加高考的年龄，我下乡了。那是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谁能不响应呢？在我们“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时候，已有“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经“推荐”走进了大学校门。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是掠过一丝艳羡的，但很快就被“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豪言壮行冲淡了。当时的我是理想化的，也是下势干的，而且已有人向我提亲，也有“小芳”样的女孩子向我走来，我甚至都动了找一个健美的村姑成家的念头。

那是个风云突变的年代，忽然间伟大领袖就不在了，忽然间“四人帮”就倒台了，忽然间就招工了，忽然间我就告别了锄头铁锹，告别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成为一名生产催化剂的“三班倒”工人了。穿上蓝色工作服的前几个月，我的心情是谈不上愉快的，原因主要是头上曾有省级模范知青的光环，喊过“扎根”的话，觉得自己是一个说了假话的人。沉沉郁郁地过了些日子，忽然间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真是平地一声雷啊！全中国的年轻人，以及许多年纪已不算轻的人，都好像服了兴奋剂似的，我那笼在心头沉郁之云，也一扫而去。

和后来的应届生相比，我当时不算是下多大功夫的人，也就是把高中时的课本翻出来看了看，将能搞到的很有限的复习资料读了读。考试是在 1977 年 11 月下旬吧，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考场设在华清中学，记得是在上坡后的第一排最东边的那个教室。开始是坐满了的，可几分钟后就有人起身交卷朝出走了，当时我还诧异，这几位老兄可以呀，答得这么快。之后才意识到他们大概是“老虎吃天”。我的情形好一些，坚持答完每道题，而且没有觉得有多么难。这大概得益于高中时学得尚好，下乡时又喜欢读书看报吧。好像就考了一天，上午考政治、语文，下午考数学、史地——历史、地理合在一起（理科是物理、化学合在一起，我考的是文科）。自己走去又走回。中午饭是在华清医院姐姐那儿吃的，当时姐姐刚生小孩不久，身体不好，她的婆婆我叫娘，帮她管孩子，也给我做了一顿饭。

---

记得娘给我做的是棍棍面，临潼人叫“搓搓”，还泼了油，那碗面很好吃，至今回味，香味悠然。那天考完试后，姐姐曾问我考得咋样，我说感觉还行。河南口音的娘说：“先进打小学习好，肯定中。”——“先进”是我的小名。几十年后，九十多岁的娘辞世，赶去吊丧的我，在娘的遗像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若干天后，成绩出来了，贴在县城街道的高墙上，榜上有我名，且排在第三，据了解情况的人讲，我前边的两位都是“老三届”，即1966、1967、1968届高中毕业生，而且都是正在教书的老师。接下来就是等待录取了。我所在的单位有十几个人参加高考，同车间考理科的一位率先拿到了通知书，我的却迟迟不见。一些好心人来安慰我了，说别灰心，年龄还小，明年再考，我自然是唯唯了。

快过春节的某一天，一封薄薄的信终于来敲我的房门了，是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我有点愕然，因为我没有报陕师大，也没有报政教系呀，后来才知道，第一届，在陕西，几乎不看你的志愿，师范类院校是优先录生的，所以，全省各地的高分生，几乎都被陕师大网罗了。而我被政教系相中，大概是因为政治分考得高些，又是中共党员，还有做大队（现在称村了）党支部书记的经历。——人的一辈子，大概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关乎前途命运，却又不由自己决定的事情吧。当然，还是很高兴的，记得那天，在把喜讯告诉家人后，我兴致勃勃地爬了一回骊山，我爬得很快，几乎小跑似的，一鼓作气，直奔山巅，而那通知书呢，就揣在激动不已的胸前。

（刊于《陕西日报》2003年6月6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孩子，你还在襁褓中

你睡着了，平稳、舒服、香甜，两只长长的眼睛轻松地眯成了一条细线，小小的胸脯随着均匀的呼吸，微微地起伏着。想起来真有意思，天赐一般，父母亲身边忽然间就有了个你，胖乎乎、毛茸茸、红朴朴的一团。闻闻，一种淡淡的、酸酸的胎脂味儿，便悠悠然飘进了爸爸的心田……



似乎很久很久了。当进入青春期的爸爸捧着一颗活蹦乱跳的心，颤颤惊惊地去拜见爱神的时候，你似乎就朦朦胧胧地出现了。那会儿，还不知谁将成为你的妈妈呢。忙中偷闲日，夜深人静时，爸爸常常大胆而又神秘地把你和这位或者那位阿姨联系起来。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爸爸留下了艰难曲折的生活轨迹。每当憧憬未来时，你便成为爸爸编织的理想花环中的一朵十分雅丽的花儿，是爸爸一串幸福泪中最最晶莹的一颗。

我不相信，一个人连孩子都不爱，还能谈得上爱祖国、爱人类。然而，写在

---

这里，你以后长大了或许不会记恨爸爸——起初，爸爸并没有希望你这么快就来到世上。按说早已到了当父亲的年龄，那些儿时的伙伴们，一般都有两、三个孩子了。但是，你要知道，已近“而立”之年，爸爸却迟迟未“立”。所以，也就把你出世的时间安排在三年以后。谁知防范措施没有奏效，你还是悄悄地萌生了。两个月后，你的妈妈小声地，然而又是郑重其事地把你已经光临的信息告诉了我。“不要了吧！”惊讶高兴之余，爸爸半开玩笑地说。“不要你！”你的可爱的母亲愠怒地瞪了我一眼。她实在舍不得啊！这样的玩笑，以后就没有再开过——你第一次显示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取得了属于你的合法生长的权利。

既然允许你生长，爸爸就知道应该怎样做父亲。听说母亲多吃核桃有助于孩子大脑的发育，爸爸就买了好多核桃；又听说妈妈多吃水果能使孩儿的皮肤又白又细，爸爸就买了好多水果；还有鸡鱼蛋肉、维丁钙片、维生素C、鱼肝油丸……母亲是生命之舟，是你成长的摇篮，在整个妊娠期间，你和妈妈之间都存在着持久的、强烈的、复杂的感情上的交流。母亲的情绪，直接影响着你的智力、体力 and 情感的发展。因此，自从有了你，你的妈妈就被列为“重点文物”而加以保护。往日，夫妻间还经常有些“口角”之争，现在爸爸挂出了“免战牌”。“你是皇上他妈嘛，依着你！”爸爸开一句这样的玩笑，一切的一切都冰释了。当然，爸爸也有许多需要你原谅的地方。比如，我很少陪你母亲散步，而散步，对你的成长无疑是有好处的——让她独自一人，腆着大肚皮，蹒跚地走来走去——爸爸要读书、要采访、要赶写稿件，实在是太忙太忙了啊……

你醒了，一醒来就哭，哇哇地特亮。眼睛挤在一起、眉心就一个疙瘩，鼻翅儿一翕一张，小身体一挣一动。来到人间十多个小时了，滴水未进，你怎么能不抗议？尝尝吧，这是糖水，甜的。别嫌爸爸每次只用筷子头蘸这么一点点，是怕呛了你呵。瞧，多香，小嘴儿叭叭地响呢。哟，你又睡着了……

昨天晚饭后，你的妈妈拖着笨重的身体，蹒跚地走到医院。床位紧张，好心的护士从库房里取出一张钢丝床，我接过来，安放在走廊里，铺一条褥子，让你的妈妈躺在上面。

生命在于运动，你似乎很懂得这一点。一个多月时，你就能以原始的动作——手动和脚踢为语言毫不含糊地表达你的满意和反感。七个月时，你的头窜到了左上方，你的母亲不得不天天趴在床上，尽力抬高臀部，作了两个多礼拜的“正

---

位操”，才把你纠正过来。临产前，你又在不停地躁动，你似乎明白，只有加速运动，才能更快地告别黑暗。然而你可知道，你的每一个动作，都使你母亲的痛苦加重一层。阵痛渐渐强烈，4点左右，达到了高峰。疼得她将一绺头发咬在嘴里，头在墙上碰，拳在地下捶，从床上滚到床下，又从床下翻到床上。真是“儿奔生，娘奔死”啊！可怜你的妈妈满头滚汗浑身发抖，声音都嘶哑了：“我不行了，活不成了，杀了我吧！”爸爸无能，竟没有一点办法来分担你妈妈的痛苦。

《圣经》里讲，普天下的妇女之所以有分娩的苦楚，是因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造成的。这当然不过是神话。生，意味着大千世界将增加一个万物之灵，不付出艰苦的代价大概是不行的。不管是强盗还是英雄，不管是巨子伟人还是平发百姓，不论是外国的拿破仑还是中国的毛泽东，不论是古代的孔夫子，还是当代的刘晓庆，包括爸爸在世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妈妈的痛苦中诞生，都是母亲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生命！

你的妈妈终于被搀进产房（一个几小时后才能生的阿姨让出了床位）。爸爸在门外搓手踱步，走去折来，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也还是不时地从厚棉门帘的边缝朝里觑。爸爸焦急，盼你快点降生；爸爸担心，担心你妈妈的身体，担心你的生理上该不会有什么缺陷……凌晨5时，有人从产房出来，爸爸赶忙问：“生了吧？”回答是“快了”。爸爸就靠在门边，看着腕上的表，谛听着里面的声音：“用劲！”“再用劲！”“大口吸气！”“最后一个，好！”5点35分，“哇哇哇”，你呱呱坠地，霎那间，爸爸双手垂落，刷！两股热泪夺目而下！

你又睁开了眼睛，漆亮的眸子直视着陌生的世界，能看见爸爸额头上的皱纹么？一个冷颤，“呵欠——！”两个喷嚏。冷吧，来，让爸爸抱抱你。天地间再也不会像母亲那样保持一个恒温了，孩子，你必须迎接春夏秋冬的考验呢。要知道，人都在别人的评头品足中生活，即使在母体内也不能例外。“前头尖，后不显，男娃男娃！”“起步迈左脚，有福当婆婆。”骊山石瓮寺的老居士还馈赠你妈妈几枚核桃一把枣，并念念有词：“吃了佛爷的核桃枣，生个儿子啥都好！”你在产房呱呱坠地的时候，聚在门外的人们还这样判断：“哭声这么响，肯定是个男孩！”抑制不住兴奋，一掀门帘，爸爸就进去了。你全身通红，“啊啊”地哭着接受阿姨的包裹。你母亲躺在产床上，像暴风雨过后的湖水，安祥极了，平静极了。“是个女孩”，她眼睛汪汪地告诉我。我感激地紧紧握着她的手，连连点头：“女孩好，

---

女孩好!”一出产房，人们就问，当得知你是个女孩时，他们诧异了：“女孩的哭声还这么亮？”“也好也好，女孩也好!”这个“也”字，谁能说不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呢？多么值得思索的社会现象啊，爸爸的收获，绝不仅仅是生活中有了你！任何社会都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构成的。然而，在人们思想的天平上，却总是一头重，一头轻，历史的雕刀，给人类脑壳里，刻下多么难以平的痕迹！

孩子，你还在襁褓中。这襁褓给你了温暖却也束缚了你。有人说，“有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下过日子更难过。”这话讲得似乎有些过了，然而，你要从婴儿长成人，束缚是必需的，磨难也是必需的。不过，好孩子，你尽可放心，爸爸将送你两件最珍贵的东西——一是时间，爸爸的时间，适时地开发你的智力；二是自由，你的自由，尽可能地让你借天性去生活，去追求。快地长吧，孩子，长得胖胖的、高高的、结结实实的，然后走出襁褓，走出摇篮，走出家庭，走向大自然，去迎接那春阳秋霜暴风雨！



（刊于《幸福》1986年第2期；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播出后，获全国省会市电台文学节目一等奖；收入《陕西名家散文精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4年10月版、《慧雨潇然》，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 点滴

### ——在赠母校书仪式上的发言

今天回到母校陕西师范大学，心里特别高兴。我是七七级政教系学生，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学习、生活过四个春夏秋冬。曾多少次地浴着晨曦匆匆忙忙地由宿舍赶往课堂，又多少次地踩着月辉星光由教室走向宿舍。图书馆更是一方圣土，她以博大浩瀚的胸怀接纳着我们的脚印和目光，以丰富甜美的乳汁滋养着我们稚嫩青涩的心灵。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很多很多，这很多很多使我们一生一世受用不尽。

现任馆长畅广元先生，是我特别尊敬的老师。我倾听过畅老师讲授的创作课；我最初的一篇小说，也得到过畅老师的指导，发表在我们学校中文系创办的刊物《渭水》的头条位置上。有一个秋夜，畅老师陪着我，沿着操场跑道，转了一大圈，从作文做人，给了我许多珍贵的指点，使我终生难忘！

我们离开母校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来，母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楼多了高了，校园更漂亮了，同学们也一派新面貌，特别有风采，实在让人感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十二年来，我和我的同学们没有忘记母校老师们的谆谆嘱托和殷切希望，大家心存一份为母校争光的念性，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地努力着，不少人取得了不凡的成绩。现在，母校已进入“知天命”的年岁，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没有更多更好的东西回报母校，只有这薄薄的几本小书。书虽薄小，也都凝结着我们对母校、对亲人、对祖国、对人类文明的一份深切不尽的爱。母校是大海，我们只是一滴水，我们愿将这点滴之水，溶汇入宏阔的海洋里！

愿母校永远年轻！

（1994年9月29日）

---

## 春天的聚会

人常常被以各种形式“归堆儿”，比如我们这一群，就因 1977 年参加高考而被唤作“七七级”。事实上，我们是考后的第二年，也就是 1978 年的春天进校的。十年“文革”的停滞，导致了本届大学生堪称“空前绝后”的几个特点：录取率是 50：1（还有人说是 100：1），男女生是 10：1（我们系共 167 人，女生仅有 17 人），年龄差是 2：1（大者已 33 岁，小者 17 岁）。也许是大都有着坎坷不平的奋斗经历，大家对“考”到手的求学机会就特别的珍惜。于是，和前、后届相比，就我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而言，七七级科研风气最浓、发表文章最多、分配状况也最好。就我自己而言，也是在那个时候走上写作之路，并开始发表作品的。

四个寒暑之后，1982 年的春天，我们怀揣毕业证，别母校而去。转眼间，20 年过去了。20 年是个什么概念呢？20 年可以使一棵小树苗变成枝叶蓊郁、沐风栉雨的大树；20 年可以使怀抱中的婴儿变成青春四射的帅哥靓妹；20 年还可以使一个东方古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同学们相遇相会时，都说 2002 年要到了，毕业整整 20 年了，当年，大家是唱着“20 年后再相会”的歌儿走出校门的，现在到了“再相会”的时候了！因为，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从事什么工作，我们的心扉上都盖着“七七级”的印记，我们怎么能不怀念寒窗苦读的日日夜夜呢？怎么能不思念辛勤栽培我们的老师们，不想念走向四面八方的同学们呢？

于是，我们开始发起和联络了，电话一打，响应热烈。经过紧锣密鼓地筹备，2002 年 5 月 3 日上午，“陕西师大政教系七七级毕业 20 年同学聚会”在母校的专家楼大餐厅拉开了帷幕。来了，同学们来了，汉中的、榆林的、咸阳的、渭南的、商洛的……有的同学从深圳飞来了，有的同学从青海开车来了，有的同学放弃了外出旅游的机会，赶来了……有的同学胖了，有的同学瘦了，有的叫不上名



---

字了，有的变得让你认不得了！来了，老师们来了，已显福态的当年的指导员，七十多岁的老系主任，八十多岁的老教授，院、校的在任领导……大家脸上漾着笑容，眼里含着泪花，激动的心情有如风中旗、潮时水。宣读来自异国他乡的贺信，简短地介绍自己，师生代表讲话……当两位同学代表着大家上台拉开红绸，将“师恩难忘”的大镜匾显而亮之时，全场掌声雷动！而一位已成为书法家的同学，则将自己精心写就裱好的三幅墨宝，郑重地敬赠给老师们！……

“是的，当年风华正茂又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如今已两鬓染霜了”，我在代表筹备组的发言中说，“岁月已把几多沧桑镌刻在我们的脸上，也把丰富的感受存盘在我们的心里。寒来暑往，春花秋月，我们都有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不少同学已担负起国家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一份重任，然而，不管身居何位，也不管成就大小，功业如何，求真向善、积极有为、敬业报国的基本理念没有变，我们对老师、对母系、母校的敬爱没有变，我们一百五十多个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没有变，辽阔的时空交叉着我们彼此关注的目光，那感情，有如陈年老酒，时间越久远，味道越醇厚，越香甜！……今天，春风浩荡、春意融融的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母校，会聚在这里，这是我们欢乐的日子、幸福的日子，也必将成为终生难忘的日子！”

接下来的会餐不用我多写了，其热烈感人的场面你可以想象得来，反正是过后都说不知道吃了些啥。下午，同学们参观校园和当年的政教系现在的政治经济学院，照相、座谈，自然是说不完、道不尽。晚饭我们有意安排在学子食府，为的是体验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第二天，大家去了杨凌科技示范区，看了克隆羊、昆虫博物馆、室内模拟降雨和设施农业。第三天上午，同学们在蒙蒙春雨中游览了未央湖，下午，在潇潇雨声中挥手告别……都说这次聚会太珍贵，都说时间短促，意犹未尽，于是两个动议获得通过：一是编辑出版一部题为《岁月如歌》的文集，把同学们高考前后、在校期间、毕业以来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所求所获，以散文、随笔及诗歌、小说的形式，以真切感人、生动多姿的笔调写出来，这可是经过岁月过滤、锤炼、升华了的精神琥珀、情感切片、奋斗跬音和由衷之声啊，相信它不仅会提供给我们一份怀念，也会给我们的后代以启示，并随着时光的绵延而“升值”呢；二是到2008年，我们相识30年的日子，大家再聚会！

要说明的是，这次聚会来了七十六位同学，在母系、母校的同学聚会史上是

空前的。但还有一半同学未能到会，他们或因事，或因病，还有若干位地址不明，怎么也联络不到。更有七位同学已经作古，长眠在青山绿水间，永远不能来了，我们深切地怀念他们！

（刊于《西安日报》2002年6月7日、《陕西师大报》2002年6月15日；  
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我的大 A

接到去龙宫活动的通知，想那里肯定有龙吧，就去了。没有见到腾云驾雾的龙神，却看到了许多龙的传人，他们多袒白着自己，在池中欢欢乐乐地嬉水。我是一条旱龙，在看台上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附近有新落成的图书大厦，去看看。走到近前，门却不开。许多人坐在那里，一排自行车上绑挂着长长的条幅，上面的黑字大而醒目。再看那些男女人士，打牌的打牌，织毛衣的织毛衣，嗑瓜子的嗑瓜子，一时半天没有离开的意思。就隔着门玻璃把那一排一排书架望了望。

时间还早，不妨去对面的民生大楼转转。穿过马路，却看到了西京医院的采血车。车上有“献血光荣无私奉献”一行字。车前置两张简易桌，“来，过来看看吧。”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将一张表格寄给我。我看了看，有民族、年龄、血型、工作单位，还有电话什么的。我说我血脂高些，能献吧？女大夫说能，就让我上捋衣袖，缠上带子量血压，血压 70 到 110。说很正常。我说正常就好，就在表格上签了字。女大夫说你的字写得真漂亮，我说还行吧。就问这血拿回去还要化验吧？要化验，女大夫说，如果四天之内没有接到电话，就是未发现什么异常。

车上有两排塑料椅子，我上去的时候都满着。等了两三分钟，近门的一个小伙子起来了，我坐上去。里面的白衣护士取出一个塑料袋包，上面带着粗粗的针头。我捋袖，攥手，说再攥紧些，就再攥紧些。针头对准臂腕，噌一下，那细细的管儿就全红了。这时候，一位脸圆圆的女青年起身穿军服，看样子像哪个军校的学员。个头高高的老大夫说再休息一会吧，“来不及了，得去赶车。”女学员说。刚抽完血的那小伙子脸有点发白，摸着头说晕，老大夫说喝杯水，躺下来歇歇，一会就好了。就让小伙躺在女学员坐过的位子上。而我呢，这会儿也觉得心里慌慌的，不过还能坚持住。就想这包血不知能进入谁的血管？垂危的老人？待生产的孕妇？……要是进入了一个小孩的身体，小孩长大了也献血，再献给一个小

---

孩……如此这般，一个人的血就长久地在世上流动了……好了，噌一下，针头拔了。护士将棉球摁到针口，说使劲摁，多摁一会。就见她在鼓鼓的血袋上写了几个字，送到了车厢前面。

车厢最后面的一个斑白头发者起身，穿衣，朝下走，我问先生多大年龄了？五十四。我说下来就是我了，还是年轻人身体好，多。一笑。等了一会，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应了一声，一个塑料袋就递到手中。里面有一听可乐，一把折叠伞，和一个红皮的《无偿献血证》。证的正面有橘黄色的徽，徽上有地球、中国地图、麦穗和长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字样，还有一条顺着旗竿向上盘绕的小蛇——这是什么意思呢？蛇是血液的象征吗？再看背面的图案，是一双手捧起一颗红心，那红心的中央，有一个端端正正的白十字。

上到民生二楼的饮吧，喝了一杯热果汁，心慌基本平复。下楼出来，见穿白大褂的大夫仍在向络绎的人流散宣传页。目光相对时，她说过来看看吧，我把手中的塑料袋举了举，白衣人恍然地笑笑，噢噢地说：“多喝点水，注意休息啊”，我说“没事”。就见人将一箱箱血袋朝一辆面包车上装，一瞥之间，还看到了一个大写的“A”。

（刊于《公益时报》2001年4月12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脚下的土地

## 1

车一出城，我就眯盹起来，待睁开眼睛，发现已过了渭南，直奔“二华”（华阴、华县）地面了。雾气有些重，能见度大概不超过百米吧。高速路边一晃而过的田畴、树木、村庄，以及涂抹在墙体上的广告标语倒还能看得清，而愈来愈近的华山，就像跳进蒸气浴池中的美人，怕只能在想象中观赏了。

说话间，右前方就出现了“华山”的标示牌。“庞老师，这华山之华，和中华民族之华，有关系吗？”同车的一位年轻人问我。“当然有关了”，我回答说，“华山因伏羲、女娲的母亲华胥氏东迁到这里而得名，伏羲女娲又是炎帝、黄帝的直系祖先，炎黄族团是华夏族的主体，于是在起名的时候，就取了华胥氏之华。”“那华胥氏的华又是咋来的呢？”年轻人又问。“华胥氏是崇拜花的族团呀，”我回答说，“在古代，华和花是同一个字。至于这个花是什么花，学者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有的说是莲花，有的说是葫芦花，有的说是玫瑰花。我看也可能是水花，因为原始先民都是逐水草而居的。五六千年前的渭河，水量比现在要大得多，水里的鱼也特别多——先民就是靠捕鱼生活的，鱼一跃一片水花，再一跃，又一片水花，那响声也是哗，哗，哗……你看过半坡陶盆上的人面鱼纹吧？其实，鱼崇拜和花崇拜是有密切关系的。即就是对植物而言，生长、开花，也都离不开水的滋润……”

## 2

越野车傍着渭河向东行进。冬天的河水已减了肥，瘦白的一抹，也许是河床淤积的原因，那水看上去有些呆滞，漠漠然似乎没有流动。河堤却是宽直的，修

---

在堤面上的路也是平坦的，一直延伸到目力不及的地方。忽然想到，眼前这河堤是和渭河地堑的走向相一致的，而渭河地堑，正是四百多年前那场大地震的震轴啊！

那是明代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夜时分，这根震轴突然扭起了麻花，脚下这块土地发出轰雷般巨响，剧烈地抖动起来。一时间，山崩地裂，原圪坡陷，屋倒窑塌，井堰河塞，树倾路断，水涌沙溢……疯狂的震魔张开了血盆大口，毫无人性地将八十多万生灵活活地吞噬！这便是青史中留下赫赫恶名的华县八级大地震。有记载说这次地震极震区烈度高达地震史上罕见的十一度，重灾区面积达二十八万平方公里，分布于秦、晋、豫、甘等省区；震波遍及大半个中国，有感范围远达闽、桂、粤等地。

那也是冬天啊，滴水成冰，寒风凛冽。重灾之下，该是满目疮痍，一片惨惨凄凄。多年干旱，加上官税劳役，本来就活得饥寒交迫，雪上加霜，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啊，不知你们当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 3

“这片地，原来是千亩果园，现在改种西瓜了。”华山基地生产处的小周边指边说，“2003 年洪灾，进了两米多深的水，将苹果树全淹死了。还有杏林、桃林，也全都淹死了。”顺着他的手看过去，空旷、灰白一片。靠堤边、路边的一些低洼地带，水没有退尽，深深浅浅，长起了一丛丛芦苇。

受灾的当然不仅仅是部队的农场，周围几百公里也都属洪水泛滥的区域。2003 年那场雨算不上很大呀，受灾人数却多达十万，损失上了百亿元……当时的情景我们在电视里已看到了：那一望无际的被洪水淹没的良田，那墙倒屋塌、一片狼籍的村庄，那住在临时帐篷里的儿童、老人……

灾难缘自五十年前的一个“瞎主意”：修建三门峡水库。水库当然修得很气派、很宏伟了，水位却大幅度抬高，于是，来自黄土高原的滚滚泥沙大量地淤积在水库以西陕西境内。天长日久，渭河下游竟成了地上悬河，雨水稍多，河水就顺着支流倒灌。于是，无情的洪水就像鞭子一样悬在“二华”人的头上了，几乎每年都要抽下来。“一年一小灾，三年一大灾。”在这块地面，“抗洪抢险”成了

---

人们最熟悉不过的词汇。

据说水库是苏联专家设计的，那“瞎主意”是谁出的呢？不好追究了，追究清楚又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万年脏啊，”我对小周说，“生活在这块地面上的乡亲们，注定得一代一代背下去。”

#### 4

20世纪50年代开工、后又两次改建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使“二华”和相邻县份近三十万人成为背井离乡的移民，一百多万亩农田变成了水乡泽国。

十年后，一批部队官兵来到华山和渭河之间这一大片低洼地带开荒种地。他们筑坝修路，挖渠排水……那情形可叫苦哟！“芦苇当墙，茅草盖房”，点油灯，燃篝火；烧苇草，辟荆棘。暑夏蚊虫咬，寒冬风刀割；晴天一身水，雨天一身泥。条件艰苦不说，还时有生命之忧。有位司务长，送饭路上，被突然窜出的野狼抓伤了脸；有位战士，解手时被毒蛇咬伤，差点一命呜呼……

之后，这里便成了部队的大粮仓。每到夏忙季节，收割前麦浪滚滚，如金波潋潋的大海；收割后麦粒堆高耸几十米，像一座座璀璨的金山。再后来，这里有了面粉厂、方便面厂、饼干厂、啤酒厂，以及养鸡场、养猪场、养鱼场……那“华山牌”方便面，我们可是吃过的呀！一时间，机器轰鸣人奔忙，等待拉货的汽车一排十几华里。再后来，不允许部队办企业了，这里又成了现代化、高科技、生态型的“田园”：种上了美国的紫花苜蓿，使用了从西班牙进口的生产线，还有“三抗”小麦、彩色棉花、太空大豆、甜玉米……

这是2005年的最后一天，我在这块土地上行走，刺面的寒风使我的思维尖锐而清晰。我看到了华胥氏勤劳的身影，听到了那根震轴旋转的声音，也触到了洪水涌起的浪花，闻到了紫花苜蓿散发的香气。这块土地上曾演绎过多少翻天覆地、悲喜交加的故事啊，我想，只要土地还在，这丰富多彩的故事就还会演绎下去。

（刊于《西安日报》2006年2月4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偶然一瞥

你偶然一瞥，发现了我。

我不是大得可以用来砌墙垒屋的那种，也不是小得可以用来垫道铺路的那种。我不大不小，非方非圆，不帅不靓，不中规也不中矩。曾想既能来到这个地方，就能混入搅拌机，和河沙、水泥裹在一起，成为叫做混凝土的东西，浇铸到楼板中或桥墩里，也算轰轰烈烈，慷慨悲壮了一回。可就在临上阵前，我被那个满脸土汗的小伙子伸手一夹，再一撇，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后，我就躺到了废水坑里，粘一身黑乎乎的脏泥。

想来也算是奇迹。假如你不来这里采风，不住几百米外的那座宾馆，不一大早起来就散步，或即使散步也不走到这里，走到这里也不偶然一瞥，我们肯定就无缘相遇了。那么，我就不知道在这废水坑里还要躺多久，也可能会被清理，埋入地下，在无边的黑暗中，度过无数个世纪。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就在你看见我的那一刻，太阳一下子从堆积的乌云中露出脸来，远山近水，楼房田野，小狗牛犊拖拉机，全都浴在金色的辉光里了。我猜想，就在那一刻，一定会有一个高僧大德在某座庙院里圆寂，而一位未来的科学家呢，也受孕于偏僻乡间的某个子宫里。

你把我带回宾馆，用牙刷刷啊刷，用清水洗啊洗。我的真面目露出来了，色彩是浅赭、麻灰，再加些棕红，分布着白色的闪着晶光的纹道，边缘勾着淡黑，好像画上去似的。你让同室住的画家看，画家端详片刻，说，有意思，立起来，像一个寿星佬，宽额头，亮脑门，须髯飘拂；平放着，像贴耳兔，像无尾鱼，像伏地的鼠，像安卧的獭，感觉呢，全是茂陵石雕的。你说，还有这纹络，分明是“工”和“人”，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外”，大大的，撇撇的，有于右任的味道——我们都是“做工”的人了，而“工夫”呢，常常是要下在画之外、文之外的。

我被你用雪白的纸裹了，郑重地放在提包里。几天后，我进城入室，成了你



---

的慧雨庐的座上宾——不，是主人，起码是四分之一主人。我有时呆在书架上，与司马迁、曹雪芹、泰戈尔、昆德拉等等为邻，有时卧在电脑前，陪你上网浏览，看你击键作文。伊拉克战争啦，SARS 疫情啦，发稿子，传信息，当然，也看美女……有人求你的墨宝，我便做了你的镇尺，眼见你纸染沧桑，笔落风雨。独处时，你常常将我置于掌中握摩抚挲，翻来覆去地看呀看，于是，看到了升龙，看到了奔凤，看到了啸叫的狼，困卧的熊，觅食的大鸟，委曲的长蛇，以及裂变的病毒，周朝的木犁，北约的飞机……

忽一日，你灵感来潮，夜半坐起，掀亮电脑，噼哩啪啦，敲出一篇《偶然一瞥》来。你写道：偶然一瞥，我们相遇，从此，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不要说千古不变的话，你我相识相依，也只是浩渺时空中的“一瞥”而已，总有一天，我们会分别的。你本是一块河石呀，河石出自山里，山是地脉的崛起，地呢，又是天的女儿，由此看来，悠悠苍天，才是最伟大、最永恒的收藏家哩！

（刊于《咸阳日报》2003 年 12 月 7 日、《湖州日报》2003 年 12 月 24 日、《当代陕西》2004 年第 4·5 期；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6 月版）



---

## 呼郎台

大家爬啊爬啊的，终于爬到一个可以歇口气的地方了。这里距山顶已经不远，是个稍平的山台，宽阔可造起一间房子。一路登攀，这么大的平面还算少见。放眼望，雨雾茫茫，什么都看不见，想那天晴的时候，该有万千风光朝眼底奔来吧。惟有近处山松数株，针叶在毛毛雨中愈显苍翠，枝干探出很远，跃跃然像大鸟的翅膀。

女大学生小李，白线衣，小背夹，背个小包儿，松鼠似的，一直蹦在前面。这阵儿山台展在脚下，大家喘气的喘气，要水喝的要水喝，小李却没事似的又蹦了两蹦，还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喂——”地喊了一声。

“小李呀，”我说，“喊一声男朋友的名字吧，说某某某，I LOVE YOU——！回去后，对他说，几日几时几分，我在陕西蓝田，一座名王顺的山上喊你来着，你耳朵痒痒了吗？他要说没痒痒，你就——”小李笑了——这孩子的笑有特点，眉梢眼纹还有嘴角全都朝上翘，“我还没有男朋友呢！”“那就换个内容嘛”，同行的牟先生道，“喊我的心爱，我的郎君，你在哪儿呀！你要再不来，我就跳下去啦！”

“不跳也行。”我说，可以化成一块石头，或一座山峰。那样的话，这凸出的崖面上就可以刻上‘呼郎台’三个大字，用红漆漆了，上山的游客走到这里，都要拍拍照片，留连留连，凭吊一番。”

“那我就搬个凳子，坐在这儿收钱啦，一个人十块。”牟先生道。“你心那么沉呀？”小李说。“我还讲故事呀，说 LONG LONG AGO——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听说还是那所大学的高才生呢，恋爱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悄悄地离开了她，她还不知道，就在这儿呼呀喊呀，男朋友没有呼喊来，她自己却化成了一块石头。”

“你的故事太古典了。应该这么说：有位心气高强的才女，很想找一个称心

---

如意的郎君，找啊找啊找啊找，见过了许多人，年轻的年老的不老不少的，黄的白的黑的，理想的人儿总是找不到。某天转游到这儿，见这里山也清水也秀，彩蝶双飞，花鸟成对，几乎还是一座尘嚣不到、没被污染的处女山，就情不自禁地呼叫，苍天呀大地呀，好山好水呀，莽莽乾坤呀，浩浩宇宙呀，为什么不见我的理想我的郎啊？嘴唇呼干了，嗓子呼哑了，眼睛呼瞎了，理想的郎还是没有来。有人劝她，说条件不要太高嘛，差不多就行啦，委屈点不行吗？大家不都是凑合着过嘛！才女说，你们愿意委屈就委屈吧，愿意凑合就凑合吧，我是不理想，毋宁死！”

于是，就真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跳下去也行，化作山石也行。于是，王顺山上便有了这个新的景观：呼郎台。

（刊于《中国旅游报》2000年7月19日；收入《灵树婆婆》，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 漫山红叶赋新诗

出城的时候，天就下着雨，车前窗上的刮雨器便唰拉唰拉地飞燕展翅般刮了一路，直到进了山门也没有停息。打着伞走进国家级的山崩地质博物馆，略略地看了约摸半个多小时，就再次上车，直奔天池附近的度假山庄了。山庄的门面是一座三层高的白色楼房。不过，参加笔会的作家们并没有在这里住，而是被安排在山上的别墅里了。逐个地领了钥匙牌，登三楼，过通道，山坡上那一间一间的红顶小屋就隐约在眼前了。雨声淅沥，四野黯然，路灯朦朦胧胧，指示牌看不清楚，台阶路拐来转去，要是没有打着手电的服务员引导，自个要找到住的屋子还真是不易。2016，总算找到了，开门进入，暖气迎面而来，寒潮随之消退；转一下龙头，竟有热水，于是取出毛巾洗把脸，感觉一下子舒服了许多。

晚饭在前楼一层餐厅里吃，热菜，热汤，热馍，热饭，几杯西安老窖下肚，大家的情绪便高昂起来。谈笑中，孙见喜先生说他想到了一句诗，谁来给咱对一下句，就一字一字地念出声来：“暮雨山增蓝”，大家明白，他是把坐在身边的一位叫“增兰”的女士的大名，用半实半谐的方式给嵌在诗里了。我想了想，对上一句：“灯朦夜入幻”。这是半小时前初入住时的感觉：灯光说亮非亮，树影似见非见，山石路径迷迷离离，白墙红瓦恍惚可辨，真让人有步入幻境仙苑之感。“晓星若孔明”，见喜先生又接了一句，嵌进了同席就餐的张孔明先生的大名。这当然属想象了，因为据天气预报，这场雨大约下到天明时才能止住。那么，破晓时若有星星从云层里露出脸来，其光亮也就如孔中之明了。既然这样，我便续出第四句：“见熹出云端”。见喜先生说：“妙！该是晨光熹微之‘熹’吧？”我说对。

对诗乃文人之雅兴，一旦提起，便往往要挥发到尽兴。这不，第二天早餐时，还未动筷子，我的起首句就出来了：“秋柿一树红”——我坐的位置面对窗外，山坡上高耸的一株柿树显赫地映入眼帘，那红彤彤、亮莹莹的一树繁果，让人眼馋心动。——之后游览时又见到不少柿树，有一棵两棵零散的，有三棵四棵相挨

---

的，皆果繁而红。座谈时，著名散文家王宗仁先生建议搞一条独具特色的柿树沟，那么金秋时的翠华山就更吸引人了。这当然是后话。“春心半壁冷”，孔明先生对出下一句。心如温煦的春天，但毕竟时序已进入晚秋，早起拉开窗帘，山岩自立，坡石如群兽伏跃，确给人冷森之感。第三句由和谷先生悠然道出：“文章含翠华”，此句点明了作家们此行的主旨和地点。第四句由见喜先生收了尾：“散步登远峰”。全诗“藏头”，倒着念便是“散文春秋”。

饭后开始游览。天池岸边一溜梧桐树，叶子全然变色，落地一漫红黄，踩上去沙沙有声。于是我顺口一句：“遍地落叶”，同行的邢小利先生对了一句：“一门心思”。这又引起了我的诗兴。便一边参观画家樊洲的画馆，赏其作品，听其琴声，一边将后边的句子想出来：“遍地落叶秋风凉，一宵冷雨嫌夜长。幸遇翠华山外女，谈火笑焰暖心房。”其中的“嫌夜长”，开始作“咒夜长”，小利先生提议不如用“恨夜长”，我琢磨语气都重了些，遂改之。第三句的“翠华山外女”的版权归孔明先生，我原用的是“两女并两男”。——这是说昨晚上的事了：唱完卡拉OK，已是11点多了，大家睡意尚无。见喜先生说，刚才来自公安系统的那两位女秀才相约去她们房间编哩，咱们去吧。就去了，一会儿孔明先生也来了，五个人，女士靠床，男士坐椅，编了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不知今昔何昔。什么文坛生态、官场规则、历史遗闻、当代佳作、市井笑谈，民间俚语，当然也少不了我所熟悉的龙凤文化……人间畅快的交流是可贵的，信然。

在一个上午的时间内，我们相继欣赏了“鱼拜太乙”“银蟾负子”“猿猴回首”“卧虎睨天”“巨鳄举头”“将军当关”“玉玺通灵”以及冰洞、风洞等诸多美景奇观。两位导游姑娘也很耐心地向我们宣讲了山崩地貌形成的原因、太乙真人的传说，以及各景观取名的原由。在看过“玉兔醉卧”，经一道深幽阴冷的山窟，攀楼梯级级而上的时候，我忽然又来了灵感。于是捡起飘落在窟外道边的一片红叶，伏在一方稍平的石头上，提笔写出如下诗句：“天崩石裂曾有时，太乙神韵心已知。且请嫦娥随星归，漫山红叶赋新诗。”第三句是由玉兔联想到嫦娥，由嫦娥想到最近的探月工程。——如果我们的卫星能把月宫的嫦娥请下凡，来到这秦岭腹地，和我们一起在漫山红叶上赋题新诗，那该是怎样的一桩美事啊！

（刊于《西安日报》2007年11月7日）

---

## 太平峪看猴

好山好水之间，活蹦乱跳着一批猕猴。

进太平峪森林公园不远，过一架由四根椽子拼成的小桥，山坡上的铁丝大笼就摆在眼前了。笼中住着一户猴。猴夫妻是长安县公安局从耍猴摊上收缴后，送到这儿的，脖子上至今还留着红绳头呢。但见公猴懒懒地躺在那里，嘴巴不时地动动，一只手就去挠挠。母猴蹲在石头上，拨拉拨拉儿子的细黄毛，捏着什么就朝嘴里一扔一咬，一扔一咬。小猴子三四个月光景，身长不足一尺，头圆大，睛黑亮，双眼皮，翘翘翘地活泼着，一会儿藏到妈的肚下，一会儿扑到爸的身上；一不留神攀到了接近笼腰的地方，母猴一扭头，急急一伸臂，就将小家伙搂回怀中，耽怕把娃娃摔着了。“这个猴子会抽烟。”陪我们参观的园工说。就将一支烟点着，从网眼中送进去。母猴一把抓住，在石上蹭灭了，将过滤嘴撕掉，三抓两抓地把黄烟丝填进口中。想来是走江湖时，吃惯了看客们扔的烟头。“啥都跟人一样”，园工说，“除了不会说人话。”

第二天早上，太阳还没有翻上山，我们去看喂猴。

提食物的师傅一来到，猴们的眼里就油亮亮了。母猴抓起一个咬两口，放下；抓起一个咬两口，放下；直到把七八个黄瓜全咬遍。小猴以母亲为榜样，抱起一个西红柿咬两口，撇一边，又去抱咬另一个。只有公猴比较斯文，慢悠悠地一粒一粒地捏吃着撒在地上的黄玉米。“这公猴是不是病了，看着不欢势？”我问。“才来时欢势得很哩！”师傅说，“和山上那只猴王一照面，眼就红了。稍未留神，就冲门而出，撕咬开了。开始两阵占着上风，把那个猴王逼得远远的。第三次就败下阵来，耳朵淌着血，灰溜溜地回来了，从此就失了精神，猴气不旺了。”

铁丝笼外，放养在山野的来自大巴山的猴子已经下来，攀在不远处的岩上、树上、铁丝上，跳来跃去，看着师傅把黄瓜、西红柿和玉米倒了两堆，吱吱地叫，却不近前。我们稍稍走开一些，就倏溜倏溜地蹦到了食物跟前。那吃相，和笼中

---

猴无大异。惟有一只大猴，蹲在远处的岩头观看。“那就是猴王”，师傅说，“等这些猴吃一阵，它才下来。”

我数了数，连猴王一共六只。不是说公安部门从贩子手中一次截获了二十四只吗？那十八只哪里去了呢？“离开了，自谋生路去了，踪迹方圆八十里呢。”师傅说。说话间，那个猴王已经下来，跃跃然有帝王之态。其它猴子不能再吃，知趣地避开了。有个猴子试探着想和王共进早餐，爪儿刚摸着一个黄瓜的把儿，王便“吱吱”两声恨，吓得那猴赶紧扔下黄瓜蹿到树上。看着这个几分神气的王，我笑了。想那十八只猕猴，如果是一群的话，肯定也有个王了。那个王该是猴族中的大英雄了吧？纵情山林，啸傲泉渊。你在这儿称王称霸，却靠喂食活着，有什么可神气的呢？

（刊于《西安晚报》2000年8月4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 草原雨

在到达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之前，我是没有亲眼见过草原的。当然，“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诗句老早就记在心里了，以至于成为一种向往，像向往心仪很久的美人。几年前曾去过和陕西接壤的伊金霍洛旗，是从神木那边过去的。不能说没有看到一点点草，但映入眼帘的，多是一片连一片的褐黄搅和着灰黑。偶尔看到了一两群羊，也都和一团团泥蛋蛋似的。当时别提有多失望了：啊，草原，绿茵茵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你在哪里？

机会是不期而至的：“草原兴发”组织“绿鸟鸡幸运消费者草原游”，邀请我随行采风。我问能看到真正的草原吗？答曰去的地方就是草原的腹心。于是兴致顿生，背个包儿上火车，西安到北京，北京到赤峰，下了火车换汽车，一路上山原罗列，丘陵透迤，白杨林，青纱帐，蔬菜地……待看到草原时，已是第三天的下午了。

美好常常是忽然间出现的。忽然间，丘陵消失了，田地没有了，弯腰耕作的老乡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连连绵绵的草地。啊，草原，茸绿似毯的草原，碧浪如海的草原，真正有草的草原啊，我终于看到了你！哦，那是篱笆状的围栏，距公路有几十米远，顺路伸延——为什么要扎这道围栏？哦，牛，黄的青的白的花的，这里一头，那里一头，离离拉拉，星星点点，或低头吃草，或卧地反刍，多么自由，多么闲散！一对母子还摇头摆尾地走上了公路，对着我们的车队，“哞哞”地叫了起来。

“我们现在进入了贡格尔草原。在内蒙古，这片草原不是最大的，但也不算小，四百八十多万亩吧。”负责接待的小伙子介绍说，“国家为了保护草场，实行禁牧。牛羊的活动范围在栏外边，不能到里面去。”好，这就好！我心里说。不见圈棚，不见牧人，这些牛晚上到哪里去歇息？“都是放养的，”小伙子讲解道，“牛的主人隔上半月二十天来看一下，点点数，一般不会丢，即使丢了，一般也



---

不找。”

看着说着就下雨了，先是点点滴滴，下着下着就下大了。雨丝落在车窗上，冲出一道道发散状的花纹，景色便毛毛的了。“今年草原干旱，几个月都没见雨星了。”小伙子说，“不过，这雨对咱们这次草原游有影响，一些活动搞不成了。……各位朝左前方看，那一片黑色的棚舍，就是咱们本来要去参观的又一个绿鸟鸡牧场，现在下雨了，鸡也都进棚了，咱们就不去看了。”——好在途中已参观过一个，知道“饿了吃青草，馋了食蚂蚱”是怎么回事了。雨水是草原的命脉啊，我想，没有雨水，青草又怎么长得起来？没有茂盛的青草，不说那些鸡呀羊呀牛呀马呀没得吃，只说这广袤的原野，又何以冠草之名啊？

一声唢呐，奔腾的蒙古马队雨中驰来。大家被迎进达里湖度假村。好凉啊，一下车就打了几个寒噤，赶忙把带的长衣长裤都取出来套上。时值七月，在西安家中，光着膀子还热得坐卧不宁，而这里，风寒寒雨森森，竟然是深秋的感觉。于是，热腾腾的奶茶端上来，喷鼻香的美酒献上来……悠扬的马头琴声中，“草原兴发”的一位副老总即兴致辞：“……草原在痴情地喝着朋友们带来的甘甜细雨……”听听，讲得多么顺耳，在座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们，你们不仅是千里挑一的“绿鸟鸡幸运消费者”，还是能呼风唤雨的龙神雨师呢！“草原的绿海让你知道天然与纯真，草原的广阔让你懂得坦荡与宽容。”多好的话语啊，这大概就是草原的真谛！

入夜，篝火晚会因天雨取消，热闹移到了室内。宽阔的饭厅里高朋满座，独唱，合奏，舞蹈，杂技……看罢开头几个节目，我就起身出门。我想去看看，那些放养在野外的牛呀羊呀，怎么面对这场披头盖脑的雨水？我想去听听，那一棵棵紫花苜蓿，那一丛丛苏丹草、沙打旺，怎样吮吸久违的甘霖？我想象它们会婴儿般张开小嘴，吧唧吧唧……

风荡荡，雨潇潇，深邃阔远的草原，夜色弥漫的草原，雨水润泽的草原，我来了！

（刊于《湖州日报》2004年10月13日、《大江晚报》2004年10月11日、《西安日报》2004年10月13日、《山西日报》2005年4月19日、《中国国门时报》2006年11月24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张家界（三章）

## 1. 站起来

有人说，张家界的山是兼了黄山之奇、泰山之雄、华山之险、桂林之秀的，我不大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张家界的山是很个性的山，其奇、其雄、其险、其秀都是自己的，和地球表面任何一处的山都不一样。

在索溪峪，在金鞭溪，在六奇阁，在南天门，在迷魂台，在张家界风景区的任何一个地方，或仰视，或俯瞰，或斜睨，或平观，你都能看到一排排、一面面、一群群，一个个拔地而起的峰柱。那些个峰柱，有的像仙女赏花，有的像老翁采药；有的如凌空的苍鹰，有的如临池的玉兔；有的像夫妻切切私语，有的像师徒抬脚上路；有的像巨大的铁笔，有的似戳空的钢杵；有的好似握紧的拳头突然伸开，指指撑天，有的一层层、一摞摞地堆叠起来，像万古相传的史书……

真是千姿雄奇赫然立，万态峥嵘扑面来。流览观赏间，我似乎听到一串串强劲的声音携气掣风地在我耳边回响：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是啊，站起来，一定要站起来！

手拉手、肩并肩、联合在一起站起来！

即就是不能联合，一个人也要站起来！

顽强地站起来！

顶天立地地站起来！

我问群峰：你们为什么要站起来？群峰嘻嘻地笑了，说：只有站起来，才有风度，才有风景，才能风云际会、风流无限啊。要不然，你们来看什么？

我再问群峰：你们缘何能站起来？群峰沉吟了片刻，说：得感谢那一次次的地壳运动啊，要不然，几亿年前到如今，这里依然是汪洋一片，大浪滔天！得

---

感谢那浩瀚不居的水流啊，没有它们的冲刷和切割，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当然喽，还得感谢组成我们身体各部位的无数片石英砂岩，没有它们那坚硬致密的结构，我们怎能经得起万万千年的风剥雨蚀、雷击雾缠？还有青翠的松，挺拔的杉，烂熳的花卉，绵亘的藤蔓，奔跳的猴麝，盘旋的鹰燕……没有它们的装点和参与，我们就不会站立得如此生意葱茏，气象万千！

（刊于《宝鸡日报》2002年11月8日、《西安商报》2003年2月18日、《咸阳日报》2003年3月2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2. 被人抬了一回

一到去乌龙寨的路口，我们就被一群抬滑竿的土家族汉子迎上了：“师傅，坐滑竿吧！”“师傅，坐滑竿吧！”“师傅，坐滑竿吧！”……大家都说不坐不坐，汉子们并不罢休：“坐吧！坐吧！坐一下吧！可舒服啦！去乌龙寨好长一段路哪，走着多累啊！才五十块钱嘛！要不，四十……三十也行啊！好啦，就二十块吧！唉呀呀，给十块也抬啦！……”

我们只顾往前走，汉子们依然肩膀傍肩膀、步子撵步子地跟着，且不屈不挠地反复央求。我们说，去找那些年龄大的先生吧，我们年轻些，让人抬着不合适。“合适，合适，年龄大小都合适。”我说在家里总是坐着，难得一次爬山的机会呀。“坐滑竿也是锻炼嘛，体验一下嘛！”我开玩笑说，要不你坐上，我们抬你怎么样？“可以呀，可以呀”，跟着我的汉子咧嘴笑了，“不过你得给我付钱啊！”我说这不反了么？“是啊，是啊”，汉子说，“你们抬我们就反了，我们抬你们就正了。坐一次吧，给我们一次机会嘛！”我说，你们去找带队的头去说吧，我们是一起的，要坐大家都坐。

在一个低凹的拐弯处，大家都停了下来。带队的金头已被几十个汉子围住了，作为当地人，金头不免要和他的乡党们讨论一番。末了，便站在一块山石上喊道：“你们不要再纠缠了，从乌龙寨下来让你们抬，别跟屁虫似的让人烦，都在门口等着吧！”于是，那些汉子纷纷号起了客人。一个小伙子向我示意说：“我抬你啊！”不等我回答，一直跟我的汉子不依了，说：“他是我说的，你抢什么抢？！”我说

---

谁抬都一样，跟我的汉子说：“哪不行，你得坐我的。”就这么说着、跟着，一直上到乌龙寨口，汉子还再三再四地叮咛：“师傅记住了，我是八十六号啊！”

乌龙寨是旧时土匪所盘踞的山寨之一，深藏众山之中不显鼻子不显眼，却奇险，有关湘西剿匪的电影、电视剧都在这儿取过景。寨子扎在山顶上，不大。距山寨不远有一处叫天波府，其实是一个观景台，陡而险。同行的会友们多不去上，只有何西来、朱鸿和我三位“秦人”登而观之。待我们看了藏宝台、土匪窝等等下来时，会友们都先走了。于是，抬滑竿的汉子们围了上来，陪着我们的导游小王说，坐吧，大家都坐。我问怎么不见那个八十六号了，抬我的小伙子说，那个乌龟蛋呀，早跑喽。我想他可能是抬着其他客人了吧。

这就坐上了滑竿。这滑竿其实很简单：一把用黄色塑料编就的“藤椅”绑在两根拳头粗的竹竿上。竹竿一上肩，滑竿就忽悠悠地前行了。抬何西来先生的滑竿走在我的前边，个头高大，且戴着一顶白礼帽的何先生一边随着滑竿晃悠，一边和交身而过的游人说笑。问：“你们看我像不像旧社会的地主老财？”答：“您不像地主老财，像电影里那个头匪头儿。”哈哈一乐。我问抬滑竿的小伙子每天能做几趟生意，小伙子说好了四五趟，不好了一两趟，也有从早到晚揽不到生意的时候。我问你们上税么？“上啊”，小伙子说，“一副滑竿每年要缴八千四百元的税，一个人得四千二。”我问能包住吧，小伙子说还行。我又问你们没有想着干干其他事情，比如出外打工。小伙子感慨地说：“哪里有好工可打呀！我们寨子有到外边打工的，有一个还去了北京，住在机场旁边，每五六分钟就起落一架飞机，吵得睡不着觉，结果呆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我问回来干什么？回答是“抬滑竿呀”。

就这么说着晃悠着，落竿处便遥遥在望了。这时候，迎面走来了一拨游客。小伙子说：“师傅呀，你下来走几步行不？”我说行啊。小伙子就赶忙把滑竿落下来，一边迎着客人跑去，一边让后边抬滑竿的小伙子代收抬我的费用。他这是为了多做趟生意了，而我呢，也乐得松松筋骨走一走。说实话，平生第一次坐滑竿，我并没有感觉到多么舒服。路平些倒还罢了，逢下坡，你得朝后仰，仰得脖子难受；逢上坡，你得朝前窝，窝得肚子憋气胸发闷。而且，当你听到后边的气喘吁吁，看到前边的汗流浹背，你总有一种负罪感，觉得好像咱压迫了人、欺负了人似的。

---

导游小王见我走着过来，就问抬你的滑竿呢？我说他们接着新客人了。小王蛾眉一竖，说怎么能这样呢，我说没关系，被人抬着不如自己走着。小王就对着她的乡党们叽呱起来，我知道她是用土家方言在发表批评意见了。几位汉子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的样子，不过工钱还是接住了，抬一个人二十块。我间接钱的小伙子，像这样抬一个来回，最多能要到多少钱？“二百。”小伙子回答得干巴脆。

（刊于《华商报》2002年11月20日、《海口晚报》2002年12月13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3. 遗憾

你问我这次去张家界都有哪些感受，我说感受多了，其中一个就是遗憾，无法弥补的遗憾。

是的，当我的脚步在潺潺的金鞭溪水的伴奏下向前移动的时候，当我登上黄狮寨摘星台为那些超拔奇妙的峰柱感叹不已的时候；尤其是，当我在百龙桥头看到同会的张先生和年轻的夫人逗得他们的一岁多的孩子笑出了声的时候，当我在桃花机场候机室里看到两对年迈的韩国夫妇彼此关照着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每每都有一种遗憾泛上心头，这种感觉总使我一时间怔痴无言，有一种沉甸甸的苦涩在胸臆间弥漫。

张家界风景区是世界级的自然遗产。其壮丽的山光水色是20世纪的80年代初，由两位艺术家发现传扬，然后由当地政府着力开发并向外推广的，那个时候我的父母都还健在，我没有想到带他们来。到了90年代初，我的父母依然健在，而张家界的风光之美已多有耳闻，同事、朋友中也有了来过之后大言其好的，我还是没有想到带他们来。如今，面对这和关中平原、黄土高原迥然不同的，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景色，我多么想带他们来这儿来转转看看啊！

我的父母都出生于关中农家，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活动范围仅就局限于西安周围的几个县。参加工作后，几十年都供职于乡镇医院，整天辛辛苦苦地忙于上班接诊、治病救人，当然还要赡养双方老人、哺育四个儿女，加上开会呀学习呀、参加这运动、那运动呀，于是，在那些个年月里，旅游观光就一直与他们无缘。

---

父亲还到北京参加过一次医疗系统的代表会，算是走出了潼关，母亲则压根就没有出过省。退休后，按说已到了改革开放的年月，游山玩水渐渐成为社会时尚，父母也流露过出外转一转、看一看的念头，但他们依然没有成为潇洒快乐的“银发游”一族。照看孙子辈是一个原因，做子女的我们常常只顾自己，没有想着带年迈的父母出门走走是另一个原因。

现在，我真的想到了带我的父母亲来。

我想让他们坐飞机来，坐飞机比坐火车快，坐火车得十几个小时，中间还要在长沙或者宜昌倒一次车，坐飞机从咸阳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再说，父母亲还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哩！我们要在张家界多待些日子，天子山、天门山，黄龙洞、九天洞、杨家界、袁家界，乌龙寨、腰子寨……各个景点都看一看，要坐那宽敞的一组三厢的缆车，要乘百龙天梯——那可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全暴露观光电梯啊！还要坐滑竿，看土家族姑娘小伙们表演的节目，如《哭嫁》呀、《咚咚喹》呀、《摆手舞》呀等等；免不了还要吃吃当地的美食，什么酸酢鱼、嘎嘎鸡、鳝鱼下莴菜、泥鳅钻豆腐、土家八大碗……这些食品，父亲是没问题可以吃的，而对吃素的母亲，就得选用岩耳、松菌、板栗、南瓜之类了。

然而，我的母亲已于三年前患脑溢血突然病故，而父亲也于今年初因心肌梗塞不幸离世，他们都来不了了，永远来不了了！

人世间有多少苍凉而无奈的事情啊，比如遗憾，我的这样的遗憾。

（刊于《海口晚报》2002年9月16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庐山真面

想那九百多年前，苏东坡初登庐山的时候，天气一定是晴朗的。也许刚刚下过一场好雨，起伏交错的山峦涌绿叠翠，层次分明，清新得像一位位刚出浴的少女。东坡先生登高一望，嗨，真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清新的景致使先生的脑子空前地清新了，几根神经元啪啪啪地一碰撞一沟通，先生便为自己的发现吃惊了：尽管岭也登了峰也爬了，瀑泉也观了，洞岫也览了，却还是不能透彻地把握这座山，为什么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一首名诗就这样产生了。名诗成“名”，在于诗的意象高妙，蕴含深远，且不断地有人朗读和传诵。在中国，在华人世界，只要还有点古诗文的底子，大概没有人没诵读过、思味过这首诗的。至于那些不远千里万里，或乘船或坐车或步行的登庐山者，一边游山观景，一边将此诗念叨品咂一番，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十九年前我第一次登庐山时是这样，今年初夏我第二次登庐山还是这样。

十九年前我是个穷学生，利用暑假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记忆中到达九江是一个下午。火车站对面的旅馆里登记庐山一日游的票，不贵，几块钱还是十几块钱，记不清了。还卖那种躺椅状的加铺，花一两块钱就可以睡一宵。我都打算买一铺了，却看见有人在广场上睡，节俭的本性就焕发了。选个稍干净的地方，塑料纸铺在身下，枕着鞋和包，竟也迷糊到天明。睁开眼一看，广场上连我在内，只剩下两个人了。水龙头上抹把脸，就听到“一日游”在呼叫游客了。露天睡觉不解乏，一上车就打盹，耳朵也鼓胀起来，只看到人张嘴，听不清人说话。直到导游喊东林寺到了时，才一个大张口，听力倏然恢复了，头却依然沉沉的。

就这么着，看了东林寺、美庐、庐山会议会址、仙人洞和含鄱口等景点，中间还在毛泽东住过的楼前照了张相，相照得不好——本人生来不美，照片上的我倒更丑了；在某个饭店吃了一顿饭，点了一份从没吃过的炒苦瓜。印象当然还是

---

留下了一些，如东林寺的和尚比较多，毛主席睡的床比较大，那个大会堂有些旧，仙人洞不深，苦瓜好苦，等等。那么，庐山之于我，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印象么？似乎是，又似乎不是。这就想到了东坡先生的诗，按老先生的意思，庐山的真面目是要在山外看的，于是一出山就扯长眼，回头望，看到了什么呢？莽莽苍苍，一派云遮雾罩。

第二次登庐山就舒服多了。中国小说学会第四届年会在南昌召开，办会的同志为大家租了两辆豪华日产面包车，早上6点出发，高速路像射出去的箭，中途还在胡耀邦陵园稍事流览，9点左右就到了庐山。无奈车一进山就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到参观的第一个景点仙人洞时已近瓢泼。带伞的人不多，导游就买来简易的薄塑料雨衣给大家发。这雨衣不挡雨，下车没走几步，就裤子湿了鞋也湿了。我患有风湿，十九年前又看过仙人洞，就决定省了这一回。但见一行人穿着绿色的雨衣沿台阶路向上透迤，看上去像一条很大的蠕动着绿色毛毛虫。忽然间，绿虫不见了，被呼噜卷来的雨雾吞没了。

到乌龙潭黄龙潭的时候，雨小了些，借得同车人一把伞，我下去走了走。看不到山，能看到路，铺路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湿的；也能看到树，树的每一片叶子都是湿的；偶尔听到一声鸟鸣，竟也湿漉漉像浸透了水。同十九年前一样，最后一站是含鄱口，导游讲在这里可以看五老峰青翠峥嵘，看鄱阳湖碧波连天，还有日光呀月影呀，领袖的睡姿呀，某某人的题词呀等等，无奈雨这会儿又下大了，雨雾如潮，雨帘如堵，混混渺渺，无论什么，都是个难透彻，不清楚。

车打回程了，车窗外雨声淅沥，车窗上图案迷离。我又想到了东坡先生的诗，忽有所感：莫非庐山的真面目原本就是这样的？莫非时运给我两次登临的机会，就是让我来领悟这个“难透彻、不清楚”的？……于是摸出笔，在进山时发的人手一册的《庐山旅游指南》上划拉起来，片刻后，竟划拉出四句，题为《雨中庐山》，韵当然还是用东坡先生原来的：“路陡林深不显峰，满眸混沌异犹同。庐山难见真颜面，一派苍茫雨雾中。”

（刊于《太原晚报》1999年7月26日、《西安日报》1999年8月13日、《航天人》1999年第3期）



---

## 神奇的黄土

中巴车的拥挤和摇晃，倒是和黄尘飘浮的空气相适应，把春绿带给人的清新鲜亮抵消了不少。摇摇有点发晕的头脑，揉揉眼睛，我走进西安美术学院的大门。喲！迎面一个震惊，竟使有些钝滞的感觉一下子兴奋起来：一堆硕大的黄土，山原一样突兀在眼前。搭眼看，的确是一堆黄土，一堆我们到处都能见到的黄土。再一看，这黄土已经过修整，陂坡插上了许许多多小旗子；南边和西边砌了两个甬道，似乎可以深入到土堆的腹心去；堆顶间隔距离，一大一小地耸着两个方锥体，有点金字塔的味道。色调突出一个红了：小旗儿全是红的，甬道的砖墙是红的，那两个方锥也是红的。

这是一件作品，一件能把你的想象力充分激活的作品。

那么，这么多黄土从哪儿来？莫非为了给《两岸三地现代版画展》添彩，专门从郊县一车一车地拉来？如此的话，费劲可就大了。我欣赏着，沿着土堆缓缓地前行。转到土堆北头，看到了一个深深的长方形大坑，有工人正在坑底施工。噢，豁然明白了：这儿要建一座楼，这堆土是打地基挖上来的土。唉呀，美院到底是美院，竟然能化无用或暂且不用为艺术！想想看，如今哪儿没有建设工程？似乎到处都在挖土，可谁在哪儿还见过将挖出的黄土变成具有震撼力的艺术？

艺术总是诱人的。那些来自美国、台湾、香港、上海、南京以及本埠的艺术家们，以及前来看展览的各界人士，似乎没有哪一位不被眼前的作品所触动，大家指指点点，兴高采烈，纷纷在堆土前照相合影。

我攀到堆顶，见一位头发长长的年轻人正面向红锥，若有所思的样子。就问你是美院的吧？他点点头。能从你们的专业角度给我讲讲这个吗？他的眉头聚了聚，眸子亮亮地说，这是一件装置作品，题目叫《堆土——满天红》。你刚才参观版画了吧，版画讲究平、凹、凸、漏。大地是平的，土堆起来就凸了，两条甬道凹进去，插旗就是漏了。艺术作品还讲究个呼应，这红色方锥和教学主楼就形

---

成了呼应。它打破了一种课堂时空观，说明艺术不仅仅是堂馆里的展示物，它的媒介、创造的手段、表达的精神意念都是无限的。至于意味着什么，哪就多了。就说黄土吧，万物生存的根基呀，生命的母亲呀，朴厚沉重甚至贫瘠的象征啊等等，你可以想到很多。

我点点头，说你讲得不错。黄土，要多久远有多久远，要多深厚有多深厚的黄土，常年累月地、日复一日地在我们眼前展开，在我们脚下伸延，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了、熟视无睹了。可你们这么一做，司空见惯就有了未所见，熟视无睹就有了新可睹，平常、平庸、平淡无奇就转化成了让人惊叹的神奇。这对人就有深刻的启示了：洞开心灵门户，换漠视为新观，发现的目光、转化的能力也要磨得棒棒的。

是这么回事。年轻人说，那么，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作品还有哪些可改进之处？

当然有啦，我说，你不是讲艺术精神无限嘛。依我看，别的不说了，这些红就都可以换成绿。绿，大面积的绿，蓬蓬勃勃的绿，才是当今最宝贵、最值得倡扬的呢！

（刊于《西安晚报》2001年4月23日）



---

## 西安，我回来咧！

春天的时候，萌发了出境游一回的想法：一来妻子自嫁我后，很少随我出远门；二来据说游一圈之后，还能落一份说不定还能有些什么用处的护照。于是查阅广告，选择了“泰国七日游”。妻子说：这个好，时间短些，花钱少些。

我们是 2002 年 4 月下旬同一家旅行社联系的，说是 5 月 22 日有一个团，便报了名。接着是交押金、照相、办护照……很快到了五一黄金旅游周。5 月 4 日，非洲尼日利亚的一架飞机一头栽向居民区，148 人遇难。接着，5 月 8 日，传媒又报道了北航一架飞机在大连海域坠毁的消息。112 条人名啊，转瞬间就没有了。联想到之前，4 月中旬吧，国航的一架波音机就撞到了韩国釜山的一座山上，机上的 166 人，只有 38 个人侥幸捡回了性命。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对是否还要进行这次泰国之行，产生了犹豫。

5 月 22 日临近了，不见旅行社的消息，打电话一问，说是推后了，大概得等到 5 月底或 6 月初了。几天后，就发生了台湾华航的澎湖空难，载有 225 名乘客的波音 747，在三万五千米的高空分裂成四块坠落。看到电视上播放的海上搜救和罹难者家属痛不欲生的场面，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于是，打电话给旅行社，说我们不想去了，能不能把该付的费用一付，把护照拿回来。旅行社回答说，不行，护照只能成行之后才能给本人。

5 月底没有消息，6 月初也没有消息，到了 6 月 13 号，突然接到旅行社的电话，说是签证已办好，机票也预订了，16 号，也就是三天后出团赴泰。我说你们不是开玩笑吧？事前没有确定，我们的钱也没有交齐，你们订什么机票？再说了，6 月 20 号我要到江苏的吴江市开一个会，冲突了。对方说，庞老师啊，你们这次要不去，我们就赔了，你那个会能不能不去开呀？我说不行，其他会可以不去，这个会不能不去。我说的是实情——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颁奖活动及“2002 吴江之夏散文论坛”在吴江举行，作为获奖者之一，我能不去参加吗？像这样的

---

“高光时刻”好事情，一个作家一生能遇到几次呢？

接下来的7月、8月，没接到旅行社的电话，却又听到了两则让人震惊的空难的消息：7月2日夜间，一架俄国客机在德国南部上空和一架运输机相撞，机上的71人全部罹难，其中有49名是10几岁的儿童，这些孩子是趁暑假期间前往西班牙旅游观光的。7月26日，乌克兰一架军用飞机在飞行表演时冲向观众席，至少造成83人死亡。于是，就想着还是不出门为好，妻子说，找个熟人说话吧，将护照要回来算了。

熟人找到了，人家也答应说说看。这期间，旅行社的电话来了，说出团日期已定，9月30号晚上登机，10月7日下午返回。我说我们不想去了，主要是从安全方面考虑。旅行社的一位经理就苦口婆心地做开了工作：去吧，东南亚几个国家，就数泰国风光好，又好看又好玩，你们已经报名了，就潇洒走一回嘛！这次时间多好，利用国庆长假，一点都不耽误上班。再说了，上次给你们订好了票，你们不去，我们要赔一半的钱呢！如今，护照还在订票公司那里押着呢……至于安全嘛，大可放心，我们旅行社搞出境游十多年了，还没出过一次事呢！……

经理的工作没有白做，我的心里又动摇起来：去吧，有点冒险；不去吧，还要和旅行社多说许多话，再说了，多年来感兴趣于宗教文化，对那个神秘的“黄袍佛国”，还是有些向往的……犹豫了几天，去的欲望占了上风，就于9月23日，和妻子一起，到旅行社签了《出境旅游合同书》，交足了费用。不免又谈到安全问题，那位经理便反复强调说不会有事的，妻子说那就多买几份保险吧。经理笑了，说，你们交的费用中，已经含有16万的“旅行社责任保险”了。我说上飞机前还可买航空意外险，具体办事的小伙子则说：我每次带团出去，什么险都不买，没事！

旅行社的人说没事，我们的心还在忐忑。当天下午，妻子经过一番咨询，又到南大街一家保险公司，花了50元，买了一种一年内有效的既保乘飞机，又保坐火车和汽车的险种。说，这下就无后顾之忧了，万一出事了，父母亲还能用赔付的保险金养老，否则，岂不白养了我这个女儿一场？又说，她在办这份保险的时候，把上面的这番话讲了，人家营业员都笑哩，说你们的心态有问题，出门旅游嘛，高兴愉快开眼界的事，倒搞得像上战场去送命似的。

难怪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因为，虽然说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飞机是最安全

---

的，失事率仅是万分之一，但这万分之一摊到某一个人头上，就是百分之百。况且出境在外，不仅仅是坐飞机呀。而在我们的周围，不也发生了几多“意外”吗？我认识的一位作家的儿子，多么聪明精干的一个小伙子呀，竟丧生于 1994 年 6 月 6 日的西安空难，那位作家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不长时间就患癌症去世了。还有憨厚年轻的大胡子作家黄河浪，回陕北家乡采风，信天游正唱着吧，车就忽然间翻到了深沟里……

妻子去买保险的时候，我正在单位里坐班。一位同事到我们办公室来，谈起日前西安北郊一家歌舞厅刚刚发生的爆炸案，就说还是少往人多热闹的地方去为好。他的这句话，使我的心里格噔一沉，人多热闹的地方，我们要去的泰国，算不算人多热闹的地方呢？当晚，和出版社一位友人通电话，他说他们社里一个同事到新疆开会，出外参观时撞了车，别的人都没事，就把她给撞坏了，这两天单位上正忙着办丧事呢。这个消息又让我的心咯噔一沉，而且是重重的一沉：如此这般的“意外”，会不会降临到我们头上呢？……

思前想后，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10 点左右吧，我倾向于不去了。于是再打电话给旅行社那个经理，以国庆假日期间要为某专题片写本子为借口，说去不成了。经理说，不好办了，下午已送到北京办签证去了。我说我们把该付的费用付了行不？你算算看，需要多少钱？那经理就加这加那，连上次没去成他们所谓的损失都加上了，算下来差不多得 3000 块。还说一个团的人数是定好了的，要再补人的话，已来不及了……至于本子嘛，回来后再继续写嘛，你们当作家的，该休息游玩就要休息游玩，有劳有逸嘛！……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意让你退单。

怎么办呢？晚上和妻子躺在床上再次合计。妻子说，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贵重了？那么多人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我们的命是命，人家的命就不是命？我说也是啊，我们坐一两次飞机就担忧成这样，那些个空姐、飞机驾驶员，长年累月地在天上飞，要怕的话，早就怕成精神病了！不出门就安全吗？你总得上班吧，上班的路上不常常看到车祸吗？昨天还见传媒报道，一辆卡车硬是朝人行道上开，使两个走得好好的人无辜丧命。人说“富贵在天，生死由命”，这话当然不能绝对地去看，但在一般情况下，对一般人来说，你什么时候死，以怎样的方式死，都是你自己把握不了的事情。人是要珍爱自己的命，因为这命只有一回，

---

没有了就再也没有了，但总不能什么地方都不敢去，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呀！活人的过程，就是不断体验的过程呀，没有丰富的体验，活一世又有什么意义？

于是，不再讲不去的话。开始收拾行李，做出发前的准备。夫人把保险单送到了父母处，我则编了一批节后西安日报副刊要用的稿子，并于9月30日下午，给女儿写了几句话，留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大意是：爸爸今晚乘飞机赴泰国做短期旅行，相信上帝不会让爸爸碰上“空难”一类的事情，因为还有许多事情有待爸爸去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发生了意外，切记：一、不要悲伤，要顽强、自信、快乐地活下去；二、照顾好你的妈妈；三、顺天命，尽人事。另外，爸爸还有一点积蓄，尚能支持你完成学业……

在写这些话时，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想，这些话现在还用不上，我们一定会安全回来的；一方面想，或许这些话还真的成为所谓的“遗言”了呢。同样的心情一直伸延到上飞机。比如离开办公室时，就想这该不是我最后一次上班吧？怎么会呢？我还要在这里编稿子呢！出门去机场前，对家里的书架、电脑、电视、厨房、客厅等等，及大院内外的树木、草坪、传达室、楼房、街道、古城墙等等，默默地说：亲爱的，七天后再见！同时又有一个念头冒上来：亲爱的，我们或许就此永别了呢……

晚上7点，大家在咸阳机场的国际厅集合，办理各种手续，8点半左右，开始登机。在机场的送客车上，我和一起站着的小张唠了几句，我问头回出国吗？小张点点头。是不是有点担心？小张说有一点，还说她所在的杨森公司的一个同事，就是在北京到大连的那趟飞机上出事的。在国外读的研究生，回国工作不久，才二十五六岁，人也长得特漂亮……我说咱们这会儿，就只能把命运交给上帝了。的确，在踩着舷梯登上饰有椰子树、大黄鱼、小海星图案的曼谷航空公司的包机时，在飞机滑行一段后，忽地离开地面，升到空中时，我都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上帝保佑”，尽管我并不是基督徒。

飞机不算大，120多个座位全坐满了，绝大部分是西安人。空姐们开始服务了，很热情，也很到位。她们该是代表泰国水平的人尖子了，身材高挑是不用说的，眼睛大，鼻梁高，唇线分明，皮肤画了妆，看不来黑白。妻子说，和咱们中国的美女比，她们的五官更有棱角些，像混血儿。一个穿黑色T恤的小伙子要了一杯啤酒，一边喝，一边大声地用陕西话夹普通话再夹几句英语的方式说着笑话，

---

一个穿花背甲的六七岁的小女孩洋洋自得地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我的座位靠着过道，右前方坐着一个老外，光头，大鼻子，串脸胡，满胳膊黑毛，指头上还戴个大箍子。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家伙会不会是一个劫机犯？就想，如果出事，比如爆炸吧，这小孩、这小伙、这一机舱人，连同这几位漂亮的泰国空姐，怕都会粉身碎骨吧……好在这个老外用毕晚餐，靠在椅背上打起了瞌睡。

这会儿，坐在我们前边的两位翻开了带上机来的报纸，是当天的《华商报》。他们把报纸高举着看，我稍扬扬头，便看着了几个题目：《投毒害死 38 人 南京今日审恶魔》《西安颜家堡一家三口中毒事件原因初步查明 饭菜中查出夺命“毒鼠强”》《提着百包鼠药街头叫卖 西安太乙路街办查获一兜售“三步倒”等剧毒鼠药商贩》……翻过来还有：《孟加拉影院马戏场连环炸 至少 10 人丧生 200 多人受伤》《印度火车站发生践踏事故 16 人死亡 44 人受伤》《沉船事件已确认有 399 人死亡 塞内加尔人冲击总统府》……看看，这就是当今的社会、当今的世界，而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人啊，你只要能安安全全地活到七八十岁，就实在应该知足了、谢天谢地了！



据说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是容易出事的时候，从西安到曼谷要飞四个多小时，中间还要在清迈停一下，这样就是两起两落。当舷窗下西安城的灯光消失之后，我说此行的四分之一安全了；当飞机落稳在清迈机场的时候，我说不错，四分之二了；当飞机把清迈的灯光甩到后面的时候，我说好啊，四分之三了；当飞机奔着一大片璀璨的灯光下滑，最后挨着泰国地面的时候，我说感谢上帝，四分

---

之四了！这期间还有一个担忧：节前单位组织查体，查出我的右肾上长了一块长0.7公分的结石，大夫问我有感觉没有，我说还没有。大夫说目前的位置靠上，如果朝下掉，掉到膀胱里或尿道里，就疼了，要做手术了。我真担心这块结石，早不掉，晚不掉，偏偏在我乘飞机时朝下掉，那就惨了。我的父亲和弟弟都患过肾结石，也都是好好的，忽然就疼起来了，疼得满头大汗，说简直受不了。想到这一层，我不禁摸摸右下腹，还好，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上帝保佑！

接下来的七天应该说还是比较平安愉快的。泰国人信佛，心情平和，做事慢慢的，一路转了那么多地方，行了那么多路，路上的车又那么多，却好像就没有看到过什么车祸。不像在国内，你只要出一趟距离远些的门，路中或路边总有碰坏的大车小车，甚至血肉模糊的人，撞到你的眼里来。给我们开车的泰国师傅，五十多岁，留着花白的上髭，不言不语的，车却开得特稳。

回程是下午上的飞机，还是那架波音737，还是去的那些人。种种担心如同去时，不必细述了。只说飞机轮子一挨咸阳机场的跑道，机舱内便爆起一片掌声！那个穿黑T恤衫的小伙子高喊一声：“祖国万岁！”又用陕西话大叫道：“西安，我回来咧！”……然而，当飞机渐渐趋于停稳的时候，一股类似于橡胶烧着了的焦糊味冲进大家的鼻腔，我的心弦立即又揪紧了，大家也都纷纷从座位上站起，面面相觑……好在直到舱门打开，没有任何异常发生。待结结实实地踏到家乡的土地上的时候，我蹙蹙鼻子，望了望浑乎乎、灰蒙蒙的原野，说，这糊味是咱大西北的空气吧？咱这几天闻惯了泰国清新湿润的空气，这一下飞机，便有了反差。妻子点点头，说可能吧。回到家中的第二天，看了晚报上《烧玉米秸秆烟雾又漫夜空 空气严重污染致使郊区居民关门闭户》的报道，才释然。

（初作于2002年10月16日，2022年8月28日改定）



---

## 两棵小枸树

朋友送我一盆扇叶葵，养了大约一年多吧，死了。在那几近干枯的根部，却意外地冒出两支新生命来。那深裂开来的毛毛的暗绿色叶片，清楚地告诉我它们是枸树。这枸树我是认识的，记得小时候养蚕，找不来桑叶的时候，就用这枸树叶代替。尽管也属桑科吧，蚕儿却蔫蔫的不爱吃，饿极了才吃一点的样子。

两支新生命都很旺苗，一高一低地忽忽地朝上窜，一个夏天，那高者竟窜了一米有余，俨然一棵小树了。这样的生长速度，花盆里是放不下了，阳台上也不合适。于是今年一开春，我就决定把它们放生到大自然中去。

楼下有一片用护栏围着的绿地，栽着冬青、针叶松、玫瑰花之类。我找了一块空档处，挖了坑，将两棵小枸树小心翼翼地从小盆中取下，放到坑中，填土，浇水，心里说：放心地扎根吧，要扎多深就扎多深；尽情地朝上长吧，能长多高就长多高！

在植物世界，枸树当属特别好活的一类。你看，才几天工夫，叶子就长大了一圈，迎迎地在春风中微动。枝叉间，也有新芽朝出进了。

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看它们两眼，就像看我的两个孩子。

那天回家，我发现我的孩子忽然不见了，过道上多了一堆从化粪池舀上来的污粪。

“你们把树挖啦？”我问那三个民工。

“没有，没有。”民工赶紧说，“朝一边压了压，出粪碍事哩。”

近前一看，两棵树都被他们压得几乎头挨着了地，冬青丛一遮，从过道上经过都看不见了。看着细小的树干偃伏在地，我心疼不已，也懊悔怎么没有注意，将它们栽到了化粪池的出粪口。

“不要紧，”一位民工见我心疼，说，“出完粪，我们把它促起来就行了。”

两三天后，挖出来的粪都拉走了，民工也不见了，而两棵小枸树，还可怜地

---

爬在那里。我跨入护栏，走到它们身边，轻轻地将它们扶起来。无奈惯性使它们还是朝一边倾斜着，我便找来两块半截砖头，将树干撑住。“这是你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灾难，可要挺住啊！”望着那耷耷拉拉的沾着污泥的叶子，我默默地说。

入夜，离离拉拉地下了一场小雨。天亮后下楼，见两棵枸树都挺起了身子，当然还是有点斜度，叶子上的污泥却被雨水洗掉了，清爽地舒展着。之后，它们好像长得更快了，几乎一天一个样。树干眼见着高了，粗了，还发出许多斜枝和杈芽，乱蓬蓬的。于是，就想着该给它们整整容了，就用手去掐那些枝芽，细嫩的还能掐下来，随之便有白色的乳汁浸出来——难怪枸树又称“谷浆树”；一枝稍大些的竟掐不下来，手劲重些，竟连带着拽下来一绺青皮。看着那裸露的一绺树身，我意识到我犯罪了，这一拽，怕要给这棵树造成终生的伤害了。果不其然，拽裂处从此再没有恢复原状，而是留下了一道永远的疤痕。我这个人，常干一些弄巧成拙的事情，这又是一回。

栽了枸树，就想了解枸树。于是书上找，网上查，知道了枸树不光适应性强，喜光、耐旱、耐瘠、速生，而且全身都是宝：树皮富含纤维，是制造桑皮纸的上好原料，远在隋代就大量地生产应用了；果称楮实子，与根皆可入药，有补肾利尿、强筋健骨的功效；叶子嘛，是喂猪的好饲料。尤其是了解到枸树是大气污染严重地区的首选树种，能耐、抗二氧化硫、氟化氢和氯气等有毒气体时，心头似有春风吹拂，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早已污染得很有些程度了！

我爱这两棵枸树，就像爱我的两个孩子。

（刊于《山西环境报》2001年9月13日、《湖州日报》2003年5月27日、《大江晚报》2002年5月29日、海南日报》2003年12月13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诗猫

说起来是八九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同一个办公室的唐大姐还没有退休。胖胖的唐大姐是一位养猫专家。你无论什么时候到她家，都能闻到浓浓的“猫味”儿，都能听到“妙妙”的叫声，都能看到或大或小或白或黄的猫咪，不是在屋子里跑呀跳呀，抓呀挠呀，就是静静地卧在窗台呀床边呀沙发上椅子下打着盹儿。平常是两三只，到了下猫娃的时候，就是五六只甚至七八只，簇成绣球般的毛团团，让你顿生爱怜之意。我也是从小喜欢猫咪，以至于对长得有点猫样的人感觉都一直比较友好。到唐大姐家去了两次后，就禁不住提出“送我一只小猫吧”的要求。唐大姐满口答应，说这一窝被亲友们号完了，等到下一窝，一定有你一只。

这“下一窝”终于有了，唐大姐告诉我，她家的“莎莎”已经分娩，生下了五只小猫。不过，莎莎的先生“笨笨”，却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了，大概是被窗外的花花世界吸引，冲破框范，相会其它女友去了吧。唐大姐寻找多日，问了好多人，不得猫影，惋惜得眼泪花花的。两三天后，唐大姐对我讲，她的一个友人打来电话，说家里的小猫已经满月，可以去捉了。笨笨是这窝小猫的父亲，人家回赠这只猫是作为答谢的。你若急着要，咱们晚上就去捉吧。我自然说好了。

吃过晚饭，我就兴冲冲地随唐大姐去了。因为事前打了电话，我们一敲人家的门，一个姑娘就抱着小猫出来了。姑娘很漂亮，头发披散着，刚洗过澡的样子。这小猫有波斯血统，毛细长，纯黄色，很乖倩的样子。这简直是一幅画了：一个清爽可人的姑娘抱一只净洁可爱的小猫亭亭地立在门口——这情景使我那天晚上的心情分外的好。时在腊月，我就将羽绒服拉了拉，将小猫放在怀里，暖暖地抱了回来。当晚，唐大姐就流露出舍不得的意思，说这只猫圆头圆脑，憨憨的，很像它的父亲笨笨，问我能不能先给她，一个月后她再送我一只白波斯猫。我说让我先养着吧，白猫出月后再换不迟。

唐大姐说这只猫像笨笨，那么就叫它“本本”吧，音同字不同，算是对走失

---

的乃父一个纪念。一个月后，唐大姐如言将一只小白猫抱来了。这小白猫生得别致，身子全白，尾巴全黑，有“雪里拖枪”的味道；脑门上又偏偏地生着两朵黑花，又可以称“棒打绣球”了——黑尾为棒，打到脑门上，偏了。我给这只猫起名“分分”，因为它和本本是同父异母，就“本本分分”吧。唐大姐当时就要把本本带走，我说让它们一块儿玩几天吧，唐大姐点头说也好也好。

分分初来时弱小，绒球一团。喂以奶粉、白馍、牛肝、猪肺、鱼头、鸡爪之类，日见其长，两个月后达尺五有余。肥胖富态，温柔乖觉；走路摇摇晃晃的，有大首长的气派；睡觉懒洋洋的，你若逗它动它，它就顺着你的手势朝下倒，就是不愿意觉醒。有时还喜欢将你的脚指头咬啊咬——当然是象征性的，然后顺着裤管朝上爬，爬上来后，就静静地卧在大腿上或躺在臂弯里，汪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看着你读书写字，好像它天生就是要来做你的知音似的。我隔几天给它洗一次澡：放半盆温水，倒点洗发精，将头呀尾呀，腿呀爪呀，都仔细地洗一洗。然后用毛巾包起来，放在暖气片上或电热褥上。待差不多干了，就拿起梳子，将那长长的柔毛梳啊梳。这时候它就呜噜噜地念经，或者伸出舌头来，一下一下地舔你的手掌。

我这里常有人来，来人多些作家呀诗人呀，或向往成为作家和诗人的人。他们见了分分，都免不了要抱一抱，抚摸抚摸，说这只猫咪真不错哩。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说那好呀，有劳你的才情，为我们的猫咪作首诗吧。一般情况是稍稍地愣一下，然后就答应下来，说让我回去想一想，做好了下次带来。这样，不长时间，就有了十多首“猫诗”。这些猫诗，各有各的意境和味道。请看——

记得那次丢手绢 / 我便把纯情给了你 / 披上你洁白的云 / 秋雨便不再迷朦，  
从此 / 喇叭花停止了播音 / 太阳花，太阳花也收起了憨笑 / 所有的孩子都在做梦  
/ 你也在做梦 / 于是一个男孩子 / 一盆水竹和你 / 组成了一个美丽的风景

你将静谧的温柔给予我 / 就像一朵白云安详地走过 / 轻轻地走来一如夜的  
深情 / 向我静静地诉说 / 诉说无语 / 诉说无语 / 如一河相思在心里闪烁

这是两首诗。前者题名《风景》，意思有些朦胧，依稀流露出一位女青年美

---

好的梦境。后者名为《爱的极致——给 Fen Fen》，明白一些，是一位多情男士心迹的表露。他们是借一只猫咪，诉自己的衷肠，我们的分分，成了“情”的象征物了。在我的印象里，两首诗的作者，才气天分都是不错的。可是后来，他们都金盆洗手，不作诗，也不作文了。女青年多年后曾和我通过一次电话，我问你还写诗吗？她说早不写了，现在谁还写那没意思的劳什子呀！想必她现在正在做着什么有意思的“劳什子”，看不上一天到晚搜肠刮肚、吟吟哦哦的“劳什子”了。男士走了做官的路子，做官和作诗显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路径大大的不同。这一切，我们的分分当然是不知道的了。

再看——

一个白色的精灵 / 守卫着这一片富饶的土地 / 你的岁月 / 巡逻在书橱的边境线上 / 监视着窃啃文明与进步的鼠辈 / 一朵耀眼的雪浪花 / 跳出湛蓝的静寂 / 唱着欢快的歌 / 印在这绿色的心扉

无忧无虑 / 自由自在地蹦跳 / 淘气的孩童 / 天真 / 透在你审视生人的眼里 / 捉不住 / 一个纯白色的梦 / 跳上膝头 / 打破 / 世界和心中的寂寞

你眼里是天堂 / 我眼里是地狱 / 天堂和地狱本来就在一起 / 里面住着我和你 / 叫一声“分分” / 分开了 / 我就是我 / 你就是你

世界之大 / 大如你分分 / 世界之小 / 小如你分分 / 你的灵性 / 是我的灵性的一分吗 / 你的心 / 却是我心的一部分

这四首诗的题目分别是《一朵雪浪花》《纯白色的梦》《致 Fen Fen》和《分分之歌》。——你看我们的分分有多么重要多么有用，不但“巡逻在书橱的边境线”，威慑那些“窃啃文明与进步的鼠辈”，还可以将“世界的寂寞”打破，甚和世界同大同小，还有什么“天堂”呀，“地狱”呀，可怜一个小小的猫咪，能承载这么重的负担吗？

那天下午，贾平凹先生来我这儿串门了。当时本本还没有送还，隔壁的同事

---

见他来了，也把自己的小猫抱了过来——这只小猫也是向唐大姐要的，和分分同窝，体型比分分小一点。这样，一时间，竟有三只猫咪在我的小屋里跑来跑去了。我递给他一支烟，说凹兄呀，你也为我们的猫咪作一首诗吧，就把这三只猫的关系大体上向他讲了讲。他吸了一口烟，头微微地点了点，就从我桌上拿了一片纸，掏出钢笔低头划拉起来。大约过了十分钟左右吧，他就把纸片递给我，我一看，上面已有了四段蝇头小字，统称《猫诗》——

先是一个“序”，这么写着：“大猫叫分分夫人，小猫一个叫德小姐，一个叫赛小姐，三猫同父而二小姐为夫人之女。”——显然，贾氏没有将三只猫的关系听清楚，名字也搞混了，不过这没什么要紧。

接下来是“之一”：分三节，第一节：“这是个乱伦世界 / 世界上只生女性”；第二节：“男人们都喜欢 / 于是都有了知名度”；第三节：“终于明白今日文坛 / 女作家这么多”。——才气大的人联想能力总是又强又奇的，由此见了一斑。

再下来是“之二”，只有两句：“一看见你 / 我就想变作老鼠”。——这两句很妙，想来是贾氏对一个“爱”字的独特理解了。不过，和家猫不同，这年头大多数有波斯血统的猫，都被宠得不会逮老鼠，也不屑于吃老鼠了。我的姐姐家养着一个“妞妞”（也是我向唐大姐要的，是本本、分分的孙子辈吧），却还在一个旧纸箱里发现了一窝老鼠，有小老鼠就一定有大老鼠——猫鼠竟然能同居一室！

最后是“之三——兼题猫主人庞进”：“猫说：河里的大鱼不如碗中的小鱼 / 庞进说：看街上的女人不如回家养猫 / 于是庞进养了一只分分，分分吃了一顿肉 / 生了两个小姐”。——这又是作家在拍展艺术的翅膀了，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我将这些诗作念给分分听，分分瞪着圆眼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我说分分呀，你看你多么有福呀，这么多人给你写诗。那天晚上，我一边抚摩着分分，一边抓起笔，忽喇喇地写下了五段子——

其一：将脸贴近你的头 / 呜噜噜呜噜噜 / 飞机要起飞了 / 要下雨了 / 要地震了

其二：饿了要吃 / 饱了就睡 / 睡够了就爬起来 / 张一个大口 / 伸一个懒腰 / 撒一泡热尿 / 然后就蹦就抓就跳 / 沙发罩住了 / 墨水瓶放高了 / 裤子抓毛了

其三：你比有些人可爱 / 因为你活得痛快 / 你比有些人豪迈 / 因为你活得坦

---

率

其四：圆乎乎的脸 / 黄幽幽的眼 / 咬烂了我的书 / 讨厌 / 讨厌

其五：无所谓无所谓 / 吃吧喝吧拉吧 / 一切都无所谓 / 反正我们都会死去 /  
养你爱你烦你 / 都只是短暂的一瞬

诗写出来了，好赖都是当时的感受。取个什么名呢？想了想，叫“养猫人自语”吧，就叫了《养猫人自语》。现在想起来，以《诗猫》为名也是不错的，你说呢？

（刊于 998 年第 11 期《延河》；收入《我的童心童趣——当代名人自述》，未来出版社 1999 年 11 版、《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

## 狗事点评（四则）

### 1. 一呼狗应

事件：成都的赵先生养了一只沙皮狗，取名“大班”。大班好动，在家里呆不了几分钟就想朝外跑，一跑出去，往往玩不到天黑不回家。于是，赵先生就给大班配了一个传呼机。他采用先饿大班肚子，后打传呼，再赐以食物的办法，使大班将传呼机响同有食物吃联系起来。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班训练，大班终于结业。如今只要传呼机一响，大班就会很快地摇头晃脑地出现在赵先生的身边，可谓一呼狗应。

点评：大班不爱在家里呆，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讲，大班是一个生理心理都正常的狗，也就是说是一个有天赋狗权的，七情六欲都健全的，对自由自在的美好生活充满渴望的狗。从客观方面来讲，赵家的空间毕竟太狭小了，色彩也嫌单调，外面的世界就不同了，天也大，地也大，要多丰富有多丰富，要多精彩有多精彩。不说别的，光那些在大街上走来踱去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女狗，就足以使长着男根的大班禁不住目光收不拢，口水常常流了。

看来，赵先生的方法是对头的，他把大班关起来饿其肚子，这饿肚子的感觉大概是最难受的感觉，不然，怎么会“饥寒生盗贼”“有奶便是娘”呢？剥夺一个饭碗和给予一个饭碗对大班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饭吃才能活下去呀。大班明白，和活下去相比，外面的花花世界以及再漂亮的女狗们都是第二位的東西。就此来看，所谓忠诚，所谓奴性，所谓一呼狗应，其实都是喂出来的。

大班佩带传呼机是顺理成章的，天经地义的，因为地球文明是地球上所有成员的文明。如果哪一天，你看到某个大班狗模狗样地弹钢琴，踢足球，做健美操，上因特网，甚至扬头挺胸地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对着麦克风激情飞扬，慷慨陈词，你也不必惊奇——世界总归是我们的，也是它们的呀。



---

（刊于《西安晚报》2003年1月14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2. 阿美的双眼皮

事件：黑龙江的钱先生养了一只名叫“阿美”的小沙皮。一日，他发现阿美眼皮向下耷拉，看上去无精打采，钱先生心里很难过。后来他多方打听，得知几千里路外的某城市有一家美容院能给狗做眼皮手术，就带着阿美前去就诊。手术不免疼痛，阿美硬是坚持了下来，除了流了点血、掉了点泪之外，阿美没有叫，也没有闹。刀口愈合后，阿美像换了条狗似的，不但眼汪汪秋水，楚楚动人，还拥有了一副漂亮的双眼皮。于是，阿美在远近的狗族中有了名气，前来赏美者络绎不绝。

点评：看样子，阿美是一只女狗了。既为女，又名美，就对这个崇美尚美的世界负有责任，就得对得起广大的观众。所以，阿美做双眼皮手术是光荣之举、正义之举、伟大之举。当然，美的道路是无尽的，下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修眉、染发、纹唇、隆乳、修补处女膜等等。相信阿美能够再接再厉。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其次，阿美在刀刃加身的时候，能够不叫不闹，这一点了不起。看来阿美明白，美同世界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隐忍，并以血泪为代价的。

第三，阿美现在是一条名狗了，其成名在于它有了别狗没有的双眼皮。狗要出名，捷径有三：一是捧名狗，它有名，你贴上它，主动地、不遗余力地为它叫叫好，你也就快有名了；二是咬名狗，它有名，你扑上去咬它一阵，最好让它挂点彩，或者和它打一场官司，你就有名了；三是爆冷门，别狗做不到的你做了，别狗没有的你有了，你也就有名了。阿美占的是第三条。

（刊于《西安晚报》2003年2月11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3. 老黄的忠诚

事件：天津某村村长孙某到外村参加宴会，灌了一肚子杯中物。回家路上，晕头晕脑地拐进一个公厕。如厕后竟没能起来，就势坐倒在茅坑上打起了呼噜。跟随在身边的爱犬“老黄”先是一阵狂吠，孙某未醒；接着又用嘴拽其裤子，直到将裤角撕破，孙某仍纹丝不动。老黄见状，只好自己跑回家，见家中无人，又跑到孙某的母亲家。老太太见狗叫得邪乎，就随着老黄来到公厕，见儿子在茅坑上睡得正香。老太太上前推叫，依然不醒。于是，只好找来两个小伙子，将粪便粘身的孙某装到板车上推回家。第二天孙某醒来，当村人说起昨天事时，孙某头一硬，眼一瞪，说：“哪有这回事？胡编！造谣！”

点评：在狗的诸多品性中，忠诚大概是要排在第一位的。这一条，老黄可以得个满分。按说，孙某醉酒，熟睡于茅坑，正好是个机会，逛逛街道啊，找找性伙伴啊，寻根骨头啃啃啊，等等，都是可行的，操作起来难度也不大。老黄没有做。这是第一。

老黄不但忠诚，还很聪明。它先跑回主人的家，是想叫女主人的，孙某老婆偏偏不在，于是又去叫孙家老太，如果孙家老太也不在，想来老黄还会去叫孙某的哥嫂弟妹之类。不知狗语辞典里有无“机智过狗”一词？如果有的话，老黄当之无愧。这是第二。

第三嘛，孙某酒醒后，对醉卧茅坑事件不予承认，还反说别人“胡编”“造谣”。那么，如果就这件事采访老黄，老黄会如何回答呢？作为当事狗，它是忠于事实呢？还是忠于主人的意志？聪明的老黄可能会选择“本狗拒绝回答”；也可能选择这样的回答：“事实是事实，但那是昨天啊，今天的主人不是干干净净地在堂屋里坐着看文件吗？”

（刊于《山西法制报》2002年12月10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4. 发崽的愤怒

---

事件：河南人李某在住家附近的饭馆里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颠回家来。未进门，便对着放在门外的狗食盆呕吐起来。家狗“发崽”待主人进屋后，便将其吐出来的东西吃了个一干二净。第二天李某醒来，呼唤发崽，没有动静。他走近狗窝一看，发崽正呼呼大睡。再看狗食盆，已光亮见底。李某明白了。午后，发崽醒来。李某见其眼中仍红红地网着些血丝，不禁觉得此事实实在可笑，就嗬嗬哈哈地大笑起来。不料这时，发崽突然狂吠不止，并一扑一扑地欲向李某发起进攻。一旁干活的李妻见状，赶忙抄起门后一根棍子将发崽撵打出门，事态才告平息。

点评：这是一桩与酒有关的事件。发崽为什么对着李某狂吠不止呢？

首先，发崽为它的一再误会而懊丧。它把饭盆里所盛的，人家从肚肠里翻出来的脏物，当成了主人的一次破格的恩赐。这是第一层误会。那东西竟有特别的香味，使它进而又高兴异常地认为主人恩赐的是一份难得的美味。这是第二层误会。是两层误会的叠合，诱使着它吃了第一口，又吃了第二口，直到一股脑地吃了个大地茫茫真干净。

其次，发崽为它的被捉弄而愤怒。既然你爱吃它们，而且已把它们吃到了肚子里，为何还要吐出来？既然要吐出来，又为何要吃它们？你明知吃了它们不舒服，要头晕脑胀，要大睡特睡，你还要吃，吃了还要吐，还这不吐，那不吐，专往本狗的饭盆里吐；本狗不幸误食，导致昏睡不醒，醒而眼红鼻酸腿脚软，你却坐在那儿大笑不止，幸灾乐祸，君子不为。本狗不吼你吼谁？不咬你咬谁？主人咋啦？主人就可以伤天害理，为所欲为？要不是你老婆棍子来得快，真想咬下你一块肉才解恨！

第三，发崽为女主人滥使淫威而不平。你老公在外边花天酒地，你不敢管，也管不了，却拿本狗来出气。你玩的是打狗劝夫？打狗治贪？谬也！且不说狗格不可践踏，狗权不容侵犯，即就是雄赳赳气昂昂地挺在那儿不走，让你毒打一顿，你那贪杯的丈夫从此就不再贪杯了？一个“贪”字，就那么好治，就这么个治法，真是笑话！

（刊于《西安晚报》2002年12月10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清贫，洁白朴素……

先辈的英名，是和这样一幅画面连系在一起进入我们的纪念簿的：是隆冬的季节，山野一片苍白，他头发蓬乱、面容瘦削，穿一件衣领上缀着红领章，打着补丁露出棉絮的灰布军装，在寒风飒飒的树林中被两个兵士发现了。兵士是想在先辈身上发个大大的洋财的，没想到连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更不要说金镯子金戒指丁当响的大洋了。兵士不能想象这个当了“大官”的革命者，会穷到如此地步，就一个用手榴弹吓唬，一个“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结果依然大失所望。末了，只好将先辈仅有的一块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分了了事。于是，先辈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先辈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揭示出一个多么重要的哲理；而这样一个哲理又引发出当今的人们多少感慨和思味！

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也曾穿着破布衫为人“佣耕”，发誓说“苟富贵，无相忘”，可当他“称王”之后，就是另一回事了。沉湎“殿屋帷帐”“怙强而傲长……”

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革命也有类似的情形。天王洪秀全起义前后四处奔波，餐风露宿，和部下南征北战，同甘共苦；可定都天京后，就“僻处深宫，从不出户，人罕识其面”，过着奢侈腐化的宫廷生活，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因此，先辈所言的哲理意义在于：革命者以其清贫朴素，身先士卒感召民众，形成战胜困难的凝聚力；清贫朴素，也就成为成功前的必要和必然。而令人思味的问题在于：革命者难道可以清贫朴素一辈子么？革命成功后还需要清贫朴素么？

先辈没有解答这样的问题，因为先辈未及领略和体味成功的喜悦，就饮恨就义了。过了十几二十年，当初和先辈怀着同样目的的一些革命者，开始用自己的

---

行为回答这样的问题了。一个直辖大市的两名首脑，就把国家的建设款还是救灾款上万元，悄悄地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虽然，这两颗脑袋落了地，然而，谁能说这两颗脑袋不是两个鲜红的信号或者惊叹号呢？

时间又过了十几二十年，有些人把不属于自己的万把块钱攫为己有，已成为不足挂齿的“小儿科”了；动辄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攫之受之不脸红，不手软。收贿赂，耍特权，汽车洋房争先恐后，山吃海喝家常便饭。他们侵占挥霍的当然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国之钱财，民之血汗！

先辈长天若有灵，该有何感慨？

先辈九泉若有知，该怎样喟叹？

人是个好玩耍好安逸好享乐的动物呀。清贫朴素，产生在清贫朴素的环境中。环境变了，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好玩的就在身边眼前。对于意志薄弱者来说，清贫朴素就很难留住了。战争岁月，保持清贫朴素是势在必然；如今年头，还要保持清贫朴素，也就是说清正廉洁，就不啻为艰苦的意志的磨难和考验。

所以，就想到了“反腐败”的艰难。

唯其艰难，我们才更要努力地去。做。

清贫朴素，同甘共苦，战胜了过去的很多困难；艰苦奋斗，大家同心，相信也一定可以战胜当前和今后的更多的困难。

先辈几十年前就憧憬过这样的局面：“……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方志敏《可爱的中国》）

先辈的憧憬不会永远是憧憬，我们坚信。

（刊于《共产党人》1989年第9期；获《共产党人》杂志1989年度优秀稿件奖）

---

## 金老走了

1995年1月26日清晨，乙亥年临近的时候，凛冽的院子里突然出现几个花圈，心中倏然一惊：谁又不在了？当得知是金江寒老先生时，悲凉的感觉便沉重地笼上心头。追悼会上，面对金老清癯病弱的遗容，我们深深地鞠躬，再鞠躬。

十多年前，还在陕西师大读书的我，心情惴惴地到报社送稿子，遇到的第一位编辑便是金老，他当时就坐在我现在坐的位置上。看了我的稿子，又问了问我的学习和写作情况，亲切，和蔼，使初涉文坛的我很受鼓舞。从此，我就开始在《西安晚报》副刊上发表习作了，而最初的几篇，都曾得到过金老和其他几位老编辑的修改和润色。这是需要感念终生的。金老当了五十多年的编辑，得到过他的悉心指导和帮助的，又何止我一个。

后来，我调入报社，和金老同在文艺部的大办公室里坐了几年。那时部里人多，十几个人为每周的五六个日常版供稿，而繁杂琐碎，编起来颇麻烦的周末版，则由金老一个人操持。常见他灰赭着单薄的身子（1965年金老因患结核病，去掉了一半肩胛骨和七根肋骨），慢慢地走到办公室来。稿子总是一篇一篇地阅，一字一段地改，末了还要一件一件地誊抄清楚。白天人乱嘈杂，金老就常在晚上处理稿件。晚饭后，暮色中，金老默默然提一个铝壶放在水灶的窗台上，去办公室编稿子到19点11点，完了，再默默然捎一壶水回去。

金老话语不多，有关他的一些情况，我还是从同事口中知道的：“文革”中受到冲击，金家下放到岐山农村，后来当然平反了，却因退休，行政关系未能回到报社。这样，尽管被返聘编了十几年“周末”，却一直不能像许多老同志那样住在个像样的房子里。

金老是名符其实的诗坛耆宿，报界元老。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开始了新诗的创作，主编过《匆匆》诗刊。抗战初期由豫入陕，担任过刊物编辑、报纸的主任编辑、总编、社长等职，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且笔耕不辍，于20世纪40年代出

---

版了诗集《我随着西风的哀怨》，颇得诗界好评。建国后，金老做了《群众日报》的编辑；1952年《西安日报》创办时，金老即被调来主持文艺副刊，1956年出任报社文艺组组长；1959年荣获省市文化先进工作者称号；1983年邀集新闻界同仁创办《老年报》，出任总编……

这一切，换一个人，免不得要在适当的场合说道说道，金老却从不向人提起。和他同室多年的我，也还是直到他的追悼会上，才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对省内广大读者而言，也许对金江寒这个名字不熟悉，但不可不熟悉《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文艺版面。翻开20世纪50年代初的报纸，以“红雨”“周末”为名的副刊上，几十个栏目交替出现，包括郭沫若、叶圣陶、丰子恺、冯至、田汉、张恨水等在内的众多作家的名字及其作品跃然纸上。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来评价是绝不过分的。这里面凝结了金老和他的同事们多少心血？是无法尽述的。

金老的日子很清苦。104块钱的工资从1956年一直拿到去世（1959年曾有获得两级奖励工资的机会，金老让了，没有要）。一家人就挤住在楼房下面低矮、简陋，一下雨就漏的平房里。1992年“周末”改版，金老算是彻底退了下来。为了对付日益见涨的物价，金老帮患残疾不能行走的儿子办了一个书报摊。每天早上，他的老伴把儿子的车车推到家属院门口，将杂志报纸一叠叠、一本本地摆上夹好；傍晚再一叠叠、一本本地收了，再将儿子的车车吭吭哧哧地推回来。我们上下班，就常和站在风地里，帮儿子照顾着摊儿的金老打招呼。如今书报摊还冷冷清清地摆着，却再也看不到金老那瘦弱灰赭的身影了。

曾经想抽个时间，和金老好好坐一坐，不料再也没有了机会。金老走了，走得很突然，走得让人思念不已。眼见着不少人把个“混”字当神敬，且不断地“混”出了新花样新水平，金老却自始至终地克己奉公，认认真真、勤勤勉勉、一丝不苟地将自己的生命之烛，整个儿地燃烧成了一个“敬业”。眼见着不少人热衷于争山争水，争星星争月亮，甚至于都要明火执杖地“抢”了，金老却毅然坦然安然地选择了“不争”。真正的淡泊是一种高超的境界，非常人可以步及。金老达到了。由此我感受到了一种苦味的人文精神：人类真是太伟大了。

（刊于《西安晚报》1995年2月15日）

---

## 藤椅·灯光·大门

我想到了三个意象：藤椅、灯光、大门。三个意象分别对应着三个关键词：敬业、勤奋、旺才。

藤椅的意象可以追溯到三十一年前的1981年。当时还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的我，第一次走进西安报社、走进文艺部送稿子。接待我的是金江寒先生，他当时就坐在一把扶手处缠着布条的藤椅上。金先生放下手头的工作，仔细地看了我的稿子，又问了我的学习和写作情况，亲切，和蔼，使初涉文坛的我很受鼓舞。从此，我就开始在《西安晚报》的副刊上发表作品了。1984年我调入报社，才知道金先生是报界元老，是西安报文艺副刊的创办者和第一位负责人。那些年金先生主持着周末版，常见他灰起着做过大手术的单薄的身子，慢慢地走到办公室来，坐在那把时不时发出轻微响声的藤椅上，一篇一篇地阅，一字一段地改，末了还要一件一件地誊抄清楚。遇到来访的作者，他总是像接待我一样，热情，诚恳，耐烦，和善。金先生作古多年了，但那把藤椅连同一种被称作“敬业”的精神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影响着我，直到今天。

灯光的意象与王西京先生有关。我到报社之前，西京先生是报社的美术编辑，我到报社一年多以后，西京先生才调离。在那段时间里，我常见西京先生来报社办公楼三楼一间屋子作画。因那间屋子靠近楼梯，夜幕降临之后，我去办公室，若见那间屋的窗子上亮出灯光，就知道西京先生又在创作了。有时午夜之后，我从办公室回宿舍，往往那间屋的灯光还明晃晃地亮着。我和西京先生没有多少交往，但我感觉心灵是相通的。我想，西京先生即使走遍世界，也不会忘记西安报社那间屋子，不会忘记那间屋子的灯光。天分和勤奋是成就事业缺一不可的两只翅膀。世界上天分不错的人很多，而其成就的大小，却往往取决于是否勤奋。几十年来，我那取名“慧雨庐”的书房的灯光几乎夜夜亮到十一二点，而且往往凌晨四五点又亮了起来，之所以如此，是我深知水滴石穿、铁棒成针的道理。



---

四府街 33 号（原称南四府街 9 号）是 1953 年以来西安报社的所在地，经过搬迁调整，院子比原来大了些，旧房换新楼，但大门仍在原来的位置。六十多个年头了，多少人、多少次从这个大门进进出出？多少份报纸经过这个大门走向千家万户？大门见证了西安报由四个版的小报到几十个版的大报，见证了报社由几十个员工的小单位发展成过千人的报业传媒集团。可以说，报社大门是吸引人才的大门，是兴旺事业的大门。改革开放以来，四府街大门之外，报社又新增了太阳庙门大门、南二环大门、南三环大门，随着门的多开和大开，一位位优秀的媒体文化人立足报社，走出潼关，走向世界；一批批新型的人才又意气风发地走了进来。作为从业队伍中的一员，眼见着报社的事业越来越兴旺，我感到高兴并深深地为其祝福。

（此文系作者在“西安晚报文化现象研讨会”上的发言，刊于《西安日报》2012 年 12 月 3 日）



庞进（右）与西安报副刊资深编辑张月庚  
(2016年6月6日，西安报社大门前)

---

## 卖报唱歌

同朋友去外地，坐在长途车上一边聊天，一边等着车开。

“看报！看报！哪位看报？”伴着洪亮的声音，一位老人上了车。“《法制报》《公安报》《足球报》《通俗文艺报！看《著名女作家之死》，看《泰山下的较量》，看《虐待父母国法不容》！”

“多少钱一份？”靠窗的一位小伙子问。

“一块钱。”

“卖贵了。人家都是五毛钱。”

“我还唱歌呀！你买一份报，我给你唱一首歌。怎么样？买一份吧！”老人说着，就把一份《法制报》递到小伙子手中。然后，走到车厢前面，转过身，果然就面对着所有乘客，高亢地唱了起来——

“……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一定会到来哟……”

“再耐心也等不来哟！”我笑了一句。说实话，老人唱得不错，既亮堂，又浑厚，只是稍微有点走调——如果有伴奏就好了。

“谁还买？谁再买一份，我给大家唱《宰相刘罗锅》。”

没有人要买。我忽然觉得这位老人有点面熟：浓眉毛，高鼻梁，眼仁有点黄……就问：“老者是——？”

“退休教师。”

“您原来在哪儿教书？”

“三原南郊中学。”

“在临潼教过吗？”

“教过。”

“徐杨中学？”

“徐杨中学。”

---

“哎呀！”我赶忙站起来，伸出手，“刘老师！”

老师握住我的手，有些茫然：“你是一一？”

“我是庞进呀！”

“噢，庞进，你看我都不敢认了！”

“我也想不到啊，都二十多年了！”

确实想不到。老师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多了。只有声音，还是那么亮堂。当年，老师就用这亮堂的嗓音，教我们做操打球，喊“一，二，三，四”，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老师的歌唱得好。晚会上的节目少不了他，还常见他手持一个长把的铁勺，舀多半勺白灰，一边哼着歌，一边为篮球场划线。他站在那儿，铁勺随着身子那么一转，一个很圆的圆就成了，那简直是一个绝招！

现在，年近古稀的老师依然一身运动服，只是在衣领内侧处多了一块巴掌大的硬纸片，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卖报唱歌”四个蓝字。——这是老师的广告牌了。

“女儿还在家待业，”老师见我注意到他缝在衣服上的“广告”，说，“不找点事干咋办？唱歌能多卖出几份报。”

“这行吗？”

“还可以。每天能挣个十块二十块。”

这时，靠窗的小伙子把报伸了过来，说：“你这报不好看，我不要了。”

“买一份吧，你看我都唱歌了。”老师的眼里流出请求的光。我也用下巴给那小伙子示意。还和朋友交换了一下眼神，朋友明白了我的意思。

小伙子买了。

互相留了地址电话后，老师就背着他的报袋子下车了。我心里一阵难过。忽然想到应该让朋友去多买上几份报，四下一望，车场上的人一堆一堆的，老师已消失在人群中，不见了。

（刊于 1996 年 11 月 11 日《西安晚报》。记得此文见报后，刘老师打来电话，说：“庞进呀，看到你写的文章了，谢谢你啊！”我说：“不用谢啊刘老师，卖报辛苦，您上年龄了，上下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多多保重！”2023 年 3 月 17 日补。）

---

## 采访姜昆

一伙人把一个人拥到一个房间里。

“姜昆，你什么时候烫的发？”

“是在猜谜晚会上。许多观众来信，说我自己不严肃，头发老是乱糟糟的。化妆师说，来，姜昆，我给你整理一下吧，就烫了。”

“春节晚会上，你穿中山装演出，是不是和反对自由化有关？”

“哪呀！反对自由化是去年 11 月，我们团去年 7 月就给每个人都做了一件学生装。我穿学生装，主要是想演出时显得年轻一点。衣服嘛，谁愿意穿什么就穿什么。咱们有些人就喜欢乱猜疑，没办法。”

“你老在外边，家里人怕很有意见吧？”

“那也是没办法。不过，我回家可什么都干嘛！我会做饭，尤其是蒸馒头。兵团当炊事班长那会儿，我一个人做四百个人吃的馒头。早上 6 点就起来，和面、盘面、换面粉、施碱水。”

“拿得住吗？”

“拿得住！不过也有拿不准的时候，几笼全是黄疙瘩！”

“你们昨天去同盛祥，感觉怎么样？”

“这会儿胃还疼哪！”

“掰了几个馍？”

“一个。”

“一个还胀呀？！”

“肉多呀！三块七那么一大碗。不过，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那是你，我们去就没那么多肉啦！羊肉泡有三种吃法，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一个是‘水围城’，就是煮好后，馍在中间，周围一圈水；第二种是‘干

---

刨’，碗里没水，干的往嘴里扒拉；第三种叫‘一口汤’，吃完了，碗底还剩那么一点汤，滋——，就喝下去啦。”

“溜缝哪！”

“对。缝一溜，就滋润啦。吃糖蒜了吗？”

“吃啦。”

“辣椒呢？”

“没敢吃，那玩意儿肿嗓子。”

“酒是喝啦？”

“不喝？”

“耽误吃饭哪！我不喝酒，喝了脑袋疼。饮料也不行，喝汽水都上头。”

“姜昆我看你有点胖啦，一百四，有吗？”

“一百五十二哪！个头一米七三，超十斤。”

“你们相声演员都发胖，马季、唐杰忠、赵炎……就马三立瘦。”

“他可是我们的祖师爷啦。外行人不服他，我们相声界，可全服他。”

“他现在干啥哪？”

“为革命而退休呗。”

“你这次来，在我们西安收了两个学生？”

“一个叫周春晓，一个叫蒲克，是你们西安曲艺团的。他们拜师拜了四年，今年我才答应了他们。”

“你原来收过学生吗？”

“收过两个。”

“听说收学生有仪式、有讲究，这次你怎么办的？”

“新事新办呗。他们本来说要吃饭什么的，我说算了，大家见一见，说一说就行了。”

“你到我们西安来，不学几句老陕话？”

“你说一句吧。”

“法他妈把法死了，没法了。”

“法他妈把法儿死了，没法儿了。”

“你那是京味老陕，不像。”

---

“法他妈把法死了，没法了!”

“哈哈”……

(刊于《西安晚报》1987年5月9日)



采访姜昆（1987年5月8日，西安止园饭店）

---

## 百惠

一提百惠，人们会想到日本那个名演员。非也，这百惠不是那百惠。这百惠是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孩，生活在湖北省的荆州城里。

我是应邀到荆州参加国际龙舟文化研讨会的，会址滨江商务宾馆紧靠荆江大堤。附近有两处景色引人注目：一是修建中的荆州长江大桥，十几个水泥墩站在浩荡的江水中，夜间灯光入水，晃晃悠悠若太白醉酒；一是挺立着一座高塔的万寿园，登塔一览，便“东望武昌云历历，西达巫峡路悠悠”了。

回程的前一天，我决定利用午休时间去万寿园一看，再不去就没机会了。园子不大，塔是突出的，八面七层，明代嘉靖年间的作品。有意思的是因江堤垒垒地增高，塔身下部，已深陷于堤面之下。这样的情形，全世界怕也不多见。还有一株奇特的银杏，种子掉到枯树里，又长出一棵来，树身细高，得靠三角架固定，江风吹来，那架子便吱吱作响，一树的绿叶就在艳丽的阳光里翻亮了。

从沿江的长廊散步而出，我发现了一座修建不久的亭子。八柱紫红，八角翘檐，琉璃瓦黄黄亮亮。匾额上刻着“抗洪纪念亭”五个字。我找了找角度，举起相机。这时候，一个小女孩跑进我的镜头。这女孩头戴白色软帽，脚穿白色凉鞋，天蓝T恤衫，粉红花短裤，胖胖乎乎，手里摇晃着一把金柄银身的玩具剑。我走进亭子，看那用汉白玉雕成的花圈，默读那黑色卧碑上的文字。小女孩便跳跃而来，坐在碑石一角，将一双黑漉漉的眼睛对我。

几岁啦？我问。

两岁半。眼睛一眨，小嘴儿一鼓，颠颠地跑开了。

这时候，一对年轻夫妇走进亭子，说小心小心，别跌倒了，看这孩子淘的。显然是小孩的父母了。大家就靠着柱子坐下来。我问你们是本地人吧，回答是的。便问我从哪来，我说陕西西安。噢，西安，十几个朝代建都的地方，有名哩！男的说。我说你们荆州也很有名呀，古楚国的郢都，还有屈原、楚辞、龙舟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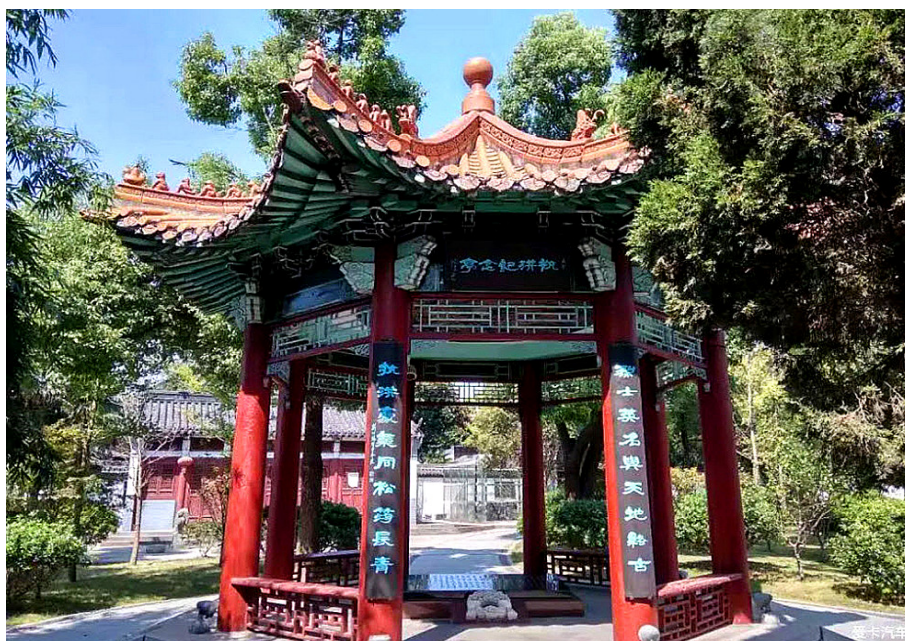
哎，这孩子属虎的吧？是啊。那就是抗洪那一年生的了？是的，女的说。那些日子可担心了，水大的不得了，只怕大堤保不住，这堤要是一决，全城就没了。多亏那些军人，男的插了一句，牺牲了十几个呢。军人走的那一天，女的接着说，大家都出来送，各行各业，老老少少，全城人都哭了。我也上街了，挺着个大肚子，一看见那些战士，就想哭。军人走后一个月，这孩子就生了。

那你们给孩子起了个什么名呢？我问。

叫百惠。男的说，惠是恩惠了，百是多的意思。

这时候，小百惠又蹦跳过来，爬上碑石，坐到一角，嘴里咿咿呀呀的唱着什么，手里那把剑就舞来晃去的。这孩子有福啊！说话间，我举起相机，喀嚓，抓了一张。

（刊于《西安晚报》2001年6月18日、《荆州日报》2001年6月18日、《海峡旅游导刊》2001年6月27日、《公益时报》2001年7月2日、《海口晚报》2001年7月16日、《大众日报》2001年8月5日）





---

## 军歌

出差路过石家庄，顺便去看望友人的孩子小郭。

陆军学院在郊外，下了火车找汽车，再倒一次车，花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招待所里登了记，拿起电话，打到小郭所在的中队。回答是到校外压面条去了，3点左右才能回来。看看表，两点10分，就信步在校园里转悠起来。

松柏青翠，路面宽平，屋宇疏朗整洁，除了隐隐地听到阵阵喊杀声外，别无音响——整个的感觉便是净且静了。在宽阔的露天电影场附近转了转，浏览了橱窗里展示学院生活的一组组彩照后，便按着一位军官的指点，向北京大学军训生居住的楼房走去。

铁丝上晾满了清一色的军装绿，出出进进也都是鲜艳的红肩章红领徽。楼门口一位清秀的女孩在值班，见我走近，便端端地站起，“啪”，一个军礼。“叔叔，您找谁？”我说了小郭的名字。她跑到厨房找了一圈，说：“您等一下，她们快回来了。”

这空儿，正好欣赏过道两边的板报。板报办得活泼生动，既有军训生活的篇章，也不军训之外的内容。我被吸引住了——

“……单兵课是整个军训中最脏最累最苦的项目。第一节单兵课上，我看到教员的手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滋’地擦出半米多远，心猛地揪紧了，暗想：如果不是为了上北大，我何至于会受这份苦？轮到我們做动作了，望望那坚硬的土地，再望望自己细嫩的手心，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摔下去。教员以数倍于我们的次数示范，他们的伤又怎么数得清？……训练场上腾起团团烟尘，仿佛置身于战场，我们被教员感动了——既然穿上军装，就应像他那样勇敢、忍耐、顽强……”

用一个编辑的挑剔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文字是完全可以拿去发表的。

忽听有人叫“叔叔”，扭回头，小郭回来了。脸上汗水津津，衣衫上粘着斑斑面痕。近乎一年未见，黑了，胖了，结实了，言谈举止，透着兵的神气，兵

---

的风采。“叔叔，去我们宿舍坐吧。”她笑笑地说。

这是一个标准的军人集体宿舍。空间比一般大学生宿舍宽大，也没有一般大学生宿舍那种脏乱差。被子、大衣、毛巾、茶缸，连同抽屉里的书本墨水等等，全都直线加方块地处在各自的位置上。几位同学围过来，让我看她们写的诗、散文、演讲稿。

诗直白浅淡一些，却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演讲稿里不乏慷慨激昂的句子。正是如此这般的年龄呵，我忽然想到，我像他们这般大的时候，广阔天地炼红心，也经常作一些慷慨的诗，写一些激昂的文。而这样的诗文如今已写不来了。

“叔叔，您对我们军训怎么看？”一位同学问。我说，如果我的女儿将来上大学，我一定鼓励她参加军训。因为，懂得约束，才能懂得自由；知道不易，才会珍惜。只是花一年时间好像长了些。

铃响了，同学们去上课，小郭请了假，说带我去转转。顺着一条柏油路，我们一直朝前走。单兵训练场、打靶场、模拟地雷、坦克、战壕……我说这学院好大呀，“在亚洲排第一呢”，小郭说，“占地五千亩，相当于五个北大校园。”她指着远处山顶上的两亭子，说那才是边界。我想那亭子上边一定风光无限。小郭看看表，说没时间上了我们回吧，就回了。

归途经过一个操场，有几十个战士在操练。见我们走过，便都扒住铁栏杆，直直地朝过看。我想他们主要是看小郭，就道：“你们在一个学校，他们还这样看啊？”“我们都习惯了。”小郭说，“学习纪律很严，北大生和学员兵不能交往，看电影也是分开坐，中间隔一米多宽。”说到青年人的敏感的问题，小郭道：“进校时就宣布了，谈了的不许吹，没谈的不许谈。”

走到宿舍楼附近，晚饭铃响了。每个楼口都先行走出七八个值日生，提着水壶，排着队去饭堂，他们负责打饭、分饭。然后以中队为单位，排起四人一列的队伍，喊着“一二一”，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整整齐齐地走向饭堂。这样的情形，使我想到曾经碰到过的，心灵被强烈震撼的场面。

小郭将一盘炒面和一碟小菜端到宿舍。面做得咸了，而且发粘。一百多人的大灶，也就这样了。她们却都吃得又胖又结实，让人感叹。

饭后，我和她们的副区队长聊了一会。这位经受过南疆炮火洗礼的尉官告诉我，从培养人的角度看，军训有它的必要性。自立能力、承受能力、吃苦精神、

---

纪律观念等等，都明显地增强了。谈到社会上对军训一年的作法褒贬不一时，他说，只有北大、复旦这样搞，其他学校就有意见，军事院校也压力大，得投入人力、物力、时间、场地等等。小郭他们怕是最后一届了。以后肯定还要搞，但不会花这么多时间了。

该告别了。副区队长送我到院子里。繁星点点，清风习习。楼上，学生们正在练唱歌。“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声音很大、很亮，弥漫在春天的夜空。

（刊于《西安晚报》1993年5月3日）



---

## 尊严

几位时髦青年说说笑笑地在我前面走。其中一个“牛仔裤”突然叫道：“哎，瞧那人，嘻嘻，球大个子！”

我循声望去，路旁的石料堆旁边，站着一位中年民工，个头确实只有一米出头。

“哼哼，”另一个“花衬衫”附和道，“我一脚就能把他踢得翻几个毛跟头！”

“就是就是！”

“嘻嘻。”

遇到这种场面，心里不是个滋味，只同情那民工，白受人侮辱！

突然，只见那民工招招手，道：“你几个不要走！”

小伙子们停住脚步，回过头，有点愕然。

“你们刚才骂谁哩？”声音不大，却有力。

青年们尴尬地愣在那里，一个“蛤蟆镜”倒先说话了：“我们闲聊哩，谁也没骂。”

“对对，谁也没骂！”“牛仔裤”和“花衬衫”红着脸说。

“骂就骂了嘛”，民工笑着说，“男子汉，连一句话都不敢承当！”

年轻人面面相觑，言语梗塞。

“我知道我有缺陷，玷污了你们的眼睛。这下好了，你们把人骂了，你们就高哉了！”民工咬着厚厚的嘴唇，仍然笑笑地，“算啦，走吧！”

几个人还愣着不走。

“走呀！”民工扬了扬手，“没事啦，走吧。”

小伙子们慢腾腾地迈开了脚步，此后一路都悄悄的，无语。

（刊于《金昌报》1986年8月18日）

---

## “特异”见识

和西北工业大学斜对门的“阿里山”舞厅，是一个消遣的好去处。那里有许多矮矮的温柔的情侣座，让你惬意让你舒服，让你忘掉烦恼而作无限美妙的遐想。本人舞道不精，便将脑壳架起来，饮一口咖啡，看一片斡旋，任那清风吹劲雷激，毛毛雨扬扬洒洒，飘在云里雾里落到曲曲弯弯的小河里……

悠悠然正待寻梦的光景，餐饮部经理小王坐了过来，说：“有个朋友能用耳朵听字，您不想见识一下？”我当然愿意见识了。过去，只是在书报上屏幕上看到过介绍，还没有亲眼“目睹”过呢。

他来了，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小王介绍后，小伙子取出一片纸，撕下比指甲盖略大一块给我，自己回避到一边。我在纸块上写下一个“庞”字，揉成小纸蛋，说“好了”。他便走过来，放在耳朵上“听”。“听”了约摸三、四分钟，说：“上头是个宝盖，下面嘛……嗯……下面是个‘龙’字，是宠爱的‘宠’吧？”我笑了，说：“差不多”。他一看未猜准，就又撕下一块纸来，让我重写一个。听着舞厅里传来的“噉通噉通”的音响，我就又写了一个“舞”字。这一回小伙子猜得有点吃力，说字中间有一个深槽，还一边“听”，一边在桌上比划，末了说：“不一定对，是每天的‘每’吧？”我绽开纸蛋，难怪——“舞”字笔划多，又是用元珠笔写的，除了一撇一横外，底下全揉模糊了；纸质硬了些，中间竟折烂了一道——是他所说的那个“深槽”了。小伙子不甘心，让我再写一次。于是就换了纸换了笔，清清楚楚地写下一个字来。这回猜得依然不轻松，小伙子不停地皱眉、咬唇、摇下巴。我看得心疼，说：“不行就算了”。他眨眨眼，说：“我用意念试试。”就一只手捏着纸蛋，凝视了我几秒钟。然后又看着纸蛋，看得眼睛都红了。两三分钟后，他一拍桌子，说：“嘿，猜着了！延安的‘延’！”这次猜准了，的确是个“延”字。我问他能不能猜出我为啥要写这个字，他摇了摇头。

猜字告一段落，我们就随意聊了起来。小伙子讲道：初三的时候，一位同学

---

上课时经过他的手给另一位同学递条子，正要递过去，老师扭回了头，他就下意识地拿条子的手撑到了耳朵边。这时候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句话来，下课后他问那位同学写的是不是那句话，那位同学诧异了，硬说他偷看了纸条的内容……从此，他的耳朵就开始“认”字了。接踵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测验，一次又一次的表演，这里叫，那里请，没完没了。搞得白头发冒出来了，眼睛近视了，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这倒不算什么，最让人不痛快的是人们总是不相信，你表演给他看了，又觉得你不可思议，那目光，简直像看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有时碰到个别会气功心眼又不好的人，在你表演时向你发一下功，你就什么都猜不出来了。有一女孩，能用眼睛把细钢丝“看”断，一次表演时就怎么也发挥不出来，“看”了近一个小时，钢丝未断，台下便起了哄，喊“骗人骗人！”要知道，这两个字对有特异功能的人的伤害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女孩急了，使出了全身心的劲。结果，钢丝“嘣”一声断了，女孩也随之“通”一声瘫倒在台上。抬到医院，一个多月抢救不过来。后来总算苏醒了，却变得有点痴呆。她的父母哭着说，再也不愿意让孩子干这种事了……谈到这儿，小伙子要求我写文章时一定不要披露他的姓名，我点了点头。

告别“阿里山”，一路上我都在回味小伙子说的话。看来人还是一般化些好，一旦有点“特异”，就得承接“特异”带来的灾难。然而，没有“特异”，人类直到现在恐怕还象猴子那样在山林间攀来爬去呢，唉！

（刊于《西安晚报》1989年12月14日）

---

## “生命先天学”及其他

我收到一封《关于破译人体从生到死密码的一封信》，写信人是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副教授赵先生。

赵先生在信中声称他已破译了人体的一种密码系列，破译的结果，证实了他“二十五年来所设想和思考的‘生命先天学’（Life Congenitalology）理论。”

“生命先天学”理论的基本点是“发现人从生到死都是先天性的，是人们生来固有的规律，不受主观意志及外因的支配。”赵先生认为。他创立的“生命先天学”及其预测方法，“将向有关学科及传统观念提出新的问题，将对人口发展、民族命运、大灾大难及战祸等方面的预测带来新的手段和结果。”

在人的生命之谜中，赵先生破译了哪些密码呢？信中说及六个项目：1，生育能力；生男育女及男女顺序；2，终生不育；3，配偶组合；4，私生子女；5，离婚；6，寿命。其中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寿命的先天性及预测。

这封信引起我的感觉，除了几分好奇之外，更多的则是疑虑——赵先生的探索，到底有没有科学性？准确性又能达到怎么样的程度？如果真如信中所言，那可真是了不得的发现了。就说人的寿命吧，如果活多少岁真的都是先天定好的，而且可以提前知道这个生命什么时候完结，那我们就该在有生之年，把想做的事赶快都做了，莫要死期临近时，纠纠缠缠地放不下。再进一步想，如果说我们生命的期限是先天定好的，也就是说，不管你后天锻炼也罢，保养也罢，都不能使你的生命延长片刻，那么人们锻炼身体呀吃补药呀甚至生了病想着法子医治呀，又有什么意义呢？想得越多疑心越重，于是就把赵先生的信又读了一遍。

信中有这样两段话：

“如国家有关方面认为这一发现有用，我愿把全部理论及方法献给祖国，并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

“我对这一发现的内容负法律责任。为防止剽窃，本人暂将具体内容保密。这一理论与宿命论、气功、特异功能、神灵论、占卜术等毫无关系，也跟政府现行的人口政策无抵触之处。”

再看赵先生的身份：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副教授；年龄：1940年10月生；并且是1965年12月就入了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大概不会随随便便地像街头耍把式的江湖艺人那样空口说白话吧？于是，就动了去采访、见识一下的念头。

一个细雨霏霏的傍晚，骑自行车的我进了西安外院的北门。这里正在搞基建，挖起的土堆得象小山包。泥泥泞泞地绕了几个弯，才找到赵先生住的单元楼。敲门进去，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饭，我便被让坐在沙发上。

一家五口，住在这样一套小小的单元里，算不上宽展；土豆丝、雪里红、稀饭馍，寻常人家的寻常饭。

赵先生看上去很有特色：红红的脸膛，高高的鼻梁（有一点俄罗斯味），眼睛大而亮，闪射着别致于一般人的睿智的光；在屋子里还戴着一顶鸭舌帽——想必是有些秃顶了。个头不算高，却硕壮。

晚饭后，女主人收拾了圆桌，我们对面坐下来。赵先生很健谈，虽不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却也是有板有眼——

我是陕西武功人，父母亲都是农民。父亲虽大字不识几个，却爱听书爱说书，能从西周一直讲到民国，算是一位口头文学家。我从小受这种民间文化的熏陶，对神呀鬼呀，宿命论呀以及孔孟之道呀，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上了学，尤其是学了外语，接触到一些西方文化，更加深了我探索人生奥秘和生命科学的兴趣。只是咱学的是语言文学，缺乏进行这种探索需要的起码的一些条件，只能在业余时间做一点儿涉猎。文革中，我突然被错当成“里通外国分子”安置“劳动”。朋友几乎丢光了，无人来信了，除了应付搞案子的那些人之外，倒有了大块的剩余时间，可以静下心来思索思索自己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了。

实验是从我和我老婆身上开始的。一般实验用的都是归纳法，即从许多个特殊身上，总结出一般规律来。而我采用的则是演绎法，即从个别身上摸索出规律，



---

然后推向众多的个别。我把这种方法叫“破译法”。比如二战时期吧，如果英法联军破译了德国人一封电报，那么一段时间的电报都可破译了，除非德国人另换一套密码。

经过反复测试，我首先掌握了我和妻子的生男生女密码。进一步推理，就初步掌握了不育密码、私生子密码、双胞胎密码、配偶组合密码、离婚密码和寿命密码。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我只要一测试，就能说出他生还是不生，结婚后什么时候生，生男还是生女，生几个，是不是双胞胎，以及寿命的长度；如果我再把他或她的配偶对象一测，就能说出他们能否白头到老以及他或她有没有私生子。

（笔者听到这里插问了一句：“才出世的婴儿，也能测出他将来的生男生女了？”赵先生说：“按说是可以的。”笔者再问：“如果他未长大就夭折了呢？”赵先生答：“那他的密码是应当有所显示的。”“能测出他活多久就夭折吗？”“这就要测他的父母了。”）

密码破译出来了，下面的大量的工作是验证和完善。我们学校有个水工，我测了两次，都是无儿无女。当时，他还是个没结婚的小伙子。后来，他结过一次婚，不幸很快就离了。至今，光杆一个。我有一位老朋友，他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就给二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自然是很想要个孙子了，可一连两胎都是女孩。怀上第三胎后，正赶上计划生育紧火，老汉就将女儿引来，让我给测算一下。我测出来她将生两女两男。两女已是事实了，两男呢，一个在肚子里，但多半成不了；另一个也就是第四个娃，生命力很强。果不其然，第三胎被迫流产。怀上第四胎后，东躲西藏，终于生了下来，是男娃。老两口宝贝得不得了，一直带在身边，不让女儿管。如今这孩子都七八岁了，身体结实，活泼可爱。今年元旦，我和儿子去了一趟渭南农村，测了几个，都是准的。有一位老太太，九十多岁了，我测出她一生生了四个娃，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能活一百多岁，二女儿只能活五十多岁。老太太的大女儿与两个儿子均健在，老太太说二女儿五十五岁时病故了。（一位法语教师的岳母被测定生了八个女儿，她的女婿不解地问道：“不就三个姑娘吗，怎么说是八个女子呢？”老太太说：“对着哩，活了三个，五个

---

殇了。”中国人能测准,外国人怎样呢?我测了一位美国教师,说她有两个孩子,流产了一个,还有一个男孩,也测准了……)

经过一定数量的测试,赵先生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任何人的生育能力和潜力都是生来固有的。一个人出生以后,直到他去世之前,这种生育密码就一直存在于他的身上,固定不变,而且可以预测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男育女之谜从小就可以揭开,这跟他的结婚迟早,怀孕与否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可以用生育密码的破译取代目前国内外最为先进的“验母血预知胎儿性别”的方法,使人类对这一奥秘的掌握达到完全主动的程度,做到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早知道。

赵先生提到的“验母血预知胎儿性别”的方法,见于在巴黎出版的《青年非洲》周刊1990年1月15日的一则报道。报道中说:许多未来的妈妈都想知道自己怀的是女孩还是男孩。从怀孕初期起,只需抽一次血化验一下,就可回答这个问题。一些英国和意大利的研究人员正在试验一种方法,这就是把进入母亲血液中的胎儿细胞中所含的遗传信号放大。如果细胞中有Y染色体,婴儿就将是一个男孩。

显然,这个方法是依据现代遗传学的染色体理论的。这种理论认为,性别是由性染色体决定的。女性的性细胞(卵子)内的所有染色体完全一致,男性的性细胞(精子)里的染色体则不一致:其中一半是男性独有的染色体(Y),而另一半是女性也有的染色体(X)。如果带有女性也有的染色体(X)的精子跟卵子结合便是女胎;如果精子内包含男性独有的染色体(Y)与卵子结合则怀男胎。

根据染色体理论,陕西省中医研究院的马维国发明了鉴别胎儿性别的“羊水和绒毛的染色体核型分析法”,准确率达到80%以上,获得了省科技发明二等奖。据说,这种方法意味着要从母体内抽取羊水和胎儿的绒毛,从而对母体及胎儿难免产生一定的危害而没有推广。

不管是国外的“母血分析法”还是国内的“羊水和绒毛的染色体核型分析法”,都有一个必需的前提条件,即接受检查的对象必须是女性,而且必须是孕妇。

赵先生认为他的发现远远地超越了上述两种方法。他测试的对象既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男人;既可以是孕妇,也可以是未孕妇,甚至可以是少女,是婴儿;而且不会给被测者带来任何危害。

---

赵先生自信地说：“男女双方生男育女的次序是固定的，是可以测知的。如果一个人预先知道了这一次序，想在生男育女上作主观的选择，也无济于事，因为先天性决定了这一生育过程不受人的主观意志的影响。生男育女之谜揭开之后，就把不生男孩的责任单独由女人承担，这一千古积案彻底推翻了。那些无数可怜的妇女因生了女孩而挨打受气，被迫离婚，甚至因此而丧生的现象，就可以避免了。”

任何一种探索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赵先生破译人体密码的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二十五年。搞实验是需要设备、需要资金的，然而，对于一个搞语言的穷（原谅我用了这个字）教授来说，设备呀资金呀，都是难以得到的。他也做过几番努力，比如向有关科研单位写信申请基金，向有关负责人写信请求资助等等，结果都是泥牛入海，有去无回。1984年，赵先生赴美国学习。1986年1月28日上午11点38分，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基地点火腾空。一分二十秒后，“挑战者”号突然爆炸，化成一个巨大的火球坠入大西洋，机上的七名宇航员全部罹难。这场灾难无疑是整个人类的灾难。坐在电视机前的赵先生和美国人民的心情一样悲痛。他想，如果这几位宇航员的生命密码能提前预测出来的话，这场灾难能否避免呢？至少可以避免七个人死在一起吧？再进一步想，如果一个国家把所有人的生命密码都测出来，输入电脑库存起来，那么，对这个国家的人口发展、计划生育以及民族命运，大灾大难的预测，将会起到怎么样的作用呢？

赵先生想得不错。回国后不久，他就将这一假说得到证实。原来寿命果然是先天性的。这一发现连他自己都好久不敢相信。

说了半天了，该用实践检验一下了。于是，我请赵先生当场表演，把我测一下。

赵先生让我伸出一只手（他说他已发现人体的十三个部位都可以做这种测试，不管在哪个部位测，效果都一样），手心朝上，他则拿出一个物件来，对准我的手心。测了一会儿，他说：“你结婚两年零九个月之后，生了一个男孩。”

我笑着摇了摇头。

赵先生诧异地看着我：“不准吗？”

---

我说：“我是 1982 年 12 月 1 号结的婚，1983 年 9 月 9 号我的孩子降生，是个女娃。”

赵先生吸了一口气，说：“这咋弄的？噢，对了，我的小儿子在测试器中放了一块磁铁。”

去掉磁铁后又连续给我测了两次，两次却都准了。甚至测出了我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娃，可是只有几个月就刮掉了。——按照赵先生的观点，这孩子就该这样，是“先天”定好了的。

说话间，赵先生的儿子赵玉回来了。儿子是父亲的信徒和助手。于是，我就让赵玉也来测测我。结果很怪，也是第一次测错，第二次测准。

“在你所测的人中，有没有未测准的？”我问。

“有一个”，赵先生说，“有一个女青年，我测人家要生个男娃，其实人家从医院抱回了个女娃，刚相反。”

“什么原因？”

“弄不清楚，也许是让人调换了。”

“能不能传两招，让我也试一试？”我向赵先生提出这样的要求。

“好吧，对你不保密。”

.....

于是，我学到了他的一种测试生男生女方法，说了声“让我回去试一试”后，就告辞了。

从采访赵先生之后到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用赵先生的方法先后测试了二十个人，有十四个人测准了他们的“生男生女”，有三个测的结果和实际情况刚相反，我测人家第一胎生男娃，人家偏偏是女娃；我测人家第二胎是女娃，人家偏偏是个男娃。还有三个也不算测准，我说人家生一个，刮一个，人家说她都刮了三个了。看来，这一项的准确率只能达到 70%。

回过头来思索，赵先生信中所言，是有些口满了。目前看来，他的“生命先天学”仅仅是一些初步的想法，要形成一套完整的能够服人的理论，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他的观点，往往不能深入的追究，一追究就讲不通。比如，美国

---

“挑战者”号升天爆炸，七个宇航员同时遇难这件事，按照赵先生自己的“生命先天学”理论，七个人那个时刻同时死，是“先天”就定好了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那么，你就是把他们的生命密码提前测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后天的努力能避免的话，岂不是和你的“生命先天学”矛盾了吗？

另外，我对赵先生发现人体密码所采用的演绎式的“破译法”也大有怀疑。就说破译电报密码吧，你破译了德国人的一份电报，掌握了一套密码，可以连续地破译，但是，如果德国人采用的不是一套密码，而是几套密码呢？人家把密码换了，你还能破译出来吗？你用破译出来的密码可以破译德国人的电报，但你能用同样的密码破译意大利人、日本人以及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的电报吗？况且，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比一份简单的电报，可不知要复杂多少万倍喽！

事实上，每一次测试，都要受到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昼夜阴晴啦，地理位置啦，周围有没有电磁场干扰啦，以及测者和被测者的心态意念啦，等等，都影响着测试的效果。据说检验一个理论正确与否，三百个例子，如果一个例子是错误的，那么就有理由将这个理论全盘否定掉。那么，赵先生要使自己的理论成立，就还得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要测试好多人，要有记录、数据、报告以及医疗科研部门的证明、鉴定等等，路漫漫其修远兮，一点儿都含糊不得。

然而，我们对赵先生坚持不懈的、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人类之所以为人，就是他具有动物界无法比拟、无法企及的探索功能，对宇宙、对生命、对大脑、对世界上的一切，穷其底蕴、揭其奥秘、寻其根源，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令人着迷的事业啊！人们已将目光投向了宇宙太空，飞天奔月已由神话变为事实，可人对自身的探索呢？也还仅仅是个开始！由此我们可以说：赵先生的探索是有意义的！起码可给人们提供一个参考。

一个人的价值，就体现在他探索某个奥秘的过程中，难道不是这样吗？

（1990年3月16日于西安晚报社陋居）

---

# 做事，做好事，做大好事

## ——张博与“文奥会”

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西安，西安有个张博。

张博身在西安，却想着全中国、全地球人的事情。

世界上有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奥运会”。

受此启发，张博提出了“世界文化领域奥运会”（简称“文化奥运会”或“文奥会”）的构想。

在张博看来，从 1896 年开始，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十多届的体育奥运会，促进了人类不断地挑战自身的体能极限，同时也促进了民众的体能健康；推动了世界各国对体育产业的投入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但，体育奥运会总体上侧重于比在体能、赛在运动技术，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在思想精神文化方面交流、提升的需要。而文化奥运会，可以借鉴、吸取体育奥运会、世博会、奥斯卡金像奖、诺贝尔奖等活动的组织模式，通过世界好文学、世界好电影、世界好音乐、世界好美术、世界好思想、世界好创意等的征集和评选活动，推出世界文化项目推荐排行榜，树立“更真、更善、更美”的世界文化正标竿，推进各国文化产业发展，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提供平台，使人类文明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提升。

这样的构想或者说创意，目标远大、目的明确，内容和实现的路径也表述得清楚明白。其中，频频地用到了两个词：“文化”“文明”。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成果的总和。这里的“各种成果”可三分为：物质器用成果、习俗制度成果、观念理论成果。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将其两分为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

什么是“文明”？简言之，文明是人类文化的进步状态。也就是说，文明是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文明，只有发展到进步状态的文化，才能称得上文明。那么，所谓物质文明，就是物质文化的进步状态；所谓精神文明，

---

就是精神文化的进步状态。

至于达到“进步状态”的标准，至少可以提出三个：福生、谐天、适新。福生就是造福于、有福于生命，包括既造福于、有福于人类自己的生命，也造福于、有福于人类之外的生命；谐天就是与天，即与自然界、自然规律相和谐；适新就是适合新的情况，与时俱进地把各种力量、各种关系、各种参数调整到最恰当的程度。这样看来，某种文化，发展到福生、谐天、适新的程度，就可以称为文明了；而某种文化，若未达到福生、谐天、适新的程度，就还称不上文明。

放眼世界，达不到福生、谐天、适新程度的文化，即算不上文明的文化，可谓多矣！而张博，就是想通过举办“文奥会”的方式，尽可能地将人类世界那些还算不上文明的文化，提升到“文明”，即福生、谐天、适新的程度。

这使我想起了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使我们的诗圣，获得了“身居茅屋，心怀天下”的赞评。而张博，可谓“身居西安一隅，心系天下文明”。杜甫心目中的“天下”，不过是华夏大地、九州方圆而已；而张博心目中的“天下”，就是真正的“普天之下”，即包括五大洲七大洋在内的全地球了。

具有这样的胸怀和视野的年轻人，在当今这样的物质文化甚嚣尘上的世界上，我们还能找到几个？

2005年以来，张博为“文奥会”能够从构想、创意变为现实，持续不断地投入智力、精力、财力；西安开研讨会，北京开新闻发布会，香港成立相关机构；联络海内外知名学者，撰写各种文件；尊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建议、新华社陕西分社发“内参”……称得上“上下左右苦求索，呼吁奔走无倦懈”了。

日常接触中，张博总叫我一声老师。对年长他近二十岁的笔者而言，我殷切地希望张博的伟大构想能够成为事实，因为，人来到世上，是要做事、做好事、做大好事的，而人类的文明，的确是需要不断丰富和提升的。

张博想把“文奥会”从创意到如今，十多年来的“脚步”“路碑”“沿途的风景”等做成一本书，请我作序。

那么，以上话语，就“是为序”吧。

（2019年6月6日于西安龙凤院）

---

## 零碎

终于坐在电脑前，在我满四十岁的时候，开始了这部谋画了许久的作品的写作。今天是 1996 年 11 月 3 日。本来打算从 11 月 1 日，我的生日那天起开始动笔的，结果一晃，就把两天时间给晃跑了。

1 号那天，一个支票到期了，上午从银行取出来，又到邮政所，连同利息统统买了“住房有奖储蓄”。银行的存款利率已经下调听说还要下调，继续存下去意思不大了。近来人们纷纷投资于股市，老熊逃遁，牛气冲天，连单位里的妇女同胞都成群结伙地去炒，还都相当可观地赚了一笔。而咱既要上班，又要写作，没有时间去泡股市，就只好买些这“有奖储蓄”碰碰运气了，要是能中上一套房子就烧高香了，目下居住紧张的局面就可以改善了。

回来时，捎买了一袋六十二块钱的上白粉，两天前母亲就说面快吃完了。要写这部作品开始的那个年代，一袋面十几块钱，一碗面一两毛钱；现在一碗面三四块钱，而十几块钱买一袋面的情形怕再也不会有了。上午，母亲为我做了长寿面，我香香地吃了一碗，还喝了一杯湖南出的酒瓶做成鼓样的“神鼓酒”。午休时，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奖券中了，我高兴地对母亲说，把母亲吓了一跳。

下午，受乡党加朋友郗经理之约，到大皮院去吃回民的饭食。郗经理说他今年是个受骗年，几十万块钱甩出去要不回来，看来得打官司。曾找公安上的人帮忙用黑道上的方式讨，讨回来一些，但公安上的人心也黑，钱花少了，夯不动。正聊着，意外地看见了另一位朋友尤先生，尤先生将同他一块吃烤肉的冯女士向我介绍。和郗经理分手后，就被尤先生拉着去歌舞厅玩。本想聊一会儿，唱一两支歌就走的，无奈尤先生和冯女士执意挽留，冯女士还打电话约她的一位女朋友。这朋友说来就来，使我更不好意思马上离开。于是听歌，唱歌，间或跳一曲。回到家时，已经 11 点多了，困了。

2 号上午编了几篇稿子，又为朋友的朋友登征婚广告、医疗广告事忙了一圈。下午一位老同学差他的学生送来他的新出版的小说集，要求把书的序言在报上发



---

一下。这位学生以前见过，是学艺术的，歌唱得不错，现在已经工作了。吃了一个苹果，学生匆匆走了。半个小时后，又打来电话，问她是否将一个塑料袋丢在沙发上，一看没有。她说袋里有她的珍贵的歌谱资料，于是相约从不同方向出发寻找。骑着自行车一路找去，发现了几个塑料袋，要么是空的，要么装着垃圾；问那些路边摆摊的人，也都说没有见。一直找到南郊这位学生就职的学院门口，了无踪迹，也没有和这位学生相遇。返回的路上，看见一位骑的变速车掉了链子，怎么也挂不上的学生。身边行人如流，没有人停下来帮她，学生急得头上冒汗。我立住车子，蹲下身，帮这位学生挂上车链，弄了一手油污。

回到家已近8点，匆匆地喝了一碗稀饭，就打的去芍林酒坊参加尤先生召集的聚会。昨天尤先生并没说聚会的内容。到后才知是“诗歌朗诵茶话会”。到会的有诗人、作家、报刊杂志的编辑记者、电台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以及艺术界、企业界人士等“社会贤达”。——主持人有意先说成“社会闲杂”，然后加以更正。于是，好几位先生上台报家门时都声称自己是“社会闲杂”。尤先生说他是以“看破、放下、自在”的佛家偈语为宗旨召集这个聚会的，希望大家“剥掉画皮，见心明性，畅所欲言”。但由于事先都不知道来干啥，彼此都有些生，六七十个男男女女懵懂地聚在一起，好像一下子还难以放开。也就是说，人人还都披着各自的“画皮”。朗诵了几首诗，唱了几支歌，就有些冷场了。留下印象的是一位诗人读的一首关于狗的诗，说他原来讨厌狗，后来发现狗比人好，于是开始喜欢狗了。还有一位先生背诵了一篇关于好女人的散文诗，说好女人是一所学校，一个男人如果拥有一个好女人就会变成一个好男人。尤先生让我也上去来一段，我说我记性不好，连自己写过的东西都常常想不浑全。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忙忙碌碌，被杂乱琐碎的事情没完没了地纠缠着。比如现在，孩子有一道化学题不会做，我就得离开键盘，去给她辅导。专业作家好一些，可以躲到一个什么地方，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地去务弄一部作品。而对有一份公务在身，且不得不常常变换社会角色的我来说，躲出去的可能性很小。我只能尽量地将零零碎碎的时间抓住，点点滴滴地完成我要写的书。

（1996年11月13日于西安慧雨庐）

---

## 王重阳的行为艺术

公元 1161 年，是金世宗大定元年。这一年，已经四十九岁的陕西咸阳大魏村人王重阳，抛却家室，在今户县南时村自掘一地穴，上面卷成墓冢的样子，高数尺，名之曰：“活死人墓”。他还在墓冢四周栽了四棵海棠树，并对询问缘故的人说：“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这其实是在向世界宣告：我要创立一个广为人知的新教派了。

这样，便有了一个问题：王重阳在创立新教派前，为什么要搞一个“活死人墓”？

有说法认为是为了与尘世隔绝，闭关静修。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王重阳自己也不否认，所谓“活死人兮活死人，活中得死是良因。墓中闲寂真虚静，隔断凡间世上尘。”（《重阳全真集·活死人墓赠宁伯功》）一个人要干一番事业，是需要一个环境的。不是有这样的话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王重阳就是要给自己创造一个条件。我觉得，王重阳这么做一定程度上是针对自己的，因为他出身富豪之家，自幼生活条件优越，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而且此前，也曾娶妻生子，也曾“颇喜弓马，善骑射”，也曾应试考场，求取功名，也曾“佯装疯狂”“醉中啖肉”，放浪于形骸之外。挖一个墓穴住进去，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强化自己已经产生的与过去决绝的意念，大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味道。王重阳在一首词里曾言要“断却丝麻出世缠”，显然，造一个“活死人墓”，就是为了将纠缠自己身心的“丝丝麻麻”，做一个彻底了断。

其实，换一个视角来分析，如果仅仅是为了避世静修，王重阳未必非采取“活死人墓”的办法不可。隐居于终南山，不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吗？在他之前，不是已有商周时的姜子牙，秦末汉初的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甬里“四皓”和功成身退的张良，晋时的王嘉，南朝宋时的李和，唐及五代的新罗人金可记、钟离权、吕洞宾等等名气很大的“终南隐士”做样板了吗？问题就在这里：王重阳

---

并不想长期地默默无闻地修炼下去，并不想修到“心死如灰，一念不起”的程度，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三教融合，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的全真道，从而把道教“由鬼神崇拜之教提升为身心解脱之道”。心里揣着这样一个宏伟的理想，那么，搞一个“活死人墓”，就难免有故弄玄虚，引人注目之嫌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做一个“秀”，一个独出心裁、神秘兮兮的“秀”，以吸引世人的眼球，为他的创道事业做舆论准备。我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一个事实是：王重阳在地穴里只呆了短短两年，就把“活死人墓”给填了，迁到户县刘蒋村即今天的重阳宫所在地，结庵布道去了。

王重阳的做法让人联想到“行为艺术”。“行为艺术”以“行为绘画”和“无形式艺术”为源头，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现已进展衍化为一种国际化的多相杂陈的艺术形式。“行为艺术”的定义至今莫衷一是，但似可简约地理解为：以别致夸张的、非同寻常的，甚或是怪异荒诞、不易理解的“行为”为艺术，借以表达某种精神诉求、价值理念。“行为艺术”的突出特征是将“物象”延伸、拓展为“事象”，即人以动作、姿态、表情、声调等形式，借助相关物体，构成存在于时空中的一个事件。以此来看，王重阳的挖、住“活死人墓”之举，未尝不可以视作一种“行为艺术”。它以别致、怪诞、异乎寻常的行为，构成了一个让世人关注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在王重阳以前出现过吗？没有；不但宗教修炼史上没有，人们日常生活中也未曾有。谁做出了世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谁就是创造；而这样的创造，如果以造福人类为目的，有增加文明之功效，其价值就是正面的，或正面居多的。这便是王重阳的“活死人墓”与其创立的全真道一起流传千古、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原因。

（刊于《西安晚报》2004年12月28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不寻常的握手

地球自己旋转一圈，人们谓之一日。地球不停地转啊转，这日子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累积起来。无数个日子，像黄河里的无数颗沙子一样平淡，却总有几颗沙粒因人们的某些活动而有了意义，于是不再平淡。比如，一个热烘烘的夏日，在蝉儿们此起彼伏的鸣唱声中，“张载与曹南冥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召开了。按说，这样一个会议，你给学术界之外的人讲，人家或许不觉得有太大的意义。但是，你若指出，它是在2003年7月27日这一天开幕的，而这一天，正是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他的眼睛可能就会亮一下。

如果仅仅如此，好像也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必要。然而，要知道，与会的学者，有西安本埠的，有来自北京、上海、新疆的，更有几位来自数千里之外的韩国。发言中，陕西师范大学的田文棠教授从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讲起，他说他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部队的一名指导员。7月27日那一天，他和战友们同往日一样，在战壕里整整趴了一天。那时候，谁都明白，流血牺牲是很平常的事情，像喝凉水、吃罐头一样平常，即使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天。想不到，五十年后的今天，竟然能和韩国朋友友好地坐在一起，研讨起五十年前怎么也不会想到的学术问题。当讲到这儿的时候，坐在他身边的来自高丽大学的金忠烈教授向他伸出了手，说：“我那时也在战场上，是韩国军队中的一名步兵排长。”于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会场上掌声响起，如骤至的雷雨。

“这是一次跨越五十年的握手”，主持会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先生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咱们的关学大师张载有言：“有反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仇必和而解”，好，很好！看到两位老先生激动不已的神情，我心中感叹道。如果五十年前的今天，不停止那场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战争，而是旷日持久地打下去，当年二十岁左右的田先生

---

和金先生，就都有可能成为对方炮火下的牺牲品。那么，还会有后来的田教授和金教授吗？还会有今天这非同寻常的握手吗？

由此，我想到了张载和曹南冥。张载（1020年——1077年）是陕西眉县人，生活于北宋年间，因其弟子大多数是关中人，人们便将其创立的学派称为“关学”。曹南冥（1501年——1572年）是韩国李朝时代（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人，他吸取了中国儒学、宋明理学和张载关学中的许多思想精华，创立了韩国的“性理学”。曹南冥对张载的“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及“心统性情”的心境说等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发挥。张先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曹先生亦有“笃学力行”“敬义夹持”“下学上达”“平心正诚”的主张。张曹二人，身处两国，时差四五百年，就学问继承而言，也是一次“握手”，不同寻常的握手。

张载和曹南冥都是离我们远去的古代人，今天的学者们，研究探讨他们，这当然也是一种“握手”，穿越时间隧道的思想的握手。这样的握手是需要费些神、用些力的，同时呢，我觉得，还应当重视另一种“握手”，即古人的比较优秀的思想精华，和现实生活的层次深些的、比较到位的“握手”。这样的握手似乎更有意义，尽管有一定的难度，仅靠学者们的研讨、著述和讲演是远远不够的。

（刊于《西安日报》2003年8月13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中国人的“心历”之碑

以治中国哲学史而著名的刘学智先生打电话来，说要送我新书，原以为只是一本，没想到是一套，六本，放到桌上高高的一摞。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印制得精美、气派，硬皮套封，昂首的中华龙底纹，衬托出醒目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的书名。于是，春节期间，竟没有多出门走动，有朋友打电话拜年，问你呆在家里干什么，我说看书呀。是的，对好书人而言，有好书可读，比跑东奔西、劳神费时的闲编海吃实惠多了。

书由张岂之先生领衔主编，刘学智先生任副主编，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大卷，洋洋 311 万多字。如此大的规模，一个春节长假是读不完的，好在可以先把每卷前面的“概述”读了，更多的内容日后慢慢“消化”。仅此，我也是“开卷有益”了。比如，我们都知道“和而不同”是孔子的重要思想，这个思想来自何处呢？来自西周末年史伯讲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什么意思呢？梁涛、刘宝才先生在《先秦卷》的“概述”中指出：“‘和’是不同性质事物相互配合，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是单一性质事物相加，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这就把问题讲清楚了。书中这样的让人眼睛一亮的阐述还有许多。再如，大家都知道孔子和老子是中华文化的两位开山祖师，但对两位先师的过从关系不甚了了。读《先秦卷》方知，孔子一生曾五次拜见老子，那著名的“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的龙之论，和言老子“其犹龙耶”龙之叹，就是在第四次向老子“问道”后发出的，当时孔子已五十一岁，思想已相当成熟。

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此前已出版过多种，我的书架上就有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和葛兆光先生撰著的《中国思想史》。但是，没有《中国学术思想编年》。不光我的书架上没有，在这套大型丛书面世之前，相信任何一个书架上都不会有。因而，当从刘学智先生手中接过这套沉甸甸的丛书时，我就发

---

过感叹：“这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功德！”翻阅丛书，两个印象是深刻的：一是全。从先秦到明清，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思想、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可以说“一个都不少”，甚至不怎么重要的思想、人物、事件，也多“榜上有名”。由于采用的是编年体，这个“全”就差不多到了“细”的地步，某某思想的历史演进、学派之间的关联维系、学术影响、学术传承等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条条缕缕，林林总总，全都历历在目。二是新。全书于传统的编年体的叙述中，融进了现代的研究方法，作者们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力求既“承古”又“开新”，在“旧瓶子”里，既装醉人的几千年的“陈酒”，也装飘香的近当代的“新酿”。新还在于每个条目之下，在内容述要、文献引证之后，还附有“考辩”一栏，大凡有争议的诸如先贤们的生卒岁月、著述年代、版本流传、观点异讹、目前研究的情况，等等，都列示于此栏。这在以往的思想史著作中是稀见的。

一个人的一生，有生物意义上的“命历”，即生命历程，也有精神上的“心历”，即心路历程。“命历”是“心历”的物质河床，“心历”是“命历”的灵性活水；“命历”体现的是世俗生命的长度，“心历”体现的文化精神的高度、深度、宽度和浓度。一个民族不可能只有“命历”，没有“心历”。中国人的“心历”，如今已聚精集华、全面真切地反映和展示在《中国学术思想编年》里了，这是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啊。古往今来，泱泱中华，身身相传，心心相承，代代相续，做天地思、社会想、人生虑者，何止万万！其成果真可谓浩瀚如江海、辉煌如星空！而要将这些成果搜罗、汇集、析理、撷选、考辩、总结、提炼、升华于一体，将是一个多么浩大、艰辛的工程！《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由十位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学者合作撰写，历时八个春秋，其工作量之繁重、“坐冷板凳”之功夫、心神精力之劳苦，不难想象。举目当今学界，浮躁之风不可谓不烈，而诸位学人能摒干扰诱惑于室外，潜慧智精心于案头，其学风实可嘉、精神尤可贵。

独著了《隋唐五代卷》，又与徐兴海先生合著了《魏晋南北朝卷》的刘学智先生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东晋时有一位曾在战乱之后上疏复兴国学的学者叫袁玫，其“玫”字的异体字与“环”的繁体字“環”很相像，编写时未详察，就简化作了“王环”。后来一查，发现错了。这时书已印成，怎么办？返工。将有错的那一页裁下来，将改正了内容的新页制版、印刷，贴上去。此事虽小，却反映了丛书撰著者和出版者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的精神。

通观全套丛书，用“中国人的‘心历’之碑”来定位和评价，应该说是恰当的，说得通俗些，就是该丛书不但“立得住”“用得上”，而且相信也能“传下去”。

（刊于《西安日报》2007年3月31日、《海南日报》2007年5月26日）





---

## 兴宗旺族在长安

### ——贺《韦姓史话》与《杜姓史话》面世

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馆员、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杨建国馆员编著的《韦姓史话》《杜姓史话》，分别于2001年9月、12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真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

二书列《中华姓氏史话丛书》之中，该丛书是为适应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热”的形势，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而编写的。策划者之所以推出这套丛书，“就是要通过姓氏这一纽带，凝聚国人力量，凝聚海外华人、华侨的力量，扩大爱国阵线，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民族。”进入此系列的各史话，“以正史为纲，以宗谱为辅，以野史为补，以碑记为助，一姓一书，概说姓氏的来龙去脉，宗族的繁衍迁徙、悲欢聚散、荣辱兴衰、文化特色，历代名人的历史胜迹，以史说话，以话说史，文史并茂，娓娓而谈，贵姓何来，根在何处，始祖何人，郡望何方，聚散何如，有何名人，往昔如何，今日怎样。”《韦姓史话》《杜姓史话》，均是按此要求编写的，达到了预期目标和水准，集历史性、科学性、通俗性、故事性、趣味性为一体，向人们展示了两姓宗族几千年来的流变史，从中亦可见我泱泱华夏传承衍变之一斑。

韦、杜两姓人的远祖都是古史传说时代的黄帝，历史可谓久远。再稍后的韦姓远祖是颛顼帝、彭祖（颛顼第五代孙）、彭寿（彭祖之子）、彭元哲（彭寿之孙）。夏王少康时，封彭元哲于韦（又称豕韦，在今河南滑县），以地名为国名，称“韦国”。商王汤灭夏朝时，韦国被灭，贵族相约，流散后以国名“韦”为姓，示不忘亡国之情。而再稍后的杜姓远祖则是帝尧（又称唐尧）、尧之子封的唐国（在今山西翼城县西故唐城）君主。西周成王灭唐国后，封其弟于唐，迁尧帝后裔于杜（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三兆村南，往属长安县），复立国，以地名为国名，改称“杜国”。传到杜伯时，被周宣王以莫须有罪名处死，杜国人复仇，射死宣

---

王，幽王又为父王报仇，灭杜国。杜国的贵族也相约，失散后以国名“杜”为姓，以示不忘祖先。

韦国余民至商末时，散居于漳川（今陕西扶风县）的一支复建立小国，国君改姓韦，国名仍称韦。韦方国传至韦遐时，周诸侯国渐强盛，便依附于周。周武王伐纣时，韦遐带军从征，灭商有功。西周建立后，周武王封韦为伯国，迁于故国地韦（今河南滑县），称“韦伯国”，国君韦遐，也随之称“韦伯遐”。约于西周末或春秋初，韦国亡，余民迁居彭城（今江苏徐州）。传到西汉时，有韦孟（遐之第二十四代孙），曾任楚王刘交及其子、孙的傅（即老师）。后因楚王刘戎（交之孙）暴虐，对师傅韦孟不尊重，孟辞官回乡，又怕楚王加害，举家从彭城东迁于邹（今山东邹县）。传至第五代孙韦贤时，被召而举家迁入长安（今西安未央区）做官。宣帝时，拜韦贤为丞相，封爵扶风侯，享始平（今陕西兴平）食邑七百户，赐宅第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大王乡大王村）。从此，韦贤家族成为平陵荣贵门第。韦贤有四个儿子，三人为官。汉元帝时，拜韦玄成（贤之小儿子）为丞相，封于杜陵（今三兆村南），家遂迁此，其长兄韦方山、二兄韦弘两家留居平陵，后世不显贵。杜陵玄成的子孙世代相传，累分立为数十家，成为大宗族，向全国迁徙。清代后，尤其是近、现代，移居海外的韦姓人日益增多。韦姓宗族至唐时，今长安县韦曲是中心区。

杜国在西周末亡后，余民四散，直到春秋时，始有鲁国（在今山东曲阜）卿大夫季平子的家吏杜泄，被尊奉为杜姓的直接祖先。叔孙、孟孙、季孙三家分鲁公公室领土时，杜泄避难，举家迁于郢（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江陵），被楚王任为朝官。他的儿子中，有的任楚国大夫，有的西入秦国任官（如杜挚）。秦朝时，杜赫（泄的四代孙）因战功被晋升为大将军，封食邑于衍（今河南省南阳），成为荣耀家庭。传至汉武帝时，赫的后裔杜周，被召入长安任廷尉府官员，家庭以南阳豪放迁居茂陵（今兴平市西北），成为显贵家庭。杜周官至御史大夫，执法严酷，诛大臣、杀官员，名声不好（司马迁将其列为酷吏，以廷尉职寿终）。其长子延寿、延考，均执法严酷，为朝野所憎恨，家居茂陵。他的小儿子杜延年，博通经史，熟悉刑律，为人谦恭宽和，与父亲、兄长的作风大不相同，得到朝野称赞，以御史大夫职，被封爵为“建平侯”，赐宅第、食邑于杜陵，成为与韦玄成宗族齐名的大宗族，至唐代时，杜姓的达官贵人府第、别墅多在杜城（今西安

市南)或鞞川(今蓝田县)。杜姓人与韦姓人一样,均是由杜陵(通称为京兆)逐渐迁于全国,以至海外诸国的。

治学不易,攻关弥艰。在重利之心日盛、浮躁之气漫延的当今,两学者能蹈游史海,攀越文山,披星戴月,孜孜矻矻,其精神尤为可敬。这两本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且通俗易懂,可说是学术价值不菲,读来又趣味盎然,不仅韦、杜姓人可作为“传家之宝”,其他姓人也可以从中得到良多教益,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

(刊于《西安日报》2002年4月7日)



---

# 敬意

## ——《师德》序

一位文友和我谈及人生的三大幸运：上学时遇到一位好老师，工作时遇到一位好领导，成家时遇到一位好伴侣。我深以为然。就说好老师吧，我的感觉是幸运复幸运，因为我遇到的不是一位，而是多位好老师。高维秦老师是我遇到的好老师的一位代表。

那是1971年9月，我以全考区总分第一的成绩，进入高老师任校长的临潼县（现在称区了）徐杨中学。入学典礼上，主席台上的高老师在众多的新生中找了我，我的羞怯的眼神和高老师如炬的目光曾有过短暂的相遇。接着，我发现高老师和坐在身旁的副校长说了几句什么，那位副校长也朝我坐的地方看了看。于是，我的脸刷一下红了。之后的两年半高中生涯，我都成长在高老师关注、关怀、关爱的目光下。入团，担任班长、团支书，当选三好学生标兵，出席县、地区教育系统先代会……记得那次赴地区开会前，高老师亲自给我们三位代表戴上大红花，并率全校师生在校门口夹道欢送，那场面，令我一生难忘。

表扬和鼓励对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促进作用是很大的。我在中学时期能有上佳的表现，与老师们的表扬和鼓励分不开。高老师表扬我，常常是抓住一些小事情。记得有一次，我在他那里取什么书并留下一个条子，在写书名的时候，我没有忘记加上书名号。第二天，他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这件事，说“小小两个书名号，反映了学习态度上的认真，我们不少同学就缺乏这份认真”。这样的表扬还有过多次。那年秋天，县教育局搞公办中学统考，我取得了全县第一的好成绩，名字传扬到了其它学校。高老师认为不能“墙内开花墙外香”，于是便“加强了宣传力度”，大会讲，小会说，将我树为楷模，到处被人注目。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我，姐姐和弟弟，三个人都毕业于临潼县徐杨中学，都是高老师的学生。这些年来，我在文学写作和文化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弟弟在书法篆刻和档案整理上也干得不错，使高老师感到欣慰。他视我们为他的“得

---

得意门生”，见人就说，逢人就夸。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把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凡是看到的，都一篇一篇地剪下来，精心地贴成一册。这也使我感到了压力：老师的那如炬的目光，还一如既往地看着我，我只有努力再努力地把事情做得更好，否则，就对不起我的老师了。

1998年9月13日，“高维秦先生从教四十三年暨七十华诞座谈会”在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中学隆重举行。武屯过去属临潼管辖，高老师是这个中学的创始人。参加座谈会的高老师的弟子，有毕业于武屯中学的，也有毕业于徐杨中学的，遗憾的是我未得到通知。好在也是高老师“得意门生”的王喜兰女士，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和高老师的事迹，撰辑成《师德》一书，使我看到了会议的盛况，同时也对恩师一生的不朽功德有了全面的了解。

高老师1929年出生于渭南旱原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博闻强记，聪颖过人。1949年中师毕业，之后又取得了陕西师范大学的文凭。担任过小学教育主任、校长，中学毕业班班主任、校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等职务，先后被评为专区青年教师积极分子、县、市、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和陕西省劳动模范。他执教四十三年，以“德”为本，以“心”育人，艰苦创业，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他为人正直善良，虚怀若谷，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克己奉公，关心学生、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

现在，这本书要付梓出版，王喜兰女士嘱我作序，这当然是对我的看重，可我总是有些担心，担心做不好这篇序，那么就算一篇中学生作文吧，聊表我对恩师的敬意。

祝敬爱的高老师健康长寿！

愿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

（2003年1月29日于西安慧雨庐）

---

# 学写汉字的好

## ——《中国书法简史》跋

小女儿三岁多跟着她妈妈到加拿大，现在英语已说得很流利了，且能读会写，可中文却进步不大，会说，读和写都有困难。她曾经对我感叹：“爸爸呀，汉字怎么这么难学呀！”孩子的舅舅移民加国多年，一次我们讨论孩子学汉字事，他说：“汉字有什么好？字那么多，难写难记，你看人家英文，就二十六个字母，好写好记。”我说：“英文书写起来是容易一些，但你从英文单词里看不到自然界的形形色色，而我们的汉字呢，每一个字都和物象有关，都能追到自然界里去。比如，‘日’就像太阳的样子，‘月’就像月亮的样子，‘木’就是一棵树，‘山’，就是一座山……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汉字就是天人合一的结晶。孩子们通过学、写汉字，可以学到中国人对大自然的尊重，学到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生活方式，学到中国文化的精髓。”

前些日子，身任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弟弟庞任隆，将其撰著的《中国书法简史》样稿拿来让我看，并说这是专门为中小学生写的一本书。我看后觉得挺好：一是将中国汉字书写方式的演进历程做了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同学们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汉字是如何从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走到今天的；二是对因书写汉字而成为书法家的历代名家做了精当的分析和点评，同学们通过这本书，可以知晓学写汉字应该以那些人为楷模、书法艺术的高度又在哪里。有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承古才能开新，只有学习前人才能超越前人。

我自己从小喜欢汉字，也喜欢书法，如今虽然不以书法为业，却也常常免不了题词挥笔。在一个研讨会上，我曾讲书法艺术至少有四大功能：一曰升华精神，二曰寄寓生命，三曰弘扬文化，四曰丰富生活。在此，结合自己的体会，我还想加一句通俗的说法：字是人的脸面，字写好了，就多了成功的机缘。

我长期做龙凤文化研究，知悉龙凤不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

---

情感纽带，还常常被用来形容、赏赞书法艺术。那么，我就用这些词语来祝福吧：  
愿同学们“笔走龙蛇”“龙飞凤舞”“龙章凤姿”“龙行天下”！

（2012年8月25日于西安慧雨庐。《中国书法简史》，陕西旅游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

## 荟萃文化 承传文明

### ——序《高巷史话》

近年来，我在下乡采风过程中，发现基层乡村有许多文化价值很高，却处在流散状态的东西，如村庄的变迁史，家族、姓氏的兴衰史，英烈、贤达、恶人、怪才的故事，各种风俗民情的演进，过去年代的遗迹旧物，等等。我觉得这是一笔巨大的、很宝贵的财富，是可以证历史、益当代、启后人的“活化石”。时代在飞速进展，若不尽快地予以收集、纪录、甄别和保存，这些“活化石”就有可能失散消亡。于是，我曾积极建议启动“乡村史志工程”。不错，各市县都有市志、县志，这些市志、县志都比较宏观，是粗线条的，难得具体、周详和全面。如果将乡村史志编修起来，对市志县志来说，是大程度、大范围、多方面、多角度的补充和丰富，同时，也给想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进程、文化积淀、民俗风情、投资环境等等的人士，提供一个不可多得资料文本。想想看，如果中国的每个乡村都有一本史志，合在一起，该是一套何等规模的煌煌大著啊！

我的出生地栢阳是一个有名的古镇，历史悠久，民风淳厚。当我于年初建议启动“乡村史志工程”的时候，就曾想到且不说别的地方，栢阳就该有像样的镇志和村志。因有这样的想法和期待，当乡贤田焕新先生将一部六、七万字的《高巷史话》送到我的案头的时候，我就特别地欣喜。于是，就把手头的事情都放下来，专心致志地阅读这部村史。

高巷是栢阳镇的一条街巷，过去是栢阳生产大队第四小队，现在属栢阳村第四村民小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栢阳人还是习惯地将其称为高巷。因高巷和我的“老家”，即父母长期工作的单位——栢阳地段医院（现在称栢阳中心卫生院）相距不远，高巷的人也就认识一些，高巷的事也就知道一些。比如吕家，小的时候就知其是“大户”，祖上做过朝廷里的大官，“文革”中挖位于清河南岸吕姓祖墓的时候，我们还都跑去看过。但对其人的生平业绩，其家族的兴盛



---

绵延，等等，就知之不多了。《高巷史话》弥补了我的空白。再如，为什么叫高巷？是所处的地势高吗？一直不甚了了，读《高巷史话》才明白：噢，原来是清代中叶时因高姓居多而得名，民国时期，高姓人陆陆续续都迁走了，从那时至今天，高巷再没有姓高的人，却依然叫高巷。——文化的延续性由此可见一斑。

我阅览过不少志书，惟有《高巷史话》使我频生亲切感。比如，在《轶闻故事》一章里，我读到了《民娃和忙娃》一节，说的是小的时候，在清河里游泳，水性好的忙娃搭救了陷入危难中的民娃，长大后，民娃不忘相救之恩，尽力帮助忙娃的故事。民娃的大名叫吕民，是我初中时相交好的同学，算来已有好多年未见了。村史中历述他发奋有为、处事公正、热心助人的事迹，谓之“侠肝义胆”“有口皆碑”，读得我不禁感念、钦佩起这位昔日的学友来……再如《醋匠张合明》，张是20世纪60年代从江苏迁来的，初来时以做杂活谋生，给医院打过土坯，刷过墙，一身好力气，特别能吃苦。后来，在他学了做醋手艺之后，我还提着瓶子，到其醋房里灌过醋呢。还有当了军官的李改明、做过老师的吕宽心，唱过戏的王根羊，同过学的田满娃，做过村干部的吕和心，等等，等等，都牵动起我的思绪，诸多往事、人情、景况，竟像彩云一般，飘聚在心的天空，久久不去。

撰写村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年过花甲的田焕新先生，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搜集，整理，爬格子，集思广益，废寝忘食，两年多时间，写坏了五支钢笔，耗去了两千张纸，视力下降，须发皆白……他把撰写村史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义务，认为“做些有利于社会的事，人生才有意义”“人不能只为钱而活着，为了录存这份历史资料，倒贴些钱也是值得的”。田先生的境界、功德，令人肃然起敬！我相信，广大农村还有许多像田先生这样的人，大家齐心协力，何愁“乡村史志工程”不成？当然，这个工程是需要方方面面大力支持的，尤其是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高巷史话》能脱颖而出，村、组，以及镇、县的干部们，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从史志编纂的角度看，《高巷史话》还不够全面、细致，还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栎阳村辖七个自然村，如果以《高村史话》为模版，把其他六个自然村的村史也修起来，合在一起，岂不更好、更壮观？再扩而大之，栎阳全镇、临潼全区、西安全市，乃至全省、全国，大家都修村史，那我们这代人，就荟萃文化、承传文明而言，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就可以说是“大

大的”“空前的”。

（刊于《西安晚报》2003年10月7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右图：2007年11月30日，本文作者庞进赴临潼栎阳高巷，看望重病中的《高村史话》作者田焕新先生。墙上镜框里，是田先生撰写、经庞进编辑、发表在《西安日报》上的《古镇栎阳》等文章。左图：庞进为田焕新先生撰并书：情结厚土撰史话 心系文明称乡贤。

---

## 生态红线与生态良知

### ——读贾治邦《论生态文明》

《论生态文明》（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4 年 9 月版）一书，是一部图文并茂，既高屋建瓴，又晓畅好读的关于生态文明的力作。作者贾治邦先生结合多年来在省政府、林业系统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案例，全面、系统、通俗地阐述了“生态文明”。

该书在开篇的序言里，将生态文明定义为“人类文明中反映人类进步与自然和谐程度的状态”，指出追求生态文明的实质，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接着，该书以 29 万多字的篇幅，从“生态的本质及其演变”“生态系统及其功能”“生物多样性”写起，介绍了“生态产品及其属性”“被侵害的生态系统”和“理性的觉醒”，论述了“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及其技术可能性”，强调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号召全民合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相信这部书能够被更多的人喜欢和阅读，从而使“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深入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

阅读该书，时有触目惊心、振聋发聩之感。如《被侵害的生态系统》一章，作者以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湿地萎缩、物种减少、水土流失、干旱肆虐、植被破坏、水体污染、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等十个方面的情况，以大量的例证和数据，说明“生态系统养活着人类，人类却在日益严重地侵害生态系统，一场积怨已久的矛盾正在激化”。如，中国处于濒危状态的动植物物种为总数的 15%至 20%，中国已有近 200 个特有物种消失，有些已经濒临灭绝。如，几年来，中国平均每两三天就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目前全国有 3.2 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 6300 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 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 多

---

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如，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相当部分是严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有些土地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如，各类源头废气年排放总量为63.7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平均每年要呼吸4.7立方米的废气！而遍及半个中国的雾霾就是以严重大气污染为表现形态的生态灾难……

痛定思痛。面对严重的生态问题，作者提出了“生态红线”一说。所谓“生态红线”，就是“生态系统承受人类索取资源的崩溃临界点”，说得简明些，就是“环境资源承载力”或“生态承载力”。“生态红线”意味着，当生态退化到一定程度时，自然生态系统将无力为人类提供服务，届时，空气不能吸，水不能喝，地上产的东西不能吃，那人类就只剩下自裁以谢天地了。据此，作者大声疾呼：“我们的发展，必须以生态承载力为红线，这是雷池，不能逾越。如果背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而不顾，犹如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这样的发展无异于直奔死亡。”

国家生态红线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最后防线。作者指出，只有划定红线，加大生态修复和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现有的森林、湿地、海洋、草原等生态系统以及野生动植物及其生物多样性，尽快扭转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状况恶化的趋势，中国才能稳定地立于生态安全线之上，才能实现建成生态文明社会的目标。

对每一位公民而言，为了自己尊严地活着和活着的权利，每个人绝不能视生态文明与己无关。因为，在构成每个人安全生存的条件系统中，生态安全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它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保障，也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据此，作者呼吁每个人都应当具备和焕发“生态良知”。指出，公民的“生态良知”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这种良知，意味着树立科学的生态消费观念，以一种既能确保生活质量，又不会对生态环境构成危害的消费意识约束自己的行为；意味着关爱生物，善待生命；意味着将生态道德意识贯穿在自己日常生活的所有行为之中。

（2014年11月19日于西安龙凤院；刊于《西安日报》2014年11月20日）

---

## 关于“西安之子”（二则）

### 1. 英雄的事业在“马”背上

“西安之子网”过三岁的生日，谨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国民间有“三岁看大”之说，意思是一个人有没有大的出息，在他三四岁时便露出了端倪。“西安之子网”尽管只有三岁，但其容含之广、资讯之丰、图文之茂、更新之快：已然是一派“大出息”的格局。我在国外的時候，要了解西安文化界的动态，“西安之子网”给我提供了足够的信息。

“西安之子网”的主编张星利先生是位年轻人，朝气蓬勃，视野阔远，且诚厚，勤奋，刻苦，有智慧，有创意，好学习，懂技术：这一切，都是成大事的必要条件。所以，好几次我看着张星利的身影默默自语：这个小伙子，前景不可限量！

大家知道，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通过人民网与网民进行了在线交流。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网络了解民意、倾听民情，这件事本身就意义非凡。

首先，它说明我们的确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从古到今，每个时代都有其文明的标志，如石器、青铜器、铁器、蒸汽机、电气化等，而当今社会的文明标志，就是互联网。有报道说，中国现在的网民已达两亿，而且还在与日递增。这当然是好事了。多年来，我已不怎么使用“伟大”这个词了，但我愿意将这个赠给互联网。别人且不说，就说我自己，办网站，开博客，发稿子，传照片，看新闻，查资料，与亲友QQ，和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家人视频，全靠方便快捷的互联网。网络使许许多多的地球人认识了我，也使我做成了不少无网时代不可想象，且难以做成的事。比如我所从事的龙凤文化的研究、传播、推广……可以说，互联网

---

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离不开它了。

其次，它说明互联网的重要性已为国人所认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生产工具又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毫无疑问，互联网便是当今时代蓬勃发展、所向披靡、威力无穷、前景广阔的“生产力”。“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差不多已是大家的共识，而互联网，正是民主的推进器。决策透明、表达自由、监督到位是民主的要素。过去，人们常抱怨决策不透明，指斥“暗箱操作”，说表达不自由，监督不到位，下情不能上达，国家出台的一些惠民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常常出现“肠梗阻”。现在，互联网将使不透明变得透明，使“暗箱”成为“亮箱”，使畅意的自由表达、广泛的舆论监督成为可能，使国家决策层能够快捷地、几乎零距离地体察、了解、汲取到“原汁原味”的民情民意、民智民慧。所以，我说，伟大的互联网，将会把我们带到更进步、更文明的社会里去。

在冷兵器时代，有一句话叫做“英雄的事业在马背上”。那马，是长着四个蹄子的马，长着四个蹄子的马，如果一天（或曰“一食”，即吃一顿），能跑一千里路，就被称为少有的“千里马”。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说“英雄的事业在马背上”，但这个“马”已不是长着四个蹄子的生物状态的马了，而是利用了数字化技术的被称作互联网的“马”。这“马”奔跑之速，功能之多、之强、之大，用“日行千里”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了，用“秒行万里”“瞬间通达”“功能巨大”来形容还差不多。那么，创办网站者、利用网络者就是骑“马”人了。

张星利是一位勇敢、睿智且活力四射的骑“马”人。领风气之先，建文明之功，得昌达之利。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注望人类未来。“中华龙凤文化网”和我本人，愿一如既往，与“西安之子网”携手相掺，骑“马”共进。

祝福“西安之子”，也祝福在座的和不在座的每一位骑“马”人！

（2008年6月29日于西安慧雨庐）

---

## 2. 串珍珠以成项链

《西安之子》要出修订本了，张星利主编邀我为新书做个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近年来，我所研究的龙凤文化、创办的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加上单位的工作，可谓事务繁多，加上正在写大部头的著作，故能推掉的事我都尽量推掉了。但是，“西安之子”这个事情需要重视，张星利的事情需要重视。

2008年，“西安之子网”成立三周年时，我曾在座谈会上发言，对“西安之子网”和该网主编张星利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表示了赞赏和鼓励。

一晃，就到了2013年年末，“西安之子网”已经八岁了。张星利告诉我，书法家陈少默，邹宗绪，曹伯庸，微雕大师曲儒都已经作古了，但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那么，张星利在做着什么工作呢？他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当他到微雕大师曲儒先生灵堂前痛哭时，我知道那是发自内心的，那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他说，人和人的交往不一定为了利益，更多地是一种情感的共鸣。

《西安之子》依旧选取了作家、书法家、画家、学者、文化企业家，这次集合了五十人。一个人做一件事不算什么，难的是大家共同聚集在一起做事情。尽管有这么多“西安之子”聚集，但远远没有完结，我期待更多的“西安之子”在“西安之子网”聚集，共同推动我们的西安发展，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这世上有许多零散的珍珠，需要有人将它们串起来，做成漂亮的项链。张星利就是一位串珍珠的人。

（2013年11月1日于西安龙凤院）

---

# 中华民族呼唤思想家

## ——在太一书院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7月，我写过一篇《看好史飞翔》的文章。说：“在陕西1970后作家群中，史飞翔走的是学者作家一体化的路子。……世界如此纷纭，生命如此短暂，能在某个领域攀登到山岭之巅，就有益于世、不枉此生了。成果喜人，功力可赞，当咬牙攒劲，台阶再上。看好史飞翔。”

今天，我们不但继续看好史飞翔，还看好由史飞翔创办并掌门的太一书院。书院主要有聚才、教育、研习、弘道等功能。办书院就意味着要在这几个功能上下功夫、做事情、出成就。这一切，有赖于书院的同仁，更有赖于书院的掌门人、领导者。一个书院的院长，或者说，要成为一个书院的好院长，你最好是一位学问家。当然，不仅仅是学问家，最好还是一位思想家，起码是向思想家努力的学问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到今天，学问家不少，思想家不多，社会需要学问家，更需要思想家。

对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代社会，有些人持悲观态度，认为信仰缺失、道德沦丧、贪腐成风、世风日下，总之是没有希望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的确问题很多、病症不轻，但还不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治。再说，如果一切都很理想、很和谐、很美好，那我们这些人的生命价值何以体现？“沧海横流，处处不安。”这是《晋书·王尼传》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的现实。但是相应的，还有一句话，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当今之中国，各种思潮、观念在涌动、发声、交织、碰撞、互渗，可谓花门众多、纷纭复杂。处于这样的世情生态中的国人，需要拨云穿雾、出尘超俗、萃摄各家、高屋建瓴的思想，呼唤能导引中华民族精神提升的思想家。

（2015年11月21日于西安）



---

## 此书可堪二遍读

有一个成语叫“汗牛充栋”，形容书多得将运书的牛累得汗水哗哗流，或者堆得满屋子都是。如今不用牛车拉书了，但出版业的繁荣如自由市场上的菜摊，却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喜欢读书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书多不一定好书多。教科书和工具书之外，有几本能让你一字一句地读两遍？

就说文化类书吧，这些年让我二次阅读的，也就一部《万历十五年》。为何？书本身的魅力使其然，就像对走在大街上的漂亮女人，人们禁不住想看一眼，再看一眼那样。

读第一遍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就觉得好，吸引着你放不下。前些日读第二遍，依然觉得好，就句句不拉地从头读到尾，还在一些精彩的话语下面，用铅笔划了红杠杠。

黄仁宇先生把明史吃透了，也把两千年的中国官场看透了。其思想的结晶有如山间清泉，汨汨地朝外冒。诸如“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等等句子，常常让你的头不由得一点再点。鞭辟入里，颖然独步，又丰沛瞻然如林似海。不像有的书，或浅浮轻飘，塑料袋子落水面；或人云亦云，土豆堆里取马铃薯；或高栋叠梁，架子搭得很大，精华也就那么一点点，甚或一点点都没有。

《万历十五年》是当之无愧的学术著作，政治，经济，军事，学者思想，宫廷变迁，官吏生涯，方方面面都有详实的剖析、精到的论述。它又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随笔，文字整体上朴素，又时见妙笔生花；叙述通达流畅，绝无礁拦结缠；读此书宛如与智慧长者船头相坐，一杯清茶，一把蒲扇，桨橹摇摇之间，就山高水深，万千气象了。不像我们读一些学人的书，文字艰涩，概念空洞，半天都不

---

清楚他想说些啥。勉强读几页，就撇一边了。

这真是：过去书少不够读，如今书多令人愁。书人鉴书有一法：此书可堪二遍读？

（刊于《西安日报》2000年7月9日、《太原晚报》2000年8月7日；《大江晚报》2000年9月1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 通透之美

### ——读陈望衡《中国美学史》

读书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相当多的各式各样的论著，往往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厚墩墩沉甸甸如砖如石。字数多、体积大倒不要紧，如果满是一些新异的真知灼见也是好的，问题是没有，或很少有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却叠床架屋、敷云衍雾地垒积、扯连成庞大的一堆。这样的书读起来很费劲，花去不少时光，好不容易读完了，合上书后一回思，不能说一点收获都没有，但这些收获，却多是些混混沌沌、缠缠绕绕、皮皮相相的东西。

上述感觉，在最近一次阅读中有了突破。著名美学家陈望衡先生的新著《中国美学史》（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版），使我有了一种穿越混沌、甩开缠绕、揭去皮相的通透之感。我想到了小时候在镇街上看方脸壮汉杀西瓜，使的是那种弯弯的宽刃大刀，豁然一刀下去，便红瓢黑籽地摆在案上了。我还想到了下乡时遇到的一位医生，面对因落枕而叫疼不已的我，他熟练地拈起一根长长的银针，瞅准我脑后某个穴位，噌地一针下去，似一股冷气射入脖子深处，却立马不疼了。

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学思想？回答当然是肯定的。然而，像从泥沙中捡拾一颗颗珍珠那样，要从卷帙浩瀚的文献资料中把古人的美学思想分检、梳理出来，并串联、整合成一个体系，不仅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搞不好会因与哲学史、思想史、艺术史等相夹缠、相交混而面目不清。陈先生的著作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把中国美学体系概括总结为四大系统，即以“意象”为基本范畴的审美本体论系统、以“味”为核心范畴的审美体验论系统、以“妙”为主要范畴的审美品评论系统，和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创作论系统。读罢全书你会感觉到，陈先生的概括不仅是高屋建瓴的，而且是独到的、通透的。

“道”“仁”“阴阳”等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对中国美学而言，自然是不可回避的。关于“道”，陈先生指出，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美不在表面，而在内涵，这内涵最根本的就是“道”。“道”是宇宙之本，而中国美学讲

---

的“象”，实是“道”的外化、“道”的象征。那么，“道”的开显，即为具有审美意味的“境界”了。关于“仁”，陈先生认为，孔子对“仁”的三种转化，对于审美有重大意义：一是情感性转化，使仁具有类似审美情感的性质，从而有可能转化成审美；二是推己及人的转化，使本来只具社会群体意义的仁具有了个体意义，社会本位移到个体本位，这正是审美所需要的；三是向礼仪形式的转化，使得抽象的仁具象化了、感性化了，而审美正是以感性为本质的。“没有形象为载体就没有审美。”关于“阴阳”，陈先生认为，《周易》的“阴阳交感”说为中国美学的审美关系论奠定了基本品格。“中国古典美学非常看重生命的美，儒家看重人的生命进取的一面、刚健的一面，道家看重人的生命保藏的一面……凡此都与阴阳哲学有不解之缘。中国艺术有自己的辩证法，注重形神、虚实、动静、明暗、刚柔的处理，讲究相反相成，这也来自《周易》的阴阳哲学。”如此这般的论述，架起了一座座逻辑通畅、词语晓达的桥梁，使我们熟悉的一系列经典范畴顺利地走上了审美的殿堂。

中国的文化史很大成分上是由文化名人的言行创造的。文化名人队列浩荡，像漫天的星斗，使泱泱中华的文化天空璀璨夺目。这些人或者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者是文学家、音乐家、书画家，或者兼各家于一身，但他们似乎都可以进入美学家的行列。这一认识可以从陈先生的书中得到证明。陈先生让古今众多的文化名人进入《中国美学史》，对他们的美学思想，无不纵披横览、条分缕析，其剖解之精辟，评点之中的，常让人有击掌之叹。如说庄子，尽管其“本意不是谈美学，但他的哲学却最多美学，其原因就在于他的体道理论从本质上看，是合乎审美的”。如说屈原，“他的想象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他将神话与人事、巫风与民俗、历史与现实、人类与自然全部接通，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奇异瑰丽、恢弘壮丽、灵动变幻的艺术境界，一个充满生命意味、人世沧桑、历史感喟的美学宇宙”。而其“发愤以抒情”则“成为中国美学一个重要原则而为后世的文人所继承与发展”。如说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其“骨子深处是通向道家的。说穿了，它是披着袈裟的道家”。“禅宗最受在野知识分子青睐的还不是禅义的哲学化，而在于禅义的美学化”。禅宗主张取一种自然的适合人的本性的方式生活，“从宗教的角度说，这是成佛之路；从美学角度上讲，它是审美”。

如果说文学作品以含蓄隽永者为上品的话，理论专著就以观点精辟、论述通

---

透者为上品了。未能写通透是因为没有想通透，而想通透又何其不易！它需要功力不凡，需要学养深厚，需要视野阔远，需要悟性颖达，陈先生具备了这一切，才有了这部展现着通透之美的厚重、创新之作。我与陈先生曾在两次学术会议上相遇，倾听过陈先生的讲演，会间也做过较深入的交流，当时就觉得陈先生的言谈举止有大家风范。大家必有大家之作，《中国美学史》即是也！

（刊于《西安日报》2006年7月7日、《大江晚报》2006年7月18日、《海南日报》2006年8月26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高天读美

书的名字叫《山水美探胜》，上飞机前就读上了。南航的班机晚了近一个小时，我也就有滋有味地读了一个多小时。书的序言里有一句“到处皆诗境，随时有物华”，我在下面划了红道儿，在旁边别上一句：正好此心静，读书待飞天。

这其实是一本论文集。按我的经验，这样的集子总有几篇可读的文章，也总有几篇凑数的，特别可读的往往排在前面。果真如此，我一翻开排在首篇的《山水旅游文学与思维方式》，神经就不再朝其它方向兴奋了，以至于斜对面那位漂亮小姐几次走去又复来，我都只听跟儿响，未曾抬此头。

作者徐应佩肯定是学文学出身，把论文写得见解精到，又一点都不枯涩。按他的“窥探”，中国古代的自然山水作品，经历了一个“比于人”，再“合于人”，再“役于人”的过程。什么是“比于人”呢？该是用天地大美来比拟人的品德吧。《荀子》言：水滋养着普天下的生灵，从未想到自己，这就是德啊；水汹涌澎湃无止无尽，这就是道啊；水奔赴深渊无所畏惧，这就是勇啊；水千回万转必向东流，这就是志啊……难怪古代的圣人一见到大水，就要站在那儿看半天……

开始登机了。“马上就要去看天了，天也是水。”我把书合上，装进包，一边通过验票口，一边想。乘这趟飞机的人算不上多，还百分之八十都是金发碧眼的老外，想该是有大美的中国山水人文吸引他们来的吧。座位宽松，找一个靠窗处坐下，系上安全带，一会儿又解开，然后放下小桌板，将书取出来。

目光流到“合于人”部分。这“合于人”好理解，做起来也似乎没有多大难度，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开心畅意的对象就行了。你看人家谢灵运，“披拂趋南径，愉悦掩东扉”——高高兴兴地把门一关，就飘飘然上路了。但见“白云抱幽石，绿条媚清涟”，“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山水之美乐人心，惬人意，娱人情，我们的游子流连其中，整个儿一个陶醉，连家在那里都忘了。

飞机升到了八九千米的高空。一侧目，舷窗外诧异一片美景。时当晚暮，飞

---

机北行，西边天际扯曳出长长的一带霞光。这霞光有丰富的层次，结构出再好的语言，都难述其瑰丽的景象。最上面的是漫布的天蓝了，接着是蓝白、浅黄、明黄，清亮的明黄；再下来是多多的、特别好看的橘黄；然后渐变成深黄、紫黄，直到一抹沉沉的灰黑。机下呢，白云滚滚，海一样苍茫。乘行在天好多回了，如此壮观的景致，还是第一次看得，我不禁摇头，拍手，吸一口气，浑身颤抖，连声感叹：“太美了！太美了！”

好景不长在。差不多半个小时后，随着夜幕哗然垂落，倏忽间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把目光收回到书上。该看“役于人”了。这是讲人不再满足从自然美景中获取愉悦，而是借山林泉石表情抒意了。所谓“岸阔檣稀波渺茫，独凭危槛思何长”“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等等。——这样的名篇佳作可就多得举不胜举了。

飞机开始下降，按空姐的要求，我合上书，收起小桌板。由于气流的冲击，感觉到了不大不小的颠簸。这颠簸未能打断我的思绪。想来是作者为了阐明观点，才这么分着讲的，实际上，“比于人”“合于人”与“役于人”常常是互渗的、同步的，就像刚才窗外的彩霞，不仅令我大叹其美，也使我想到了人生的恢宏与辉煌，还萌发奇愿：若能坐在霞光上、浴在霞光中，像带一条哈达一样，把那霞光带回我的书房，该有多好！

（刊于《西安日报》2000年12月24日、《深圳特区报》2001年3月2日、《海南日报》2004年2月22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批点读书等车时

在河南濮阳开完会，得从安阳乘车回西安。车次是晚上8点多的，我下午3点左右就到了。背着包漫步出广场，走不多远，忽然看到一个书城，心里不禁一喜：这四五个小时可以打发了。

书城很大，店铺一个挨一个，书多得看不过来。我挑来拣去，选中一本淡黄皮的《学林散叶》。盛巽昌、朱守芬编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标价29元。由于只剩此一本，装帧也粗糙了些，我说打打折吧，小老板就10块钱卖给了我。

把书装进包，我进了一家不大不小、看上去还干净的餐馆，选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了下来。服务小姐捧一把壶过来问我吃点什么，我说等会再点吧，就取出书，摊开在桌上。服务小姐见状，微笑着给我倒了一杯热茶。

书不错，全是20世纪30、40年代那些文化名人的轶事趣闻言传，一条一条地列下来，多则一百多字，少则只有一两句话，很好读，而且有味道。

就这么一条一条地默读起来，读着读着，某根神经便被书中话语调动了，便有了掏出圆珠笔，将想到的三言两语，写在书边空白处的冲动。想古人读书，多有批点一说，我这也算是“批点”吧。——如今看这些批点，还算小有意思，不妨选列几条，波折号后是我的话——

●陈寅恪七十岁时曾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这话说得尖刻而武断，不过，也给人启示：没有新东西，写书做什么？

●叶绍钧请先生改名，先生言“有诗曰‘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号吧。”于是便有了叶氏圣陶。——我们陶钧不了万物，所以总是做不了也赶不上圣人啊。

●庄思缄常称，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从命，其三是造命。——安命与从命有何区别？造命，主观努力是也；从命，客观条件



是也。成功者都是结合得好者。

●常州刘国钧之父曾有一联以赠黄炎培：“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有什么办法？自个陷到泥潭里了，就想着大家最好都在泥潭中。顾不过来了，唱着歌儿向前走，沉舟侧畔扬帆过了。

●蔡元培曾说：“不知每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想腾出一两个钟点看看书也做不到，真是痛苦极了！”——可以理解，名人加名官，浮嚣社会，莫可奈何！我现在临上火车还有两个多小时，能坐在这儿看书，真好！

.....

确实真好，不觉间就读过了几十页，有一种好吃好喝入肚肠之感。看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就点了几个当地的小吃，一边吃一边读。末了，书一合，包一背，一口喝干服务员小姐添的热茶，打个饱嗝，奔火车站去也。

（刊于《西安日报》2000年11月26日、《中山日报》2000年12月18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出联自对

2011年10月12日在同事桌上看到一本杨乾坤先生著的《楹联趣话》，拿起一翻，觉得挺好，适宜放于枕边，入睡前读一页两页。13日早起，忽来灵感，遂拟一下联，发短信给该书责编兼作序者孔明先生，让转杨乾坤先生求对上联，曰：沧海长鲸大漠胡杨乾坤万象在于一联

下联发出后，自己也试着对上联。此联不好对，主要是要将人名嵌入联中，而且“杨”是一植物，“乾坤”又是并列结构词。查来找去，先是想到抗日英雄“马本斋”，“马”是动物，可以与“杨”对，但“本斋”若对“乾坤”就牵强了，因为都是平声。后来“马星野”进入视线。

马星野是中国新闻界名人，曾任台湾中央日报社社长，著有《新闻学概论》《新闻的采访与编辑》《言论研究》等，而杨乾坤长期供职于陕西工人报，又是作家、楹联学家。“野”是仄声，“星野”似乎也可视作并列结构词，即“星星与原野”（当然，也可理解为“星星的原野”，那就是偏正结构词了）。这样，一番推敲，于15日早上拟出了上联，曰：嵩峦巨木草原骏马星野毫光吸引众目

全联为：“嵩峦巨木草原骏马星野毫光吸引众目，沧海长鲸大漠胡杨乾坤万象在于一联”。其中“毫”乃“笔”之意，也有细小意，既与上联“万”相对，也与后面的“众”相对。

（2011年10月13日至15日于西安慧雨庐）

---

## 读《董氏家训》

读《董氏家训》，我想到了“传统根基”“时代特色”“董氏印记”十二个字。

“传统根基”，是说撰、立家训，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

从形式上看，作为家庭、家族对子孙后代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三千年前西周时期的周公姬旦告诫周成王姬诵等后辈的诰辞。汉代以后至明清，家训渐多，已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为人称道、广为流传者，有《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训》等。从这个视角看，《董氏家训》当是对中华家训文化的传承。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中，撰、立家训，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在“修、齐、治、平”四个递进的层次中，“修身”和“齐家”是基础。家训便与这个基础相对应。也就是说，撰、立家训的目的和实质，是给家庭、家族成员，提供、建立一套使其籍以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道德准则和言行规范。《董氏家训》首句中的“记文成训，以示后昆”说明了这一点。

从内容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重伦理、讲孝悌、崇仁爱、守诚信、尚中和、倡勤俭、励有为等精华。《董氏家训》体现了这些精华，如“家庭以爱为根”“孝敬长者”“夫妻和睦”“待人以诚”“严己宽人”“亲善和气”“治家以勤”“勉学立家”等等。

“时代特色”，是说时代的车轮已在 21 世纪滚动，地球已然成为一个“村”，互联网、数字化已进入、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撰、立家训，时代特色就不可避免地会浸渗、体现于家训文本。当今时代有哪些特色呢？至少有五：科技领先、变化多快、竞争激烈、联系广泛、交往便捷。这样的时代对人的素质、能力的要求，已非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所能比拟。也就是说，一个当代人，你必须与时俱进地刻苦学习、努力汲取、勤奋实践，才能在这个日

---

新月异、纷纭复杂的社会立身齐家、有所作为。于是，《董氏家训》里就有了“勤学习”“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善思多问、笃志有恒”“术道同攻，学以致用”“饱学思报国”等条目。

“董氏印记”，是说《董氏家训》烙印、体现着撰、立者董小军先生的生命体验、求索心得、价值取向、理想人格。笔者在与董先生有限的交往中，对董先生的气质、情愫，至少有两点感知是强烈的：一是追求卓越，二是钟爱文化。

追求卓越当是董先生与生俱来的素质，若不追求卓越，就不会有作为优秀企业家、白酒销售行业翘楚的成功者董小军。于是，在《董氏家训》中，看不到古代家训中“守分安命”之类消极的说教，看到的是“心念要上，一刻不得沉沦”“凡事求上，事事不落人后”等励志之语。“求上”“唯上”“向上”等词汇与“追求卓越”同义，是《董氏家训》不同于古代诸家训的显明亮点。写到这里，笔者心生感慨：董氏后人们有压力了，要做到“事事不落人后”，该付出多么超越非常的努力！

钟爱文化之“钟爱”，意指特别的爱、非常的爱，甚至是极度的爱。董小军先生对中华文化之优秀精华，显然已达到了“钟爱”的程度——其企业精神、运营理念，及开展的种种活动皆与中华文化精华相关且不讲，只说这《董氏家训》之撰、立，就是一证。历史上那些家训名作的撰、立者，如颜之推，如朱柏庐，如曾国藩，哪一位不是“钟爱”中华文化精华的饱学、有为之士？那么，放眼天下，奔走在地球表面上的优秀企业家可谓多矣，有几个想到并作出部“尚勤尚善，向真向上”的家训？

（2020年9月13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

## 出书的困惑

市场经济这玩意，真有点像空气中那些长翅膀的小虫儿，各个角落它都能飞到。作家的书斋也例不了外。当你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辛苦和智慧化作厚厚一摞稿子，送到出版社的时候，出版社便睁圆了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内容，悖离某些“原则”，触碰了某种“线”，出版后会绘出版社惹来麻烦者不要；另一只眼睛看“效益”：你这本书能不能让我们赚钱，赚不了钱也至少别让我们赔钱。内容好商量，而这赚钱与否，就谁也说不准，得看“市场”了。

于是先发个订单试试。反馈回来的数字不容你乐观：好的几千甚至过万者少，差的几百甚至几十者多，一般情形都达不到出版社的要求。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出版社是印数不足五千或六千不开印，书籍经营者却因填订单时见不到书，只能根据书名和内容提要下判断，就往往持慎重态度，不敢贸然多填。加上有的中小书店由一些只对描眉涂唇时装影视明星感兴趣的女娃娃操持，订单到了她们手里，其选择取舍就可想而知了。虽然都可冠以“商品”二字，精神产物和物质产品在这里便有了不同。比如一个款式的服装，你可以小批量地先做些样品出来，投到市场上去试，卖得快了就大批量地多生产，卖得慢了就打住，换一个款式再来——反正投资也大不到那儿去。书就不同了，除写作外，还要经过编辑、审阅、设计、排校、制版、印刷、发行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既要费神又要费力的工序，才能和读者见面。如果生产出来卖不出去，这各个工序凝结的劳动就白搭上了。

这个矛盾把大家都搞得很困惑：一部书稿，作者自我感觉良好，出版社也认为不错，一征订却没有数字。在这种情况下，开印不开印呢？印吧，很可能要赔钱；不印吧，对作者话不好说，尤其是那些花了气力专门“组”来的，出自在国内外颇有些名气的所谓“大家”之手的作品。于是，或者拖一拖再说，或者押赌注似的冒险。结果是有的成了，大大地赚一把；有的赔了，实实在在地赔一笔；有的不赔也不赚，勉强能捞回成本。成者如多年前老鬼著的《血色黄昏》，起初

---

是几家出版社都不要，后来是连印几次，印数高达数十万还脱销。砸着也不少，成堆成堆地压在出版社的仓库里，或在书店里打若干折扣还卖不动的那些书便是。

办法是现实的必然。出路来自寻找出路者。著书人要出书，出版社也要出书，目的一致，要害在一个“钱”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要将你的心血付梓于世吗？好，咱们合作一下，包销五千册怎么样？要么你给出版社交些“管理费”，我们给你一个书号，你自己找印刷厂去印，然后自己设法去卖，如何？至于交多少“管理费”，前多年是两三千，近年涨到一两万。这也难怪出版社，上面批拨的书号有限额，出版社从效益计，将这些书号一人若干地分到具体编辑，要求编辑要用这若干个书号，挣回多少万利润来，否则奖金甚至工资就保证不了。编辑们要养家，要糊口，要生存，有的还要发展，不这样做，还有更好的办法么？

“卖书号”现象就这样产生了。出版社嫌“卖书号”难听，谓之“协作出书”，近年来又改称“补贴出书”——不是出版社“补贴”作者，而是作者“补贴”出版社。还有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一切都从出版社账上过，以应付上面的检查，事实上还是作者掏腰包。不管把“猫”叫个“咪”，还是把“咪”叫个“猫”，总之是要让本来不具备价值的书号，一二三四五地生长出价值来。

这样一来，情形就复杂了：有的学者教授，为在有生之年使自己的科研成果得以面世，不惜倾家荡产；有的作者出一本书，几乎脱一层皮。著书人乃书斋中人，对销售难得一通，面对堆放在家的自己的作品往往束手无策。我的一位作者就是这样，为把多年写的散文收一个集子，老本搭上不说，还借了亲友一大笔钱。书出后卖不了，愁得头发都白了。于是发誓再不写了，果然由此洗了手。当然也不乏能利用各种渠道，把自己的书推销出去，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精明者。另一方面，只要有钱，什么人都能堂而皇之地出书。不会写不要紧，雇人捉刀乃小菜一碟；或者操一把剪子，东拼西凑，也能出它一本两本。有的干脆让出版社中人成为“自己人”，花点小钱将书号弄出来，甚至捏造个假书号，找一些边远的个体的印刷厂，不管违法不违法，也不管是诲淫诲盗的“禁书”，还是“盗版书”，只要能赚钱就开机子。查着了抓住了，交些罚款；查不着抓不住，就大捞它一把。——书就这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地出乱了。

（刊于《陕西日报·周末版》1995年4月15日）

---

## 理解主义

多年来，对文坛上发生的种种，一般情况下，我都持一种理解主义的态度。这不，《陕西文坛真诚几何？》读罢，我就理解了作者渴望真诚，渴望大师，希望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再再地写出大作品的心情。心情可以理解，但是——

一，一棵树苗，从它发芽抽枝的那一刻起，大概都梦想着凌云参天。但能凌云参天者，何其少矣！鲁迅没错是大师，但周氏这棵树，如果一开始就遭砍斫被封杀，那么，他还能抽枝展叶吗？还能有后来的鲁迅吗？

二，任何一位作家都有他的局限性，好比一方油气田，有壮观的喷发，也总有喷不出来的时候，能奉献一两部特别厚重的优质作品，就已经很不容易啦，也很不错啦。再说了，作家首先是人，本质上也是人。允许人选择多种多样的活法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可以继续写，能写大的写大的，写不了大的写小的；也可以不写，摄影，画画，搞研究，做老板，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在地活着是最好的活着，让这样的活着尽可能多地由理想化为现实，有什么不好呢？

三，关于真诚，说什么好呢，一种场合一种话语，另一种场合另一种话语，如此这般几千年了，比较而言，作家们说自己想说的话情形还算多的。——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呢？

（2005年4月8日）

---

## 编稿感言

人说“大雪小雪又一年”，如今不下雪，也是又一年。

从1984年4月算起，我到晚报副刊编稿子，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初来的时候，这张报纸最年长的编辑金江寒、陈小波，和比较年长的编辑赵洪、李炎等前辈都还在岗。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学到了一种精神，这便是兢兢业业、孜孜矻矻，胸中万水千山，笔下一丝不苟。多年后我领悟到：这简直是一种境界。

1995年是忙忙碌碌的一年，看了很多稿子，也编了很多稿子。“平生第一次”是我主管的栏目，和读者们一样，我为许多朋友的“第一次”而感怀、而震动。尽管见报的文章只是来稿的一少部分，依然显示着广泛的参与性，许多作者是新面孔，许多来信让人不能忘。一张报纸的成功，实实在在地依赖于作者、编辑和读者审美链环的完整。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向新老朋友们祝福，愿大家都有一番欢喜，一番进步。写了好文章，就寄到这儿来，我们将和千千万万个读者一起，共享你的意趣、你的才情。分管文学作品的本人，将一如既往地该做的事情做好，像工人姐妹做好工、农民兄弟种好地一样。

（刊于《西安晚报》1996年1月1日）



---

## 无奖赛：向社会展示我

朋友,当您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的题目时,一定会惊讶:无奖赛?没见过。是的,我们也是头一回。——新鲜总比不新鲜有吸引力,对吧?您也许被各种各样的有奖赛搞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不用担心,我们没有汽车,没有彩电,没有金首饰,也没有化妆品——但是,我们有一腔同热的情怀,有一份共享的诚意。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可能,为您,为他,为我们大家,提供一次向全社会展示自己的机会!

您也许满腹才华无处作为,您也许身怀绝技难得施展;您也许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您也许柔情一脉,如火如荼……那么,我们将提供一次机会——不妨动动笔,写上五六百字:说说最想说的话,谈谈创业的艰难,侃侃奋斗的情趣、商战的苦乐、求职的不易、未来的理想、近期的设计,甚至发发牢骚、吐吐苦水……——我们将有选择地发表在我们的版面上,让大家了解您,让社会注意您。保不准,这样一次“展示”,会给您带来受益非浅的转捩、机遇、福祉和鸿运。同时,我们相信,只要您一片真诚于社会、一番坦荡于社会,您就有可能是天地间最通灵的才子,您的文字就有可能是最纯妙的文学作品。

把握住机会,就把握了成功的一半。现代文明人一个最基本的素质,便是敢于展示自己,善于推销自己。朋友,我要是您,我就绝不放过这次机会!

(2005年4月8日。本文是作者为一次征文活动写的《启事》)

---

## 主持一个会议

2006年9月中旬，陕西省现代文学学会和西安交大管理学院联合召开陕西省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学会会长刘建勋先生主持完上午的开幕式就因事离开了，常务副会长宋民新先生忙于会务方面事情，下来的会议主持落到了我这个副会长的头上。

先是一个大会发言，名单事先打印好了，我要做的是按次序宣布发言者的姓名、所在单位及职务，发言完毕后，留几分钟让大家提问，然后简单总结一下，然后是下一个。主持一个会议，给了你一个坐在舞台中心、展示你的形象和才华的机会，但也给你以诸多限制，比如，你不能交头接耳，不能闭目打盹，不能随意离开……几个小时我都正襟端坐在那里，还不敢多喝水，以免去卫生间。于是，想到了那些三天两头在主席台就坐的人儿，室内倒还罢了，如果在露天地里，日晒风吹的，又不能随便走动，也真是难为了。

不过，主持会议也有一个好处，这便是你得乍起耳朵，仔细地倾听人家的发言，记住人家的主要的、独到的观点，因为人家发言完了，你还得言简意赅地讲出两条三条来。这便给了你一个吸收思想火花、精妙言语，了解你平时不易了解到的生活层面的机会。比如这次会上，有企业代表谈到他们那里一些干部的精神状态时用了这样几句话：“艰苦不奋斗，勤劳不勇敢，实事不求是，虚心不进步，与时不俱进”。我觉得概括得比较到位，具有普遍性，尤其对陕西关中人。还有，一位学者历数二十多年来，“黄河”“海燕”“如意”“长岭”“双鸥”“山海丹”“宝啤”等四十多个品牌一个接一个地“完蛋了”的事实，提出“品牌的背后是文化”“陕西地区企业文化建设明显滞后”的观点，引人深思，有振聋发聩之感。

相比大会发言，座谈会就轻松、活泼、自由多了，几十个人围着椭圆形的大桌坐下来，提问，解答，思想对接，观点碰撞，你争我辩，气氛热烈。国有企业的代表讲，在他们那里，政治思想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三者的位置该

---

如何摆，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私营企业的代表说，这样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不存在；有说，政治思想工作可以指导和统摄企业文化；有讲，企业文化迟早要代替政治思想工作；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全员素质文化；另一种观点则称，企业文化主要是“一把手工程”；有代表把他们的企业文化，讲得一二三四，头头是道；也有代表历数因体制、惯性等问题给企业文化建设带来的重重困难，末了一声叹息……

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中间没有休息，一直争论到差几分钟 6 点。我看了看时间，开始总结，尽管不少与会者还想发言。我说，从昨天的大会到今天的座谈，大家谈到了企业文化的方方面面和这个文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观点不尽一致，其实也不必一致。我们的目的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对话、碰撞、交流的机会。对企业文化，我可以说是门外汉了，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是龙凤文化。但是既然是文化，就有相通之处。比如，我曾将龙的精神总结概括为“容合，奋进，福生，谐天”八个字。“容合”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意思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对企业文化，“容合”这两个字应该说也是适用的，我相信，大家会把这次会上听到的、看到的、思考到的，“容合”到自己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去。如此，我们这个会就算没有白开；如此，这样的会议我们以后就还可以再开！

（2006 年 9 月 30 日）



---

## 圣洁之光

听到我获得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的消息后，我当然是高兴的。怎么能不高兴呢？想想看，辽阔的祖国大地上，昂首阔步地行走着多少写作者？而这些写作者，哪一个不能写几笔散文？就这次参评作品而言，听说也有两千多篇(部)之多了。那么，幸运之神怎么就来敲我的陋室之门了呢？因为，我不认为我的散文有多么“优秀”呀，我甚至觉得我的写作，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达到的最佳状态。还有，在我的心目中，冰心这两个字是圣洁的，中国有史以来，称得上作家的人多得很了，称得上杰出作家的也不老少了，但能配得上“圣洁”两个字的，实在说不上多呀！

现在，我的作文和做人，已经和圣洁的冰心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了。这使我骄傲，也使我惭愧。我想，一个人的前方是应该有若干盏灯的，冰心先生就是一盏散射着圣洁光芒的灯。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这光芒会映照着我前行的路，并温暖和抚慰我时时陷入忧患的心灵。

我没有见过冰心先生。1998年我为未来出版社主编《我的童心童趣——当代名人自述》时，到北京组稿，曾想去拜访她老人家，无奈当时老人已沉痾在身，不能会客了。周明先生说，你选吧，没问题，冰心老人会同意的。于是，我就将其《寄小读者》第十封信收为该书的首篇。遗憾的是，当该书于第二年春天出版面世的时候，冰心老人已溘然长逝了。如今，该书已被“希望书库”相中，更名为《名人童心童趣》，列入首届中国青少年读写大赛“必读图书”，再版发行达三万册。

作为语言艺术的一代大师，冰心先生的文字是清新优雅、隽美明丽的，“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姚鼐先生语）晚她五十六岁的我，正是通过展现在眼前的如诗如画的文字，看到了一颗纯净的心灵，一腔博大的爱意，和一份知识

---

分子的极其可贵的良知。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在历史的关键的时刻，冰心先生都能够毫不含糊地站在真理和正义的一边。同时，我也明白了，爱心和良知对一个作家是何等的重要。

最近，我又一次打开《冰心散文选集》，我发现，冰心先生当年困惑的问题我们今天依然在困惑着，他们那一代人思考的问题我们依然在思考着，他们一生一世奋力争取的我们依然在奋力争取着。困惑无尽，思考不止，一代一代还得奋力地去争取。也许文学的职责，就是艺术地反映这些困惑、这些思考、这些奋力争取吧。

（刊于《太原日报》2002年7月29日）



2002年6月21日，庞进作品集《灵树婆娑》获首届冰心散文奖

---

## 我们离钱先生有多远

钱钟书先生走了几个月了。几个月来，一个问题总在脑子里回旋着：我们离钱先生有多远？

没有挽联挽幛，没有哀乐颂词，不搞告别仪式，也不开什么追悼会……这一切，我们能理解，自己做起来似乎也不难。人活精气神，人死一把灰，折腾得场面再大，破费的银钱再多，对死者来说，确实已没有任何意义。据说现在一个骨灰盒，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上万元。我相信，把骨灰装在一个纸盒子或者一个塑料袋里埋了，和装在一个用黄金打制的匣子里供起来，价值没有什么不同。何不把这笔钱省下来，资助一下那些上不起学的贫困儿童？

我们做不到的，是钱先生的淡泊。钱先生的淡泊是真淡泊，或者说是彻底的淡泊。他一生都与官场远远的，也与名利场远远的。谢绝进入“东方之子”，谢绝入选多家电视台联合筹拍的《当代中华名人录》首批名单，谢绝出任香港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谢绝各种抛头露面的活动和记者们的采访……这些热热闹闹的有名有利的事情，如果摊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会怎么对待呢？

钱先生能彻底地淡泊，因素可能有好多条。是的，他天性不好热闹，儿时“抓周”，便抓了一本书，成人后更是钟情于书。读书、写书，是他生存的支柱，也是他生活的内容。所谓智慧超群，所谓才华绝代，所谓钱式幽默让人叹为观止，全体现在他的书里。而无论读书还是写书，都得坐冷板凳，都是寂寞人的事业。

有人说钱先生的淡泊，是洁身自好使其然。不错，在钱先生看来，社会的大变动，使“好灵魂”远离许多人而去，那些个上帝不要的“灵魂”，往往“又臭又脏”。一介书生没有清除这些脏臭的大力，又想不受其污染，只有洁身自好。因此，对那些“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的事情，钱先生一概谢而绝之。或许有人说这钱先生也太清高、太自负、太不尊重人了。但我觉得，钱先生的做法是对的：对那些灵魂高尚者，理应深怀敬意；对那些脏臭灵魂污浊事，不理睬不参与，就已经很宽容很大度了，难道还非

---

得奉以笑容，向其靠拢，甚至同流合污不成？

还有朋友说，自谦，或许也是导致钱先生淡泊的一个因素。钱先生可能觉得，自己前面还有王国维、陈寅恪、鲁迅、胡适；国外还有蒙田、池田大作、马克斯·韦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学问无止境，功业无终极，还是不张扬不喧哗为好。——但是，我觉得，和自谦相比，钱先生更多的可能还是自信。文学上，一部《围城》，足以让众多的长篇小说逊色，而《谈艺录》和《管锥编》，又使多少人望而却步：把事情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个份上，还要那些虚荣干什么？

想想看，我们和钱先生差距有多远：我们的天性不净、不纯，缺乏大慧根、大定力；我们好热闹，好让人说自己了不起，因此常常身心静不下来，思考深不下去。我们有较多的欲求，欲求多了骨头就软了。当那些脏臭的灵魂向我们招手的时候，我们不能果绝地将其拒之门外。我们常常迫不得已，又无可奈何地陷入这样那样的泥沼，在这些泥沼中扑扑腾腾却总是走不出去。

我们写了不少文学作品，可我们的作品能和《围城》媲美么？我们也在做学问，可我们的学问，做到了《谈艺录》《管锥编》的份上么？我们不自信，我们多少有些心虚。心虚了就不免矫情，就需要外在的东西来装点门面。于是，我们看重社会对我们的评价，珍视那些个露脸的、得到褒奖的机会。渐渐地，来世一回的主要目的退到了我们心灵后台，在前台表演，从而诱惑我们的，多是些热热闹闹、花哩胡哨、云遮雾罩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看成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认证。似乎一个人活得好不好，就看有没有这些东西。

人生真像一个容器。虚的东西多了，实的东西肯定就少了。泰山是石头垒起来的，西玛拉雅山也是石头垒起来的，一团团空气，顶多只能成就一片海市蜃楼，而海市蜃楼的光景总是短暂的，虚无缥缈的。

我们不是钱先生，我们向钱先生学习。

（刊于《西安晚报》1999年2月4日、《金融早报》1999年3月26日、《海口晚报》1999年4月6日、《中国建材报》1999年4月21日、《深圳商报》1999年6月13日、《大众日报》1999年8月30日；收入《灵树婆婆》，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 作家的悲剧精神

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读了一个多月，一点一点地读完了。之所以读得这样慢，是因为它是一部写苦难的书，苦难不是快餐。对苦难的广度、烈度、强度，作家冯积岐有精彩的、艺术的、独到的描绘。捧读由血和泪铸成的文字，我禁不住感慨万端。我想，这苦难不仅是主人公周雨言一个家庭的，它是八亿农民的，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由此我想到了知识分子的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是什么呢？我想了四句话：疮痍在目的悲悯感、飞蛾扑火的壮烈感、钢刀剜心的痛切感和清莲出泥的孤独感。就是普遍的、老百姓的、民族的、国家的以及人类的苦难能否全方位地进入你的眼？你是否对这些苦难忧心忡忡，常常长夜难眠，心泪潸然？你能否成为一个社会的良心，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承担起一份社会的、历史的责任以至于成为牺牲而不顾？你是否在将批判的锋芒外指的同时，也内指于自己的心怀深处？你有没有扪心自问：我有没有助纣为虐？我有没有同流合污？我有没有在滴血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在抽搐的身体上再踩一只脚？如果有，我是否痛不欲生？是否终生都有一种罪感？同时，你有没有强烈的走出泥潭、提升灵魂的意识？在走出和提升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到艰难、苦涩、孤清寡援？而在艰难、苦涩、孤清寡援中，你依然一无反顾地、坦荡凛然地要走出、要提升？

我觉得有无上述悲剧精神，是能否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条件；也是能否成为出类拔萃的作家，写出伟大作品的重要条件。因为有了这样的悲剧精神，才能使灵魂摆脱物欲的诱惑和宵小的纠缠，升跃到一个高度，才能有具足的、非凡的生命体验。

（刊于《西安日报》2001 年 4 月 29 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6 月版）



---

# 作家

屠夫是宰杀割卖猪羊牛狗的躯体，一块一块的，摆在临街的案子上。作家是自己割卖自己的灵魂，一片一片的，每片都浸透着鲜红的血。作家的灵魂有时甚至没有猪羊牛狗的躯体好卖。

割卖着灵魂的作家便没有多少隐私可言，透明人一样把自己赤裸在大家面前。于是，作家的言行举动，尤其是婚恋方面的聚散变迁，就常常成为男男女女们喝酒品茶的佐料、炫博耀闻的话眼，和报头刊尾竞猎的目标。

某个窗户里，半夜三更亮着灯，又听不到噼哩啪啦的麻将声，那么这个窗户下就可能坐着一个作家。夜深人静的时候，院子里兀自转悠着一个人，明灭的烟头使微皱的眉宇依稀可见——这个人也可能是一个作家。

得意的时候，可以驴子一样在草地上打滚，驴子一样吼唱鸣叫，尽管五音不全也旁若无人毫不在乎。失意的时候，可以一瓶一瓶喝酒，一盒一盒抽烟；可以默默垂泪，可以嚎啕痛哭。对新鲜和美好，总要投一束欣赏、感动，甚至贪婪的目光；遇到可心的人，免不了要火辣辣热乎乎地追求一番，至少也得多看几眼，心仪良久。

一方面，总觉得天下文章就自己写的好，如同婆娘总是别人的漂亮；一方面又是一个不满足跟着另一个不满足，觉得自己还会有更好的文章出世，如同看到了前方总有美好的脸蛋在向自己微笑，美丽的小手在向自己挥舞。

（刊于《星期天》1993年12月4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 美缘创造

关于美的本质，前人已有许多观点：美在客观说、美在主观说、美在主客观统一说，以及美是形式、美是理念、美是完善、美是愉快、美是关系、美是生活等等。现在我们再提出一个观点：美是创造，或美在创造。

提出这个观点的思想基础在于对整个世界和人的本质的理论把握，即创造哲学观。笔者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创造，人的本质是创造，创造律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最基本、最普遍的规律。既然世界的本原和本质是创造，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作为创造物而存在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美也是一种创造物，美的本质是创造。

创造，是由创造物参与并发挥创造效能经过创造过程完成从而有新的创造物出现的活动。创造物指的是参与创造的一切物体。人类出现以前，创造物是自然界的形形色色，人类出现以后，创造物就既包括自然界参与创造的形形色色，又包括具有创造欲念和创造能力并积极参与创造的人类。这也就是说，在人类出现以前，美（如果有美的话）是由自然界创造的；人类出现以后，美就是由自然界和人类共同创造的。自然界的形形色色作为创造物受创造律的支配必然要不断地进入创造过程不断地创造新的创造物（包括美）；人类作为创造物也必然受创造律支配不断地进入创造过程并发挥能动的创造效能从而不断地生成包括美在内的新的创造物。

先看自然界的美。无论是高山的峻拔美、大海的壮阔美，还是深壑的幽静美、山泉的清秀美，无疑都是大自然的创造。就说西岳华山吧，其“奇拔峻秀”是驰名中外的，其生成则要追溯到人类出现以前，至今已有八千多万年的白垩纪，一次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使华山崛起。造山运动是一次创造过程，参与创造的创造物大概有地球、太阳、月亮以及其它星系，这些创造物发挥了各自的创造效能，结果是生成了新的创造物——峻美的华山。这是我们要说明的一个问题。

---

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谈华山美，是人类出现以后的华山美，也就是说，华山美打上了人类的烙印，是华山和人类共同创造了华山美；在人类出现以前，华山的美与不美，与人类关系不大；人类出现以后，华山之美就不能脱离人类而独立存在。华山美是人类发现的（发现也是一种创造），人类踩踏、修筑了险峻的华山之路，建起了玉泉院、西岳庙、北天门、南天门等景观，给各种景色起了名字，写了诗文。事实上，当我们脑海里浮现出华山之美的時候，我们看到的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状态的华山了，而是打上了人类智慧和情感烙印的华山，是自然界和人类共同创造的华山。笔者这里不打算深入探讨在创造华山美的过程中谁先谁后、谁主谁从的问题，我们只想强调：华山美是人类和大自然共同创造的结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物。

美感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创造过程。比如，我们看到一位漂亮的女性，悠然生出一种愉悦的美感，这个过程虽然可能是一瞬间，但它却是一个能动的，包涵着丰富内容的创造过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认识：第一，这位女性本来就是一个创造物，是她的父母和周围的环境进入创造过程后得到的结果。第二，我们自身也是一个创造物，理由同上。第三，当“我”看到“她”的一瞬间，实际上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过程：两个创造物“我”和“她”，都在发挥自己的创造效能，区别只在于“我”是自觉的、主动的；“她”是不自觉的，被动的，结果是新的创造物生成——“我”产生了美感。笔者这里暂不讨论“我”为什么和“她”进入创造过程后要产生美感，只想强调这是一个创造过程，而其结果——美感，实质上是一种创造物。

创造不是随意的，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即创造律。创造律包括新异替变律、加減化合律和文明积淀律。

新异替变律是创造的目的性要求，即任何创造必须也必然以出现新的创造物为目的。美的创造同样如此，人们欣赏自然景观，常谓之曰“看新鲜”；即使一幅古画，我们也是常看常“新”。“新”是创造的目的，“新”蕴含着美，虽然“新”不完全等于美，美不完全等于新。

加減化合律是创造的方法性要求，即任何创造必须也必然采用或加減或化合或加減化合混用的手段以生成新的创造物。加是增添补续，减是删削取舍；化合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旧质融汇反应以生成新质。美的创造同样遵循加減化合律。

---

人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实际上是“情人”对他的对象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减”“化合”而已。不是这个对象没有缺点（西施自然有她不美的地方），而是这个“情人”进入了创造过程，处在“创造态”之中，将这个对象的缺点“减”了，优点“加”了，并将外貌、气质、修养、学识、情感、环境等等因素“化合”成了新的“西施”。

文明积淀律指的是创造尤其是人类的创造实际上是一个创造物不断积淀的过程，而且遵循文明的原则，有着文明的趋向。创造是要求新异的，但不是任何新异的都是文明的，我们不可以为了标新立异而去杀人，而脱光衣服在大街上行走。美的创造也一样。创造是有所选择的。比如炒一盘菜，油盐酱醋调料都要放即“加”，但加多少，什么时候加，却是大有讲究的，加的过多或过少，过早或过迟，都会影响这盘菜的色香味形。也就是说，创造是否经过选择（按文明积淀律的要求），会影响到新的创造物的质量；虽然都是创造物，但其创造质和创造量却常常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就多少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为甲女性产生美感而对乙女性产生不了美感这一有趣的审美现象。

综上所述，美是创造物进入创造过程，遵循创造律（新异替变律、加减化合律、文明积淀律）发挥创造效能（感觉、知觉、判断、推理、妙悟等等）进行创造的结果，美的本质是创造。

（刊于《医学·美学·美容》1998年第4期）



---

## 编辑与创造

世界的本原是创造，生命及人类的本质是创造；创造乃是创造物进入创造过程，释放和发挥创造效能，从而有新的创造物出现的活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必然要进入一个过程，必然要释放和发挥各自的内在能量，从而必然导致新的事物诞生，因而万事万物无一例外的都是创造物，且都在创造之中；人类创造和非人类创造的根本区别在于智慧与非智慧。——这是我在《创造论》一书中所阐发的基本观点。

接受了上述观点，理解“作为人，编辑是创造物；作为工作，编辑是创造”的说法，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按行业性质，编辑可在人类创造中的“智人创造”一栏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我们就可以有这么一个定义：编辑是对稿件、图书、资料等从事组织、审读、编选、整理、修正润色等工作的智人创造。

既然是创造，就得遵循创造律。作为创造现象内在恒具的、本质的、不断重复的和相互制约的联系，创造律乃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最普遍和最基本的规律。它无疑可以由新异替变律、加减化合律和文明积淀律三个具体规律构成。

新异替变律是创造律中的目的律，意味着任何创造，都必须也必然以追求和出现新异替变为目的。因此，创造论旗帜鲜明地褒扬和赞赏推陈出新、破旧立新、除旧布新、革故鼎新、厌故尚新等；而不赞赏、不喜欢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依照惯例、抱残守缺、陈陈相因等。对于“智人创造”的编辑而言，无论审阅编选，还是修改加工，目的只能有一个，这便是不断地推出新颖鲜活的和过去不同的出版物。新颖鲜活的出版物，因符合新异律顺理成章地会受到读者们的欢迎，否则，就会失去读者。

近年来，大报扩版形成热潮，“周末专刊”群峰并起，新报新刊层出不穷，要想在这样的“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在“新”字上下大功夫，别无良策。

---

思想观念要新，取材视点要新，编排手段要新，经营管理也要新；想前人未曾想，说前人未曾说，做前人未曾做——使我们的报纸像春天的田野一样，每天都有一张鲜活诱人的新面目。

加减化合律是创造律中的方法律，意味着任何创造都必须也必然以加减化合的方式进行。加，是参加、增加；减，是减去、减少；化合，则是多种创造物在交互作用中生成新的创造物。一张报纸，从采写编排到印刷发行，凝聚着一个创造群体的智慧，是报社各个部门诸位同仁共同“参加”的结果；一篇稿件，经过编辑之手，从标题到内容，总会“增加”点什么。新同志上岗，是“增加”，老同志退休，是“减去”；在日报的基础上再办一张晚报，或在现有的报纸基础上再办一张增刊，是“增加”，加强管理，杜绝浪费，就意味着支出的“减少”。我们平常在编稿时，“减”用得最多，所谓“砍头”“去尾”“割瘤子”——“皮厚”者，去其“皮”；“蛇足”者，剁其“足”；行文中的冗言赘语，一概删去。而这一切努力，都将“化合”于新的创造物——通过我们的报纸刊物体现出来。

文明积淀律是人类创造必须遵循的特殊规律，其基本内涵是进步的原则、优化的原则和人道的原则。进步意味着接近或赶上超过文明积淀目前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优化意味着选择先进、优秀的创造物，淘汰落后、差劣的创造物；人道的原则即是尊重人、爱护人、保护人的原则。我们不能编发那些讴歌愚昧张扬落后的文章，对质量差劣的稿件也不可淘汰。假冒伪劣产品也是一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不是尊重人、爱护人和保护人，而是贬低人、损伤人和毒害人。对这种违反人道原则的创造，文明积淀律必将驱使人类社会采取更强有力的创造手段来制约、制止和制裁它。显然，我们这些“老编”和手中的工具，应当在“打假”中跃马扬鞭，耀武扬威，而不可助“豺”为虐，为“虎”作伥。

（刊于《新闻之友》1994年第1期；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副刊散文的特点

散文作为着重表现作者智慧与情感的采用散行句式的篇幅精当、语言流畅、形式不拘一格的文学作品，在报纸副刊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她无疑是副刊的主体，副刊上除小说、诗歌、影视剧作品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可纳入广义散文的范畴。除特殊情况（如诗歌、绘画、摄影专版）外，还没发现那张报纸副刊上没有散文，也不可设想没有散文的副刊，还能称其为“副刊”。

副刊散文除具备一般散文所具备的表现性、审美性等品格之外，还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概括为六句话：内容新亮，面孔亲切，形式活泼，篇幅精短，时效快捷，受众广泛。

新，可以说是一切文学作品都应当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副刊散文尤其如此。因为，报纸是新闻载体，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很显然，作为报纸重要组成部分的副刊，其散文就不能距离“新闻”太远。不能设想，一张报纸，一、二、三版都是改革年代涌现的新人新事和国际时事的报道，而它的四版副刊，却满登些陈旧过时的，和当代人的生活相去甚远的东西。不错，副刊散文也要写过去、写历史，但作者必须站在一个新的角度，进行一番新的审视，从而写出新的感觉、新的认识、新的体验。比如，哪位作者还要写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大炼钢铁的散文，如果他未找到新的视点，写不出新的认识，还是一味地如当年那样的颂扬与赞美，那么，这样的散文在今天是不会有出路的。亮，并不要求每篇文章都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指文章的整体格调应当是积极的、向上的、进步的，能给人以战胜困难的力量和顽强生活的勇气；而不是让人越读越悲观、越颓丧、越乏味。

亲切是一种境界。刻薄的人难亲切，浅薄的人也难亲切。副刊散文的对象主要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因而大可不必虚矫声势、张牙舞爪、吹胡子瞪眼睛。除特殊的情形（如声讨邪恶、鞭挞匪盗等）外，副刊的多数散文，都应当呈现一幅

---

亲切的面孔，透示一种博大的有“终极关怀”意味的人文精神。春风细雨，温润和悦；慈母心肠，宽厚无私。以真诚心写真感情，不自欺，不欺人——这样的散文，只要你写得好，报纸副刊是没有理由不欢迎的。

新亮的内容，亲切的面孔，有赖于美的形式。副刊散文的形式是活泼多样不拘一格的。第一人称的自白、第二人称的调侃、第三人称的描绘，兼而容之；偏重抒情，夹叙夹议，纪实笔法，小品样式，书信体、日记体、问答体，等等，任君选择。完全可以觉得怎么写着美就怎么写。但就是不能写得太长——受版面容量和阅读规律的制约，副刊散文的篇幅一般要求控制在一千五百字以内（千字以下最好），超过两千字就不大好用；三四千字的长散文，在文学刊物上不鲜见，而在报纸副刊上的出现率就低得多了。因此，副刊散文的艺术，很大程度上是精练的艺术。

时效快捷、受众广泛，也是副刊散文比较显著的特点。刊物上的文章，一般得两三个月，甚至四五个月的时间才能面世；报纸副刊上的文章从编稿审稿到发排付印，长则二三十天，短则两三天就可同读者见面。快捷带来的效应，一般刊物难以企及。同时，报纸覆盖面宽，读者遍及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各行各业，不像文学刊物，主要以文学爱好者为对象。报纸（尤其是城市晚报）发行量大，少则十几万份，多则几十万、几百万份，一张报纸，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看。所以，常有这样的情形：在某某刊物上发表了大块头文章而为人所不知，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精美的散文就到处有人评说了。——副刊散文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刊于《报刊之友》1994年第5期、《新闻出版报》1995年2月20日；获中国报纸副刊论文评选优秀奖；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 如何在采访中捕捉副刊散文素材

副刊散文，即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散文。

副刊散文的特点在与新闻报导的比较中显而易见。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短短的十个字，说出了新闻的三个特质：1. 新近发生的，即时效性；2. 事实的，即客观性；3. 报道，即讯息性。副刊散文不讲究这些，它的描写对象，可以是新近发生的事情，也可以不是新近发生的事情。新闻中的事，要求客观、真实，副刊散文也叙事，但这种事，是作者眼中的事，是作者所感受的事，也即打上了主观色彩的事。传达新鲜的丰富的讯息是新闻的主要功能，副刊散文也可以传达讯息，但传达讯息不是副刊散文的主要功能，副刊散文的主要功能是传达情感和思想。新闻对五个要素，即五个“W”（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故）要求比较严，缺一件，就被认为是不完整。副刊散文也需要这五个要素，但要求不严，缺一两件也过得去。

从语言风格上讲，新闻要求“准确、鲜明、生动”，不要求你运用丰富多彩的文学手段，而副刊散文呢，可以“生动”，但不要求“准确”，也不强调“鲜明”——有时候“朦胧”一些、“模糊”一些，似乎更好；至于文学手段，叙述、描写、虚构、烘托、渲染、夸张、讽刺、抒情、议论、对比等等，只要你觉得需要，觉得美，怎么用都可以。新闻有“易碎品”之说，副刊散文是“常青树”——当然指的是优秀的散文。20世纪30、40年代的报纸，发过多少新闻报道？有哪一篇流传至今？而散文就不同了，鲁迅的《野草》、朱志清的《背影》、冰心的《致小读者》，等等，至今依然为人们所传诵。还有，对报纸而言，新闻主要发表在一版二版等版次靠前的版面，而副刊散文则主要发表在版次比较靠后的副刊版。

那么，如何在新闻采访中捕捉副刊散文素材呢？方法可以有多种，笔者这里特别强调一个“我”，即作为采访者主体的“我”，这个“我”呢，一要敏感，二要勤奋，三要不断地升华。

---

和新闻强调“他”“他们”不同，副刊散文强调的是“我”，我的感受、我的体验、我的情绪、我的思考。余秋雨是散文大家，他写的文化大散文，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局面，让人读到了在过去的那些散文中读不到的东西。但是，余氏散文也不是没有缺点，在他后来的一些作品，如《行者无疆》，文化的、知识的、介绍性的东西比较多，使人有“平”“乏”“老生常谈”之感，吸引力明显弱于早期的《文化苦旅》和《文明的碎片》，什么原因呢？“我”，即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发现、感受、体验、思考少了。

新闻讲究敏感，一个记者、一个通讯员，如果对新闻线索、新闻素材不敏感，就不是个好记者、好通讯员，也写不出好新闻。副刊散文呢，也需要敏感，但是，对副刊散文素材的敏感和对新闻素材的敏感不太一样。有些素材，可以写新闻，也可以写散文；有些素材，写新闻比写散文合适；有些素材，构不成新闻，却能写成一篇好的副刊散文。

笔者认识一位通讯员，有一天到基层农村采访教育方面的事情，完了后去会一个朋友，刚坐下，忽然听到村巷里有人喊：“妈，吃饭了——！”声音苍老而“丑陋”，朋友告诉他，这是西头老汉喊他妈哩。这样的事，一般人不会多在意，而这位通讯员“敏感”了，他问老汉多大年龄，他妈又多大年龄，朋友告诉他，老汉七十多了，他妈九十多了，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喜欢看人打牌。于是，他赶快起身，到村巷里去看，果见一个白发老人搀着一位鹤发老太蹒跚而过……后来，他将其发现和感受写成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呼唤》，言这是他多年来听到的最美好、最动人的“呼唤”。这个素材，新闻不好表达，而写成散文就很好。这篇文章，在《西安晚报》副刊发表后，在省上得了个奖，作为责任编辑，笔者的推荐词是这样写的：“以朴素精当的文笔，写出了人间的一份真情，比较感人。”

再讲笔者自己的一个事例。有年笔者去秦岭大坝沟采访，登览一个名叫“处女湫”的景点。一道长长的天梯，钉在光溜溜的峭壁上，极险。上去的时候，我面向绝壁一级一级地攀；下来的时候，我背靠大山，一档一档地朝下换——为的是借歇口气的工夫，看群峦涌翠，青峰锥天；看云卷云舒，雾起雾散；当然更要看红叶烂漫，层林尽染。忽然，爽风中，一片红叶打着旋儿向我飘来。我伸手去接，不料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啪啦！红叶接住了，眼镜摔下去了，多亏脚蹬住了石头棱，手指头呢，蹭掉了一片皮，鲜血滴染到红叶上。同行的友人接住了我，

---

说你看多危险。而我呢，一下子来了“敏感”，觉得这是上天赏给我的一次机会，让我以这种特殊的亲密的方式走近红叶，明白红叶之红和鲜血之红都是生命之红，从而敬重每一片红叶，每一个生灵。于是，我将自己的发现和感受写成散文《秦岭叶正红》。发表后反响不错，还在一次全国性的征文中获了奖。

敏感无疑和灵感、悟性相关联，因而，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培养和强化捕捉灵感的能力、磨练和提高自己的悟性就很有必要，这当是伴随终生的功课。

勤奋是写作者最基本的素质。当记者，做通讯员，腿要勤，嘴要勤，脑子要勤，手要勤，当作家，写散文，也一样。大家都赞叹贾平凹的成就大、名气大，不太关注这成就和名气后面的勤奋。我认识本省外许多作家，单以勤奋的程度论，平凹先生可排第一。我还认识一些人，聪明，悟性好，有才气，读了不少书，可就是懒，写得少。有一位文友，特别崇拜钱钟书，说：“我要写，就写《围城》那样的小说，否则我就不写。”问题是，《围城》也是钱先生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呀，人要是老不动笔，手就会生，就会眼高手低。不排除有那种一蹲屁股，就闹个“大钻石”，一坐月子，就生个“金娃娃”的天才，但天才太少了，对一般人来说，还得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条路子。

勤奋的一个要素是主动。主动地去了解、去考察、去感受、去体验，去发现。闹“非典”那段时间，出不了远门，笔者便产生了沿西安城河走一圈的念头。于是就迈开双脚，实实在在地走了一圈，走完后，我的体会是，走和不走大不一样。看到了许多，想到了许多，就说这城河吧，一直就在身边流淌着，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走它一回呢？可见距离越近的东西，往往是最易忽视的东西。再比如，我走到端履门桥东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衣着时髦的中年女士在练唱。只见她两手在胸前撮合，晃晃地，咿呀几声，开始要唱了，却忽然想清理鼻腔，于是捏着鼻翼，对着河面使劲一擤，接着，从斜挎着的精致小包里夹出一块纸，将鼻子擦拭一番，那纸呢，就去了和鼻涕同样的地方。女士练的是京剧，一句“苏三离了洪洞县”未唱完，嗓子眼好像被什么堵住了，于是努劲地吭哈两声，噢——啪，一口浓痰便落到了河水里，溅起了一个漂亮的水花儿……接下来，走到中山门附近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穿西服的小伙子走下护坡，边走边唱，在城河边站定后，小伙子躯体前倾，一只手在身前抠了抠，随之另一只手也凑了过去。“……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换我一夜不流泪……”刷刷刷，一股水从小伙子的身体里涌出，射到缓缓

---

北流的水里。头摇摇，手摇摇，歌声在继续，“……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音调越来越高，音量越来越大，轰轰鸣鸣，呼呼相应，恍惚间，我竟有点分不清是小伙子在歌唱，还是护城河在怒吼了。——笔者把这些发现和感受写到散文里，肯定是比较独特的，引人品味的。

不断地升华，就是不断地提高自己。“与时俱进”是个很好的理念，笔者觉得还可以讲得具体一点，比如“与时俱学”“与时俱感”“与时俱思”等等。就说“与时俱思”吧，散文说到根子上是写感情、写思想的，而思想，是和人作为会思想的动物这个本质性特征相一致的。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我思想，我站着；我不思想，我爬着。生命的长度太有限了，放宽些，顶多活到一百多岁；而生命的高度呢？无极；广度呢？无边；深度呢？无底；浓度呢？无计。这高度、广度、深度和浓度，不在别的，就在于思想攀越之高妙，思想涉及之广远，思想掘进之深独，思想凝聚之严密。如此如此，我又怎么能懈怠呢？”2002年，我的拙作《灵树婆娑》有幸获得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颁奖大会在浙江省的吴江市召开，在大会发言中，评论家阎纲先生曾讲散文的本质特征是“情之美裸”。后来，我在大会发言中，说阎老师这四个字概括得很好，但还不完整，应该再加一句“思之妙达”。我的意思是，散文不仅要抒情——这个情要“裸”，也就是要“真”，要抒发得美；更重要的还得有“思”，即不同寻常的、深刻独到的“思想”，当然，这个“思”，要巧妙地、美妙地、艺术地“表达”。

（刊于《新闻知识》2005年第10期、《散文视野》2006年金秋卷；获2005年全国报纸副刊论文评选二等奖、2005年度陕西新闻奖新闻论文三等奖；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网络散文的特点

散文以其所借助的不同的发表、传播媒介可以做多种划分。比如，可分为纸介散文和非纸介散文。

纸介散文有报纸散文、刊物散文、传单散文等。论功能和传达方式，它们各有其特点。比如报纸散文和刊物散文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可以在刊物上发表的散文不一定适合在报纸上发表，等等。从读者的角度讲，纸介散文的最大特点是阅读的随意性较强，可以在书桌前看，在公园里看，在火车飞机上看，甚至上厕所时看；可以坐着看，躺着看，蹲着看，爬着看，还可以拿支笔边画边记边看；今天看不完，明天接着看；还可以剪贴、保存下来，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非纸介散文有广播散文、电视散文、手机短信散文、网络散文等。它们的功能和传达方式，也是各有特点。比如广播散文，主要通过声讯传播，诉诸于接受者的听力；优点是具有一定的灵便性，可与音乐相结合等，缺点是要受设备和播送时间的限制。电视散文，主要通过荧屏、声音传播，诉诸于接受者的视力与听力；优点是可与画面、音乐相结合，使散文的感染力得到增强，缺点同样是要受设备和播放时间的限制。手机短信散文，主要通过手机发、接短信的方式传播，诉诸于接受者的视力；优点是有一定的随意性，缺点是要受设备和篇幅的限制。广播散文和电视散文，伴随着广播和电视的诞生而问世，至今已有些年头了；手机短信散文和网络散文近些年才出现，属于方兴未艾的新事物。

所谓网络散文，即通过国际互联网发表、传播、欣赏的散文。国际互联网英文作“internet”。“net”是“网络”的意思；“inter”作为前缀，有“between”（在……之间）、“from one to another”（由此及彼）和“together”（共同、互相、彼此）等意思。这就告诉人们，只要一上网，你就处在一张特殊的大网之中了，就成为这张大网的一个“结”了。这张网有多大呢？可以这么说，地球有

---

多大，它就有多大。网上有多少个结呢？有多少人上网，就有多少个结；而且这张网是很特殊的，其特殊在于，一般的网，结与结之间，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距离，而在互联网上，结与结之间是几乎没有距离的。这便使网络散文具备了非网络散文尤其是纸质散文难以企及的特点：普泛性、快捷性、交互性、宽容性和宣泄性。

网络散文的普泛性是说，其参与者具有普遍、广泛的特点，也即不管你是谁，作家，非作家；本国人，外国人；年轻人，老年人……只要你上网，你就可以成为散文的创作者、传播者和欣赏者，这一条是非网络散文尤其是纸介散文所不能比肩的。网络散文的快捷性是说，无论发表、传播还是欣赏，网络散文都是快速而便捷的。非网络散文如纸介散文、广播电视散文，其发表和传播，一般都要经过审阅、编辑、排版、印刷及录音、拍摄、制作、发行等等程序，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网络散文减少、压缩甚至取消了这些程序，一旦写成，立即，马上，手指一点，就可以发表，随之便可传播；甚至可以边写边发表。网络散文的交互性是说，其作者和读者的身份是交互的，其反馈和交流是随时的、即时的、广泛的、日常的。网络散文的宽容性是说，其受到的限制相对少，非网络散文往往要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制约，如纸介散文，就要受到题材选择、内容审查、版面安排、发表时间、印制份数、发行范围等等因素的制约，网络散文就不受或少受诸如此类的制约。网络的宣泄性与上述四性，尤其是宽容性有关：制约少了，宣泄就比较容易了。上网后，只要你不冲撞网管部门明示的那几根“高压线”，几乎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多长就写多长。于是，网络散文就出现了写个人遭际、命运者多，情绪化地发泄不满、不平者多，拖泥带水、拉拉杂杂者多的景况。

上述特点，使网络散文的优势和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其优势是，打破了纸介散文那种作家写，报刊载，读者读的传统模式；大幅度地简化了散文的发表程序；淡化、弱化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对散文发表和传播的种种制约；使散文的创作量（其中不乏艺术性、思想性都达到一定高度的精品）和阅读量大幅度地增加，呈现出大众写、写大众、大众读的繁荣景象。而且，随着上网人数的不断增加，相信会越来越繁荣。在这个意义上，我基本同意“网络散文是散文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这样的说法。其带来的问题主要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那些艺术上

---

不讲究、内容不怎么好的文章，有可能造成读者的时间浪费，并对其艺术审美和精神升华产生负作用。这就需要有人来做沙里淘金的工作；也对从事散文写作的作家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你得把好文章、把有特色的精品拿出来，否则就会被淹没。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网络散文和非网络散文各有其优长，网络散文不可能取代非网络散文；两者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墙，网络散文可以变成非网络散文，非网络散文也可以变成网络散文。还有，网络散文也是需要一些条件的，起码你得有一台电脑或手机，而且要上网、会上网。

（刊于《西安日报》2005年11月12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笔名与真名

我最初的名字叫“庞先进”，是父亲庞济民为我起的。父亲为什么会给我起这个名字？有下列因素：一是1955年1月某日，父亲在铁锤加镰刀的旗帜下庄严地举起右拳，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父亲是解放后，陕西省临潼县卫生系统的第一个新党员；二是1956年春天，在全县医疗卫生系统的评比中，父亲任所长的栎阳卫生所位列第一；同时，父亲被评为赴陕西省先进卫生工作者会议代表；8月份到省城西安开会十八天，受到了省长赵寿山的接见，带回来一枚奖章和一个印着大红字的奖杯；三是在我前面，即1953年出生的姐姐已取名“庞先锋”：这样，父亲认为，将1956年11月1日出生的大儿子叫“庞先进”，可谓顺理而成章。

“庞先进”我从小学叫到初中毕业。1971年上高中时，受毛泽东主席讲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语的影响，觉得叫“先进”，有给人骄傲自满之嫌，就想到不如把“先”字去掉，单名一个“进”字好了。于是，就开始叫“庞进”。庞者，大也；庞进，就是大大地进：意思应该说是蛮好的。

“庞进”从高中叫到下乡插队、招工进城、大学毕业、调入报社……期间，发表了不少作品，都署名“庞进”；1985年办身份证，名字也是“庞进”。大概在1986年前后，忽然产生了想法，觉得叫“进”的人太多，不如为自己再起个笔名，选什么字呢？最好是很少有人用的，翻开字典，找到了“烬”。当时觉得这个字不错，既和“进”同音，又很少人用，其本义是“燃烧后的剩余物”——生命的过程不就是燃烧的过程吗？人死了后，不就是要变成一把灰吗？于是，就在发表文章时，署上了“庞烬”。

这个“庞烬”，从1986年叫到1992年。专著《龙的习俗》和散文集《兵马俑猜想》都产生在这个时间段里，自然也就署上了“庞烬”这个笔名。需要说明的是，1992年秋冬起，我在发表文章时还用过“滂津”“慧雨”“广龙”“龙凤”



---

等笔名。“滂津”是“庞进”“庞烜”的谐音；“慧雨”是智慧之雨的意思；“广龙”是庞字的分解；“龙凤”是因为我从1988年2月起，一直在做中华龙凤文化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滂津”和“慧雨”都带着水——“烜”字的“火”太大了，需要加些水，中和一下。

从1993年春天开始，我就决定不再用“庞烜”这个笔名了（事实上，1991年到1992年，我就已经在发表的部分文章中恢复署名“庞进”了）。为什么呢？一是到邮局取稿费很麻烦，因为身份证上是“庞进”。二是经历了一次“挫折”。早在我起“庞烜”笔名的时候，父亲就不赞成，说“烜”字不好，不吉利；遭遇挫折后，父亲就力劝我改回“庞进”，并给我取了一个字：“怡寰”，谐音“宜缓”。老人家认为，他这个儿子思想有点超前，“进”得太快了，“枪打出头鸟”，吃亏了。“进”还是要“进”的，但“宜缓”，不能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我听取了父亲的意见，觉得他讲得有道理。

（2012年7月5日于西安慧雨庐）



---

## 搜索庞进

好多网站都有搜索引擎。这搜索引擎有“吸铁石”的功能，只要此“铁”在网，不管你是铁轨、铁盘，还是铁钉、铁片，全都能给你吸出来。我就利用这样的功能，吸取过不少有价值的“铁矿砂”。一日忽起一念，“吸”一下自己，会是怎样的情形？于是在几个名字很响的大型网站的搜索框里，敲上了“庞进”两个字，这一敲竟使我眼界为之一开，惊异的感觉嘛，也多少有了些。

网易和雅虎的相关网页都是 308 个，搜狐是 159 个；接下来新浪 37，中华 34，首都在线 18。这 860 多个“庞进”，绝大多数都是居住在古城西安的小南门内，常做些龙凤文化方面的研究，又喜欢写点文章的本人。

本人之外的“庞进”出现了四个：一个在广西，曾和人合撰了一本《禁赌教育读本》，看情形是一位长者；一个在江苏，是一位在省级赛事上拿过金牌的击剑运动员，想来身体很棒。另两位一个在深圳某证券营业部供职；一个家在辽宁，学装潢设计，正求职于网上。尽管“庞”不是大姓，叫“进”的人却不少，因而同名同姓者出现当在意料之中——说不定还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呢。我没有料到的是香港竟然有一个以“庞进”为名的公司。据称此公司同南开大学合作，在天津兴办了一家开发通讯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两项产品还被列入“国家科技重点推广计划”。于是就想，他们的产品不知是否也以“庞进”为名？

使我更开眼界的是，中国青少年计算机信息服务网、上海互动网络电视有限公司、北大在线、中国文艺、中国书生、东海龙宫、冠群网络等多家网站都堂而皇之地取用了我的多篇谈龙文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原载于我们的“中华龙凤文化”网。尽管每篇文章后面都署有“本人对上网作品享有著作权，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刊用”的声明，且注明了联系方式，但这些网站的主持人眼睛睁得圆圆的，却就是置若罔闻。稿酬另当别论，打个电话、发个伊妹儿通知一下，总是起码的道德吧？他们倒是省事，一下一上就载了过去，想署庞进名了署一下，

---

不想署了就删掉。用别人的文章装点、充实了自己的网面，却把作者的权益撂在一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如今社会上到处都在喊打击盗版，谁能告诉我：面对互联网上的盗版，怎么办？

搜索庞进，搜出了几分新鲜，几分幽怨，几分感叹。文章打到这里，键盘都有些涩滞了。换点轻松的内容吧。且看这一条：“……娇艳的脸庞，进入青春期后……” 庞和进的如此组合，也能搜示出来，有趣！

（刊于《经济新报》2000年12月6日、《西安晚报》2001年1月4日、《中山日报》2001年2月12日、《华商报》2001年4月9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补：这篇文章撰写、发表于二十多年前。如今，哪位朋友若有兴趣关注本人著述情况，可在“百度”搜索“庞进 龙”即“本人姓名+空格+龙”，会有不少信息。



---

## 《卓立苍茫》后记

2007年岁末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与中国散文研究所所长陈长吟先生在院子里相遇。陈说：“咱们的‘紫香槐’散文丛书明年要出第二辑，邀你加盟。”我说好啊。陈又说：“我知道你这几年出的都是龙凤文化方面的书，没有出散文集。”我说对啊。的确，自2002年出《大悟骊山》之后，五年来，有关龙凤文化的书倒是连续不断地出了若干种，散文集一直未出，尽管这方面的文章写了不少。

于是开始整理。想法是，过去已收入集子的文章就免了，有关龙凤文化的文章也尽量不收，留给以后的集子。由于文章大多在电脑里存着，整理起来不算很费事，两三天时间，就有了一百多篇、近三十万字。再斟酌斟酌，挑一挑，稍做订正和润色，就形成了现在的模样。

出一本书，就像生一个娃娃，娃娃有俊丑聪笨之分，但在父母心中，只要是自己的，就都是亲的、值得疼爱的。生下娃娃，就得给娃娃起个名字。以前出的散文集，如1988年问世的《兵马俑狂想》、1998年问世的《慧雨潇然》、2001年问世的《灵树婆娑》，名字应该说起得都不错，至今还时不时地被朋友们所称道。那么，这个集子叫什么好呢？想了几天，便有了“卓立苍茫”这四个字。

“苍茫”，词典里的解释是“空阔辽远，没有边际”。若分开来看，“苍”的意思是青色（包括蓝和绿）或灰白色。这青色和灰白色，正好是天空的颜色，故有“苍天”“苍穹”等词；“茫”用来形容水或其他事物没有边际、看不清楚，所谓“渺茫”“茫然”。汉语中的许多词都令我喜欢，“苍茫”是其中之一。多年前写过一篇《天地苍茫一根骨》，发表后引起好评，进入各种选集，也是我自己写的比较满意的少数作品之一，其题目中就用了“苍茫”。

“苍茫”于我，还时不时地呈现为一种心态。面对朝升夕落的太阳，我会想，这个火球总有一天要爆炸，爆炸以后，世界会是怎样的情形？在万物生动的地球上行走，我会想，脚下这个实体总有一天会毁灭，毁灭以后，生生命们会不会

---

都归于无？在历史长河里漫游，常常冒出念头：我为什么没有生活在唐朝或者宋朝？面对变幻多端的生活，常作想：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秋风刮过，一片片树叶打着旋落了下来，落下来就再也回不到树上去了。病来如山倒，父母、老师、同事、朋友，说走就走了，走了就永远地走了……

这样的心态，似乎有点消极，所以需要“穿透”，需要“卓立”。毕竟，我们还活着，而且，还身心都比较健康地活着。既然活着，就得打发日子。实践表明，做事是打发日子的最好手段。当然，事有大小好坏之分，做事有成功失败之别。事大事小基本上因能力而定，事好事坏差不多由品性把握。至于成功与否，要看天时、地利和各人的造化与努力。去年12月，我应邀到湖北讲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一位研究生问我：“庞老师，您认为怎样才算成功？”我说：“两句话：一是做到自己的最好，二是做到别人做不到。做到自己的最好，相对容易，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做到别人做不到，相对比较难，是非凡意义上的成功。”这话给提问者，也说给我自己。

感谢陈长吟先生、王春女士，以及为本书的出版发行付出智慧和辛劳的所有朋友！

（2008年1月9日写于慧雨庐。《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 走近庞进

李星

《大悟骊山》是作家兼学者的庞进先生新出的一部文集。这是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作家地理丛书”第一辑之一册出版的。这里的地理，是作家心灵、精神构造中的地理，它既是作家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作家的精神、心灵常常眷顾之所。在目前花样翻新的丛书策划中，这确实是一个能令人眼睛一亮的题目，它唤起的不仅是作家的创造之情，也是读者的关注热情。我们从中不仅能够看到关于一方水土的过去和现在、历史和文化，还能看到一个为我们所关注的作家学者是如何从这里生长起来的。

《大悟骊山》果然是一部既体现了策划者意图，又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精神生长、灵魂关怀的书。我对她的直接印象是：有文学家的激情，也有学者的严谨与透彻，还有一个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胸怀与视野。因此，她不是一般舞文弄墨者的语词游戏之笔，而是作家面对故乡土地、列祖列宗，才情心灵的一次大袒露。

作为作家，庞进表现了自己多方面的文学才能，无论是叙述、描写、状人、状物，都极有灵气和神韵，常常给人以美不胜收、美不可言之感。如《火晶心》写火晶柿子，《石榴的意味》写石榴，不仅有色有形有味，还有相应的风骨与文化，格物致知、人文物理，尽现其中。没有观察，没有体验，没有情感渗入，没有娴熟的表现功力，没有物我统一的参悟、灵感，都不能及于此、达于此、臻于此。庞进早期散文曾经有以形象演绎思想、思想压迫形象的弱点，再现出青年思想者的峻急迫切，人到中年，庞进的散文，渐见游刃有余、心志从容，笔下张弛有致，能够将犀利的思想自然化入叙述和描写之中，表现出艺术和人格的别一种境界。

庞进是我省作家中少有的能将研究著述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的作家，从作家来说，他是学者型的，从研究家来说，他又是作家型的。其实包括爱因斯坦、杨

---

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到钱钟书、季羨林这样的大学者，他们都是从来不轻视，而且极富艺术想象力和文学修养的人，后两者还同时具有作家身份。庞进的龙文化研究著作，之所以能成一番气候，确实得益于发达的文学想象和联想。《大悟骊山》对临潼及骊山许多古迹的描写，远远超出了旅游散文寻踪吊古的俗套，与田野考古、文献考据等历史专业的功夫，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仅有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俗文化学、史学等内涵，而且表现出以科学思维为根基的文学才情，既有史学的价值，也有文学的趣味。多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提倡作家的学者化，但作家的学者化决不是为了将自己装饰一番，而是扩大思想视野，丰厚文化底蕴，在肥沃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茁壮的文学之树。在这方面，庞进的散文，还包括小说，犹如当年鲁迅、周作人的作品，钱钟书的作品一样，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全部经历，都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他此后的事业，余华甚至说，八岁以前的经历决定一切。因此，我们回看来路，甚至产生你经历的一切，都决定了今天的结果的宿命感。《大悟骊山》不是忆旧之作，但因为临潼——骊山究竟是庞进的出生并成长之地，这里有他出生的旧屋，有他从小玩耍的田野、河流、街巷，有他青梅竹马的旧友、同学，邻居和同事，有他至小耳熟能详的名山、名地、名城、名陵、名人，所以他在写这里的过去与现在时，就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放进去，因此《大悟骊山》与他以往的作品相比，在描画出一个客体的世界的同时，也更完整、更深刻、更感性地将庞进这个人从幕后推到前台，从经历勾画到心灵，从性格表现到人格。与生长他的土地和人民一样，这是一个质朴率真、忠勇宽厚的人，也是一个自小过着平民生活，长大后当作家、当学者也永远不忘民间苦难的人。《大悟骊山》中许多篇章中对平民的关怀、对百姓疾苦的体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庞进还是一个与其成长的文化环境相一致的“知足常乐”的人，一间书房、一台电脑、一张写字桌带给他那么大的乐趣，有巴士可乘、有的士可打，就使他十分满足。家族的传统给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追求事业的新境界，而济世行医的父亲的教诲与人格榜样，又使他做人不那么自私，胸怀不那么狭窄，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与包容博大的社会责任感。

关于一个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庞进概括了三句话：“疮痍在目的忧愤感，飞蛾扑火的壮烈感，钢刀剜心的痛切感。”他又发挥说：“就是普遍的、老百姓的、

---

民族的、国家的以及人类的苦难能否全方位地进入你的眼？你是否对这些苦难忧心忡忡，常常长夜难眠，心泪潸然？……”“有了这样的悲悯情怀，才能使灵魂升跃到一个高度，才能有具足的、非凡的生命体验，”才能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作家。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有此追求的人，当是令人尊重的。这是庞进的追求和心境，而不是他的自夸与自诩。“树有根，水有源，巍巍骊山，就是我情感的一条根，我思想的一道源”。——庞进如是说，这也是《大悟骊山》一书的点睛之笔，是该书根本上的重量所在。

（刊于《教师报》2002年8月25日、《文艺报》2003年1月21日、《男友》2003年第2期、《西部艺术报》2002年11月30日。李星，著名评论家，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





---

# 无悔的出征

## ——庞进小写

有一本书，书皮右上方印着这样几句话——

你想追求卓越吗？你想生命辉煌吗？

你想出类拔萃吗？你想大爆冷门吗？

这本书书名叫《创造论》。书名下方画着一个很雄壮的裸体男人，使足劲头，将一根铁锁链扯为两半，使人有一种挣脱困厄和束缚的痛快感。

这本书是一个叫庞进的人写的。

庞进，临潼人也。身材不高，却颇崔巍壮硕，一见竟有吃惊之感，疑他与三国庞统有何血缘？奇诡之余，又会渐渐感觉出此人内外皆有负载。

待接谈之，交往之，又会觉其大度、坦诚，且胸中确有丘壑，论人论事，皆有其独到的见解。几乎不抽烟，偶尔饮酒，却无量，一杯下肚就作了红脸关公。半斤猪肚牛腿，一瓶城固特曲，即能成宴。无论是何等身份，何等名气的人，皆用此法招待。觥筹之中，理兴诗兴文兴人兴谈兴便渐渐旺炙并沸腾起来。甚而觉得，无论如何丰盛的大宴，也没有如此的潇洒痛快。

忽而兴至，弄得一台电脑，要当电脑作家。啪嗒啪嗒地和机器对了个把月的话，就把那“五笔字型”给对弄熟了。于是，成了西安新闻界第一个用电脑处理文字的记者和编辑，也占了陕西文学界用电脑创作的风气之先。如果半夜三更找庞进，只要看到哪个窗户还亮着灯，且有啪嗒啪嗒的击键声传出来，上楼敲门，一准便是。

他在报纸副刊编辑文学作品，稿子多，找的人多，忙得不亦乐乎。大家都说庞进把别人的稿子编得好，也将自己的稿子写得好。多年前就读到过他的散文集《兵马俑狂想》，视点新颖，笔法也活；后来又见到了他的《龙的习俗》和《八千年中国龙文化》，皆功力不凡。这位兄弟，能编能写，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相得

---

益彰：实乃文坛一条汉子。

这部《创造论》更是一部大书，其主旨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把握创造，进而揭示出世界的本来和人的本性。他在书前这样写道：“在追求卓越和甘于平凡之间，我选择追求卓越；在屈服命运与征服生活之间，我选择征服生活。”从这几句话，我便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狮子。

其实，“卓越”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不停歇地追求；“征服”与否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无悔的出征。“六出祁山”本身就是目的。

重要的仍在于“参与”。

参与出征，参与追求。一往无前，万难不屈。这便是人生的壮烈和人生的美丽。

我愿看到庞进的又一次出征！

他一定会胜利。因为出征所意味的不正是胜利吗？

（刊于《三秦晚报》1994年11月14日。程海，著名作家，时任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



---

# 征服生活

## ——关于庞进的话题

王盛华

### 一

我和庞进的神交已久，但真正晤面的机会却甚晚。所谓神交，一是三天两头地在报端见他的文章，其文风的旷达豪放曾不止一次慑住我的心魄；二是不止一次地听说他爱就爱得要命，恨就恨得要死，用半斤特曲待客，用一片诚心交友，夜半披衣跑到城头上，把酒临风，高歌“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轶闻逸事。后来他在西北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我亦在西大面壁读“圣贤”书，教室相隔不远，彼此知名，但仍是无缘一见。一日，在朋友处论“道”，适逢此君匆匆走来，头发后飘，高额前凸，人未到鼻子先到，脚虽停而声犹不止。朋友笑说，此乃庞氏进也。起身看之，果然，肩宽体胖之庞进已突兀眼前。我不由便想起他新著的《创造论》封面上那一个肌肉暴起，屈拳振臂，奋力挣断锁链的裸身男人。文如是，人如是，酣畅淋漓的庞进果不俗也。

### 二

说来，这庞进还真有点玄乎。

祖籍蓝田，那可是种玉的地方。清末民初，兵荒马乱，瘟疫骤生，庞家在劫难逃，家道开始中落。祖父两个轱辘一辆牛车，解放前夕逃难般地离家出走来到泾阳县的夏任村，在那里落了户。他的父亲先在三原县投师学医，出师后救死扶伤来到临潼县栎阳镇，后来就做了栎阳地段医院的院长。从此，听诊器里写春秋，

---

一晃就是数十年。于是，这庞进就因生于栌阳，长于栌阳，成为“临潼人”了。

只是，三个家都不温饱。

好多年以后，庞进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小时候有许许多多感受，最深刻的要数吃不饱和没书看。

这也难怪。那年月，煤油奇缺，粮食也奇缺，于是就有了“代食品”，吃洋槐花菜疙瘩，吃用“三合粉”烙的馍，因为总是吃不饱，老跟在母亲身后喊饿，要馍吃，医院的叔叔阿姨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馍主任”。我猜想，庞进没长成大气子，大概就是那时候营养不良造成的吧，要不同时代的文人，包括路遥、贾平凹在内，咋都差不多一个样。

吃不饱还犹可，没书看就更难熬了。已出的书不是被封，就是被烧，好不容易借了一本《艳阳天》，还是没皮的，就着煤油灯，一口气读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起来，两个鼻孔全是煤油熏的黑。母亲发觉了，一把夺过书摔在床头上，说：“再看，我就烧了它。”要说，母亲心疼煤油倒还是其次，主要是父亲当时还被关在“牛棚”里，心烦。果真有一天晚上，院子里传来喊骂声、推搡声，庞进和姐姐扒在门缝中偷偷朝外一觑，原来是人家正在围斗他父亲。姐姐吓哭了，庞进拉着姐姐的衣襟，对着黑洞洞的天，也哭。

虽则如此，但纯真的志趣没有泯。初中升高中，全校唯一就他的数学获得了100分；统考时，又是名列全县第一。于是他做团支部书记兼班长，“老三篇”倒背如流，《毛泽东选集》上面画满了红道道、蓝杠杠，俨然成为“典型”，佩戴红花出席了县上和地区的先代会。下乡当了“知青”后，白天广阔天地炼红心，为贫下中农担水扫院记工扎针，晚上又坐在麦草铺上读《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不满十八岁就入党，一年后又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为知青模范，出席省上的代表会。当时虽说天真，但却不乏悲壮的赤诚。后来，他和我谈起这段往事，依然说：“‘上山下乡’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现在好像被否定了，但我总觉得，我们那种激情和信仰却是无法被磨灭的。对我来讲，它曾使我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我们含辛茹苦的农民兄弟。”基于此，在以后的散文和小说创作中，他的笔就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着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为他们歌，为他们呼，进而从传统文化纵深层面上剖析束缚他们的根源。

也许正由于得了这份纯真和赤诚，恢复高考后的头一年，庞进没费多大劲，

---

就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进了陕西师范大学的政教系，四年后，他以优良的成绩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参加工作后，他又迈进西北大学，一举拿下文学硕士学位。在陕西作家群中，有他这样“双料”身份的人还真不多，无怪，他的“崭露头角”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 三

其实，庞进并非从小心里就升起一颗文学的太阳，虽然那时他的作文常被当作范文在中学的课堂上朗诵。而真正萌生拿笔写春秋的念头，却是在1979年他读“大二”的时候。那时大地刚刚解冻，沉寂十多年的文坛伴随着《班主任》等一批“伤痕文学”的问世也开始走向了新生。当时，陕西师大中文系办了一个杂志叫《渭水》，在同学中影响很大。庞进在读了大量文学名著的同时，也牛刀初试地在上边弄起了笔墨。后来心胸一大，就去撞省内外正式出版的报纸。谁知这一撞，临毕业，竟然有十多篇杂文随笔小小说见诸报端，成了一个未出校门的准文人。

就在这时候，爱神的神箭射中了他。这是一个影子，但庞进的牛劲一上来，竟然为此爱得死去活来。甚至毕了业，天各一方，人各一方，还“为伊”爱得“消瘦减容光”，几天几夜不吃不喝，想上吊想跳楼想把自己倒挂在骊山的枯树上。一天晚上，天有半轮月，山有一溪水，风凄凄，云惨惨，他一个人还真格爬到了半山中，深涧听风，一阵黯然伤神后，也不知是何种灵光附体，他忽然茅塞顿开大彻大悟地对自己说：不哭了，不哭了。好男人大哭一回就够了。头颅朝后一昂，从此，十多年来他没流过一滴泪。

从初恋的困惑和苦涩中拔出，他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庞进。

就在这年，他在《延河》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

次年，他从临潼县创作组调到了西安晚报社当编辑。弹指十年间，他编发文章上千篇，洋洋数百万字，同行们称他为“益友”，习作者称他为“良师”，他的“敬业”，他的人品，已为文学界、新闻界的同仁所称道。除此，他又是“霹雳舞中行文的男子汉”，纸一铺，笔一握，夜半伏案，拂晓临窗，数百篇、逾百万字的散文、小说、诗歌、文艺评论、学术论文乘风携雨又似连珠炮似的隔三岔五

---

就在报刊上露一次面。外地不敢说，但陕西文艺圈谁不知道晚报有个戴眼镜的作家叫庞进，还知他前后多次获省内外文学奖，多篇佳作被选入文学专集。

1988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兵马俑狂想》出版了，共收作品57篇，9万余字。他临海体味人生，登山啸傲古今，抒壮怀于瞬间，熔乡情于一炉，“皆深邃飘逸，曲尽文工，于历史层面的诗意中透出宗教文化的灵光，在交感万物的瞬间显现出强烈的时代意识”。除被贾平凹、李沙铃等极力称道外，也为众多的读者所赏识。

紧接着，此前和此后，他以哲人的思索走进了文化、宗教领域，半载耕耘，《龙的习俗》在国内出版且随着“中国风俗丛书”获得了国家级优秀图书奖。之后，台湾省的文津出版社又于1990年重版了此书。该书首次对龙的起源大胆论证，提出了“模糊集合说”，认为“龙是古人对一些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以及某些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与此同时，经历一年多时间，他的另一部洋洋49万字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一书，又于1993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并向海内外发行。这是一部辞书性质的龙文化大集成，它涉及神话传说、历史文献、民俗事象等众多领域，且由庞氏辑珠拾翠，独辟蹊径，自成一系。评论认为：该书是一部填补了中国“龙文化研究”空白且颇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当然，此书也为庞氏带来了一个“学者型作家”的声誉。

然而，更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的专著《创造论》。

可以说，《创造论》（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版）是庞氏融数年心血铸成的一部学术结晶，也是他从骊山脚下跨入文坛十多年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著名文艺评论家畅广元曾这样论道：作者在《创造论》中，不把人当奴隶，不把人当工具，而把人当作创造和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坚定不移地去追求完美的“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恰与这个时代潮流共生共进。更有评论认为“《创造论》一书把创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思考来运用，建立了一个超拔众说、新颖鲜活、颇具立体感的创造论哲学体系。给‘创造’所下的富有创见的定义奠定了该书理论体系的基石”。无疑，以《创造论》直面人生，集编辑、记者、作家、学者于一身的庞进，在填补我国创造学研究领域多项空白的过程中，向自己也向我们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献上了一份历经三十多年的孜孜求索才完成的答卷。

再次见到庞进时，是甲戌年腊月，我曾说他，文似清风，形如雄狮。他却笑着说，他不做雄狮，他只想坦诚地活着，活出一个自己。

于是，我就想起了他写在《创造论》扉页上的那句话：“在追求卓越和甘于平凡之间，我选择追求卓越；在屈服命运和征服生活之间，我选择征服生活。”

以此自勉，当然便是庞进。

（刊于《陕西画报》1995年9·10月号。王盛华，作家，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 創造論

龐進/著

你想追求卓越嗎？  
你想生命輝煌嗎？  
你想出類拔萃嗎？  
你想大爆冷門嗎？



《新世紀漢語作家近作》叢書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 寒风立慧树 婆娑仰天舞

## ——庞进印象

李彬

入夜，当我习惯地在灯下铺开稿纸，用笔尖梳理散乱的思绪时，他便在这个满含挚诚的题目下向我走来。沉沉实实的脚步，憨憨厚厚的面容，微笑着，不急不缓的样子，显得既庄重可敬，又温婉可亲：这便是师友老庞。

老庞其实不老，风华正当英年。也许是生于帝王厚爱、遗胜颇多、凝聚着进攻意识、浓缩着王者之气的京畿之地的临潼的缘故吧，身上也濡染着恢恢皇土的大气和灵秀，出脱得痛快淋漓，潇洒坦荡，崔巍壮硕，沉稳厚重。贾氏平凹曾有“眉不粗气粗”“文通达万古”的概语。人也确长得福相，脑门上放着灵光，飘曳的长发既昭示着他的华年，也给老庞平添了几分英气。那微鼓的近视眼时时闪耀着异样的峻光，隔着玻璃镜片却有些寒人，他专注看什么时，仿佛把什么都能看穿：完全是一个执着方正的学者形象。

认识老庞已经很久了，感情上也把他当做良师益友，却不敢说就很了解他。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但老庞却绝然是一个诚信君子。他胸怀宽厚，处世笃诚，总是宽容地待人接物，有一句常说的口语“允许朋友犯错误”。依着这种恢弘和大度，家里总是座上客常满，天下事纷然。他性格内向，表面平静，讷言寡语，但遇着良朋知己，却也有神情舒缓的、语调清晰的、节奏平稳的、感情真挚的妙语惊人。有时看他沉默拘谨的样子，也感觉他有些孤独，有些压抑，正因为如此，他才把才思和情感倾注给他的文章，这文章便成了沉默和孤寂时心灵的独白和心灵的呐喊。打开他的多年前出版的散文随笔集《兵马俑狂想》，和最近奉献给读者的《慧雨潇然》，扑面而来的是震聋发聩、摧枯拉朽的浩然之气，其内容不仅多为王者之士的抒情和壮歌，而且能客观地站在历史之巅评判前人、啸傲古今。这时你便可以看出他内心奔腾宣泄的激流和饱满炽烈的情感，你便可



---

感受到他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冷漠的人，而是一个谦逊实在的人，内心蕴藏着灼热情感的人。他以情为文，以气为文，情之所至，心骛八极；气之所至，胸有万仞。敏锐的判断、哲学的思辩、火热的情感和会心一笑的智慧，使他的文章有一种深沉后豪放、成熟时峻朗的艺术魅力。

老庞好学不倦，治学严谨，大事当小事看，小事当大事做，有大家风范而又深赋内涵，其谈吐无引经据典、无大话凌人却饱有文化哲学的力度。他大学毕业时是哲学学士，后来又攻读并拿下了文学硕士学位，平时又兼修历史、民俗、经济、宗教、神话等，多重学问给予他厚实的修养，也使他的气度更加恢弘，眼界愈加辽远，文笔也更加峻秀和圆朗。在他的哲学专著《创造论》中，“换个角度看世界”的立意昭示着不满现状、不蹈复辙的追求和心境。正如评论家所言：“《创造论》一书把创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思考来运用，建立起一个超拔众说、新颖鲜活、颇具立体感的创造论哲学体系。给‘创造’所下的富有创见的定义奠定了该书理论体系的基石。”正因有恢弘精深的理性思维荡然于胸，他把目光又投向更加辽远博大的世界。从加拿大出访归来，他写下了一批意境隽美、文笔清丽的散文。这些散文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带有猎奇性、偏见性的游记，而是一个中国作家、中国公民走出国门后冷静地观察世界，再反观自身的成熟的精思之作。这里没有摇尾乞怜的自卑，也没有坐井观天的自大，有的是观察敏锐、视野阔远、思考深邃的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和体悟；是作者在看世界，也是在看中国的痛切的忧患和殷殷的期盼。

“在追求卓越和甘于平凡之间，我选择追求卓越；在屈服命运和征服生活之间，我选择征服生活。”“心宽罗万象，键热击千古；做人一方石，行文风云走；寒风立慧树，婆娑仰天舞。”这便是老庞近年来硕果累累，日臻成熟的精神底蕴，也是他在种种打击和磨难下愈挫愈坚、锲而不舍的壮士情怀。也正是这种精神底蕴和壮士情怀支撑着老庞、激励着老庞、形塑着老庞——一个虚怀若谷又锐意进取的傲骨铮铮的人格形象。

（收入《听那立体的乡愁》，李彬著，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李彬，笔名楼观云，作家，西安国学研究院院长，《国学》文化期刊主编）

---

# 从平凡到非凡

## ——读《卓立苍茫》

龙人

再次与庞进老师见面的时候，他给笔者准备了一份厚礼：赠送给笔者他的近作《卓立苍茫》。晚上躺在床上时，试着翻开庞老师的著作。没想到，每一篇短文都让笔者感慨许多。

自从十五年前离开中国，笔者常常讲自己比作“流浪的狗”，因而大多是居无定所，行无定所。尽管自己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但已经相当长时日没有读到类似庞老师的《卓立苍茫》，因此，笔者有一种废寝忘食之感。

在《卓立苍茫》中，庞老师没有谈世界大事。而是从他自己身边发生的小事，或者他经历过的小故事中，用自己的笔，成就了非凡！这是我认识到庞老师的第一个特点：一个笔耕不断的人。但庞老师绝对不是简单地由笔而耕，写在白纸黑字上的小文，全是他心的耕耘、脑的开拓。由于龙凤文化有幸认识庞老师，相信，从他的文字，笔者能够认知庞老师。这可能也是庞老师与笔者第一次见面时，就说起我们之间的“龙”缘吧！

第二，庞老师是一个平凡而又非凡的人。长期生活在西安，庞老师当然对西安最有体会。在《卓立苍茫》中，有关西安和西安人的小文就有好几篇。从这些小文中，无论激情洋溢的赞美之长文，还是针砭时弊的小品，庞老师对西安的热爱无不跃然于纸上。尽管他使用的文题，诸如《西安人：简单与粗率》《西安人：贪小便宜？》会让许多人可能会感觉不自在。但正是在这种看似批评的散文中，作为西安人，庞老师感到自豪与骄傲。

第三，庞老师是一个关注生活、热爱生活的人。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常常给我们强调，要写好一篇作文，一定要热爱生活，并关注她。可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生，笔者很难理解老师的用心良苦。在阅读《卓立苍茫》的时候，

---

笔者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那就是，每一篇散文都是庞老师热爱生活、关注生活的体现。在《儿子与孙子》一文中，庞老师就从饭桌上的感慨话“我们这一代人最悲惨了，在儿子跟前是儿子，在孙子跟前是孙子”开始。他没有满足于这表面现象，而是深刻地思索，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从传统伦理角度考虑，老子大于儿子，儿子大于孙子，是一个不容颠倒的管理序列，必须坚持；从生物进化和观念更新的角度考虑，孙子大于儿子，儿子大于老子，可能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庞老师进而提出在现代家庭里，如何正确处理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假若没有庞老师对生活的关注和热爱，他是无法写出这样的道理来的！

第四，庞老师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通过一系列的散文随笔，可见庞老师目光所到之处，都能引起他的用心思考。正是在这种思考无所不用的情况下，庞老师的笔可以让读者处处感受到他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对未来的关注。也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关注，庞老师那种胸怀——追求和美，就让人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在《我们的项链》中，庞老师在游览泰国、泛舟美丽的湄公河时，就联想到“八水绕长安”的历史和现实。在《走城河》一文中，庞老师利用当年“非典”特殊时期，徒步圈点三十里城河，让读者既体验到污染严重的现状，又从几个小型的场面，触及到造成城河污染的原因。无比心痛的同时，可能也会让读者去检讨自己的言行，是否也有自己熟悉的动作。

最后，笔者还是要说明，从一本书是很难完整地去认识一个人的。正是由于人的复杂性，对人的认识一定也是由点及面的。在今天，笔者写下上面的话的时候，相信，一年之后，这些内容不会减少，只会补充更多的方面。假若不信的话，我们明年再谈庞老师。

（刊于加拿大《信报·衣食住行》2010年3月12日）

---

## 《庞进文集第九卷·卓立苍茫》后记

我在整理、润色、修订本卷书稿的时候，发生了中国的华为公司推出全球首款支持卫星通话的大众智能手机 HUAWEI Mate 60 Pro，一举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芯片等高端科技领域，围堵、封锁、打压、制裁中国企业的事件。人们在颂扬华为公司和任正非先生的言辞中，多用“自强不息”这个成语。

“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句。此句的一般解释是：“天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的，君子，即品德高尚的人，应当像天一样，自觉地强健自己而不停息。”

君子为什么要“自强不息”呢？

中国儒家的解释是，君子生来负有“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而要“修齐治平”，就必须“自强不息”，否则，就会因不具备“修齐治平”的本领、能力，而承担不起上天、历史、社会赋予的责任。西方文化也讲“自强不息”。比如大家熟悉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即认为人生来就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认知、审美、自我实现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是按照次序，爬楼梯似的，以低层次一层一层地向高层次递进的方式逐步实现的。这就需要“自强不息”了，否则，就到不了高的层次。

显然，“自强不息”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卓立苍茫”与“自强不息”是同义词。

2008年6月，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随笔集《卓立苍茫》，本书再次以“卓立苍茫”为名，书中收有前书中的一些作品，也有前书未收入的作品。

本书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以电子书和纸质书相结合的方式出版发行。电子书通过“中华龙凤文化网（<http://www.loongfeng.org>）”首发，有兴趣的读者可登录免费下载。

（2023年9月19日于加拿大枫华阁）